

作家的苦與樂

沈靜

到了這種生活困難的年頭，做文人的自然常常發出一「一生都被儒冠誤！」或「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慨歎。不過文人親近慣了書本，筆墨，紙張，一個心思，便不知不覺轉到這些東西上去。經過舊書店，灣進去翻一陣；案頭有雜誌，小說，拉過來，看一會；興發起來，執起筆，蘸着墨水，在原稿紙上寫些什麼。書本和雜誌上看見了合意的文章，就像欣逢知己一樣，搖頭擺腦，作會心的微笑。心胸中有什麼悲哀或愉快，便借紙筆傾訴一番，像對着親爺娘親妻子訴苦說情一樣。文人的這種習性，總改不

過來。譬如這個文人，明明知道如今學會了這一套本領，也不過如此；再把書裝進肚子去，把妙文寫出來，學問更廣，文字更佳，將來也不過如此。能比得上做生意麼？譬如這個文人，未嘗不會做生意，但讀書寫作成了癮似的，要他立起來到商場中去奔走，更是懶而且怕了。如果這樣，那祇好沒有辦法了，所謂：「不能自拔」者是也！

想班超當年做小吏，如不投筆，當然不會立功異域封定遠侯。但從戎之後，却遠戍邊疆，直到垂老，要是沒有班婕妤替他上書求歸，他還要終身北

地，不得回到故鄉。但如果有了一些財產，安居家園或作海上寓公，寫東西祇是興來玩玩的，則便也寫不出認真的好東西出來。說來話去，在中國，文人受到的待遇，實在沒有辦法。譬如在外國，有人說，一個名作家祇要開頭說一句「Once upon a time」，就有幾個金鎊進腰包了。外國成名的作家，自己祇要躺在安樂椅裏，撚着一支上等雪茄，嘴裏說一句，旁邊打字員就替他打下來。講好了一章之後，把打下來的一略加修改就成了。這樣的事情，在目前中國作家想來，彷彿祇是夢境。有的，只有林語堂一名，但他正在外國，我們祇好「當作洋人一例看」罷了。

從前中國有一個在舒服生活裏寫出傑作的作家，便是作水滸的施耐菴。據他在水滸自敘中所云是如此：

「舍下薄田不多，多種秫米，身不能飲，吾友來需飲也。舍下門臨大河，嘉樹有蔭，為吾友行立蹲坐處也。舍下執炊爨理盤盂者僅老婢四人；其餘凡畜童子，大小十有餘人，便於馳走迎送，傳接簡帖也。舍下童婢稍閒便課其縛帚織席；縛帚所以掃地，織席供吾友坐也。」

看他家裏能撥出一部份田來種釀酒的秫米，又有如許婢僕，當然是頗可以過得去的人家了。又說：

「吾友畢來者當得十有六人，然而畢來之日為少；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為常矣」他家能常供六七個朋友的飲酒，吃食。他的著書，是在「吾友散後，燈下戲墨為多；風雨甚，無人來之時半之。」都是在無聊有閒時的一種消遣，因為他認為「微言求樂，著書心苦。」而要把著書做到「心閒試弄，舒卷自娛」的態度。不過他又說：「然而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暮籬落之下，

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從這裏看，著書畢竟還是心苦的，像耐菴這樣的家境，因為酷好了寫作，便「經營於心，久而成習，」甚至薄暮立在籬落邊，也低了頭撚了帶呆呆的想着，五更在臥被裏也轉念頭，這也就見得著書並不怎樣快樂，所謂快樂，要是在這種歌德所謂「進行寫作的夢游狀態中，非常有趣。」或者寫成之後，也得到快樂。

世上絕對有樂無苦，有苦無樂的生活與工作是沒有的。不過，能夠像在施耐菴那種境遇裏，以及照他那樣寫作的態度，已經可算作古來文人最寫意的作家了。

福氣

丁丁

一個朋友向我說：「我們這一羣朋友之中，閒談時，大家認為你的福氣最好。」

什麼是福氣？朋友們所指，我沒有問；不過在我國的習慣上，所謂福氣，便是有了兒子，所以甲若問乙：「你有幾位公子？」乙回答說：「我已

經有小犬兩頭了。」於是甲必接着說：「你的福氣真好。」我的福氣真的好不好，如果以兒子來做標準，那末不算壞，因為現在有三個孩子，而且三個孩子都是男的。

事變的次年，在上海，我們生了一個孩子，今年五歲；前在南京，又生了一個孩子，現

在三歲；今年搬到蘇州，剛在二個月前，又生了一個孩子。有了三個孩子，說是有福氣，那不過是一句話，因為事實上只是無窮盡的受累。

孩子小僱了女傭帶，還是不放心，因為妻和我一樣的喜歡小孩，隨時須照顧，於是累得她日夜不安；我呢？雖然白天為了生活而在外工作，但一回到家裏，你要不問孩子，孩子也會得來纏着你，何況我孩子的纏繞認為愉快的事；然而，因此沒有看書的時間，沒有寫文章的時間，連安靜的抽枝烟，看回報的機會也很少，豈不受累。

妻一方面很愛孩子，一方面也累得討厭，她說看張報紙，

不能一氣看完，中間不知要放幾回手，寫文章，寫不到多少字，便要停筆，有時甚至剛鋪好紙，便聽到孩子的哭聲了，要去看女傭怎麼會使他哭的，担心沒有好好的照顧。女傭是不管你衣服是否暖和，飲食是否清潔，爲了孩子的健康，她時時須要留心，於是每天累得她從早忙到夜，她整個的時間，差不多都交給了孩子。

「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這是我國的兩句古話，後一句也許是的，前一句却未必正確，以我的經驗來說，應該改爲「有子萬事累。」所以福氣的好不好，只是朋友對我的看法。

唱歌的藝術

蘆笛

詩人的勃郎寧，有一次在一個靜寂的黃昏中獨步郊野。這時，羣山在暮色中兀立，繁星點綴在天空，一切都寂靜無聲。勃郎寧突然感到了寂靜之美，寂靜之力，回去以後，便寫成了他的「穹蒼含默不語」。在「人世間」，聲音是太多

了。人們用化學的，物理的方法，或利用天然的器官來拚命製造聲音，宛似企圖用這些聲將世上所有一切的靜寂都驅逐盡絕！試聽吧：馬達的震響，炸藥的爆裂，街車不停地來往，仇恨的咒罵，忌妒的譏諷，居上者的呵斥，以及妓院賭場

的叫囂呼喝，……越是繁榮的區域便越喧嚷，而越是偏僻的地方便越靜寂。

在喧嚷裡煩久了，一旦突然進入於靜寂的宇宙，任何人都會立刻感到恬靜與慰安，而「無聲勝有聲」的感念之油然而生，是必然的。

但聲音不盡是醜惡的。——深藍的太空，繁星閃爍着，安知她們不是在深深地互相頌讚？在暮色裡，羣山兀立，安知那龐大的軀體裡不包藏着縷縷的沒有說出的心曲？寂靜的美，並不單純由寂靜本身構成，以寂靜而含蘊着音響，也許纔是寂靜之美之所由產生，正如音響的醜並不單純由音響本身構成，以音響而絕不暗示寂靜纔招致了醜惡的顯露一樣。若說寂靜是宇宙的質體，那麼音響應該說是宇宙的靈魂，茂盛的綠葉是一顆種子所發的質體，而「花」纔是種子的靈魂。

雷霆的震響，百鳥的歌唱，火山的噴發，瀑布的叱咤，雪花降落時的切切私語，夜靜人不寐時摧人斷腸的秋聲：這一切，都是宇宙的音響，這些音響各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宇宙的靈魂，宣洩着宇宙的奧秘，因以使你恐懼俯伏，使你欣然

歡躍，使你昂然有偉大的感覺，使你息然靜止，也使你愁腸萬轉，悲切不能自己，這是真，是善，也是美啊！

那麼，現在我轉過來問你一聲：「你的唱歌有沒有展示你的靈魂？有沒有宣洩你的內心的含蘊？」

歌聲，與其說是由發音器官發出，無寧說是由靈魂的深處發出；歌者不單祇用嘴來歌唱，他必須用他的心靈來歌唱。當他在聽衆之前唱着一首歌曲的時候，那些詞句，那些音樂，是如何地在震撼他的心靈？而他便借了那些詩句，那些音樂，把他的心靈訴說於周遭的聽衆。在這場合，那歌聲是一把鑰匙，開啓了千百個緊閉着的心門；是一把火，點灼了千百顆冷寂的心；又是一種愛，激動着千百個靈魂，使其融合爲一體：——唱歌，豈僅祇是在求聽覺的快感而已嗎？一曲唱畢，歌者抱着虔誠的心引退了。這時，也許你會看見有人在唏噓飲泣，有人在默然凝思，有人在喟然感歎；將千百個靈魂昇華於至高的境界。這是真，是善，也是美。

市井的歌者太多了。我們在街頭，在旅舍，在妓院，在歌場，在舞廳，在收音機，在電

影的放映，……無處而不聽見有歌聲在唱着。但這些是什麼呢？我們即使除去那些在表面也不自飾其下流的歌唱者不談，以藝術標榜的唱歌明星，其歌唱又何嘗能免於色情和性感？她們不是用心靈來唱歌，是以貨真價實的「喉嚨」來唱歌；那些詞句，那些音樂，指示她們應該如何唱法，她們聰明，也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去唱。她們知道必須唱得美妙，唱得輕柔，唱得嫵媚，甚至於必須唱得刺激！她們不妨扭着嗓子發出浪聲以取得「性感」的效果，於是都市的色情的男性們狂笑着，滿足了。

這是唱歌麼？是！但我沒有法子把它劃入於「真善美」的領域，而不得不把它劃入於「醜惡」的領域；這些歌聲，是宜乎與市井的呼喝，叫囂，呵斥，譏諷，咒罵，混合在一起的。

但這並不是說「戀愛便是醜惡」。我們試讀一讀下面這簡短的歌詞吧：

美的夜，愛情的夜，
向我們獻着甜美的微笑；
光輝的夜，星星在閃爍着呢，
啊！美麗的夜啊！

時間飛逝，絕不回首，

他依附着我們的夢之羽翼，
遠遠地逝去，
儘讓我們年凝目渴望。

而爲着時間的長逝不回，
輕柔的微風却來擁撫着我們，
給着多少的恩寵，
啊！夜，愛情的夜啊！

——阿芬巴赫的歌劇「郝
夫曼的故事」中的船歌一段；

據 Dison Edition

文
試想有一雙愛侶擊了一隻小
舟，挑破了夜的霧縠似的夢壳
，輕輕地滑上了夜河的柔胸，
用薄薄的槳劃破萬頃銀波，航
進夜的蜜也似的境界，他們熱
烈地燃燒着那不能自己的情懷
；而看着永恆不滅的星元，吹
着永恆不息的微風，又不禁生
起「人生苦短」的哀怨之感。

這時，如果他們會唱，他們能
不按着樂槓的律動而唱出他們
的心弦上振動的音響嗎？這
愛情的歌是純潔的，是高雅的
，展示了人類的靈魂，也展示
了宇宙的靈魂。

唱歌是藝術，但藝術離不開
技術；所以好的歌唱家沒有不
是經過十年以上的磨練的。聲
音，本來是人人都有，但並不
是人人都能唱歌；本然的聲音
好像一塊毛鐵，切不斷纖細的
草，必須經過千錘百煉然後鑄
成一把鋒利的鋼刀。唱歌又不
僅止於表演技術，唱歌的藝術
，乃是應用已經磨練過的完美
的聲音來表達內心的情感。所
以歌唱者除了聲音的技術之外
，他（她）還須具一顆真摯的
，純潔的心。

我坐在白燭前

王子

現在，是黃昏，我坐在白燭
前，抽着飯後的第二枝紙烟。
白燭的光在顫抖，抖得我的頭
緒更加紊亂了，這一响，我又
落在極度的紊亂裏。

今天下午，在空虛的高樓上
，陽光微淡得再也發不出一些

溫暖，幸而沒有風，只是仍歸
陰沈沈的顯得這世界少的是活
力，近的是死氣。

一個朋友要和我談人生的大
問題，漸漸我也談得自己興奮
了起來，又說了過多的話。其
實人生有什麼大問題，還有什

麼大問題可說？

前天我走過隣家，聽見一家
子在嚎啕大哭，裏面有一個人
死了。昨天又走過，看見門口
放着一口薄薄的棺材，旁邊，
在河緣上，一個人在靜靜地搗
着石灰。今天又走過，門關着
，什麼聲息都沒有。是一個渺
小的死，死的一定是一個渺小
的人。然而偉大的人不也一樣
有一個死？偉大的死不是一樣
是一個死？何況，我對我的朋
友說：

你也不是一個偉大的人，我
也不是；你將有一個渺小的死
，我也將渺小的死去。

人生短暫虛空得使人什麼也
不想起勁地去做，像是怕明知
是有意義的事，偉大的工程，
起勁地做到一半，中途而廢。
其實不能做到一半，也不能
說。也許只能開一個頭，也許
只能開半個頭，多半只能白白
起一下勁。笑林廣記上有一個
笑話，說三個人講生死，一個
說：「我這雙鞋子今晚脫下放
在床前，不知明朝還起來看它
們不着。」一個說：「我今天
閉上了這雙眼睛睡去，不知明
朝還醒來把它們張開不張開。
」一個說：「我此時吐出一口
氣，不知還吸進一口氣不吸。
」其實這何嘗是笑話。

其實，什麼是有意義的事，
什麼是偉大的工程！尤其在我
的朋友，尤其在我。我對朋友
說：

——你想，在這個世界上，我
要些什麼？我能給些什麼？我
爲些什麼？我已經沒有什麼可
以執着，感到放不下手的。我
可以很心平氣和地接受這個體
段必須倒下的一刻。

——你說這樣的談話顯得過份
早一點，說來你還沒有活到應
該活的一半，你却已經像活了
十股裏的七股。

——只活了這幾年，已經是後
顧黑壓壓，前瞻白茫茫了。要
掙脫腳後跟的平凡的鎖鏈，那
是異常沈重的，重舉起步子向
前面踏出去，必需一個極大的
推動，非常的鼓勵，我雖自信
，你也該知道，我還有這樣一
份生命力，然而我也許無需化
這生命力了。一年前我像一隻
脫籠的鳥，飛出了平凡，一年
後的今日，平凡這隻籠子又飛
來關住了我。悶死，還是重振
我的翅膀，此時，我自己也不
知道。

——這幾天你的確顯得心亂得
要命。

——你一直和我在一起，你只
要看見我忽然變成一句話也不
說，這就像暴風雨前的窒息的

空氣一樣，接着你將看到我的

又一個生命上的突變。又是一
年了，命運使我總沒有一二年
以上無波無浪。你的意思是人
像海灘上的砂，不得不隨着激
流和潮衝去，我却有時滾在
激流和怒潮之前，我幾乎常是
這樣的。還有，我們的朋友中
，有的是以完全不平凡的頭腦
去竭力追求澈底平凡；有的是
以自命不凡的絕滿的精力想去
把握平凡，支配平凡，有的，
如你，則在懶懶地忍受平凡的
處置。我是，身在平凡中，永
遠要跳出平凡，和它對立。這
博鬥是有些吃力的，但是我還
不怕辛苦。我是永遠倔強的，
朋友中也有倔強的一個兩個，
他們是沈默的倔強，我比較浮
躁一點，然而沈默決不是久長
的，到我突然也變成沈默時，
倒是象徵我又要舉起逃避的雙
足，舉起反抗的雙手了。我對
於眼前的生活，不想鋪排得好
一點，像你所關心和催促的，
就是因爲我不想客解環境過份
對我優待，我不想擔受日後主
觀的負責，至少，也想把日後
的歉感得輕一點。事實上，誰
作着久計！根本這個體段在世
間不是能作久計的。我會得仍
舊成爲一個 wanderer 的。

——你是耽于幻想的。

——現實製造耽于幻想者，十分之九的平凡，使人憧憬的一線。

談話到此，是薄暮了，和朋友分了手。

跟另一個朋友去打球，發瘋地作了幾年來所未有的劇烈的運動，汗出了幾身，像要把整個的生命一次擲盡的樣子。一同回住處時，外面沒有了燈，因為是防空演習的第二天。但有淡淡的月光灑在小巷裏，灑在石子街上。

文

車夫

友

有一天午飯後，大的孩子上學去了，第二個孩子午睡了，小的孩子由奶媽抱着去晒太陽

飯也冷了，用熱水的冲着吃了一碗。有人異樣早地上牀。有人在隣室默默地做着手紅。

警報慘悽地長呼着，以後，是一片死一樣的靜寂。一直延續着，延續着，不知要延續到幾時。

現在，我還是坐在白燭前，抽着不知第幾枝紙烟，白燭的光仍舊在顫抖，抖得我的眼前像有許多花，像有許多星。

何心

女傭們在下房洗衣做雜務，我得了一些空的時間，坐下來看報的時候，忽然聽到她們哄

然的笑起來。

「她們沒有好好的做事嗎？在玩嗎？爲什麼哄然的笑起來？」我聽了她們的笑聲，心裡

這樣想到時，有些憤怒，便立刻喊了一個女傭進來問：

「你們在做什麼事？爲什麼這樣的哄笑？一點不懂規矩！」

那女傭是以伴帶孩子爲主要工作的，年紀還不到二十歲，真是不十分懂得規矩，她看着我並不怕懼，有聲有色的告訴我：

「車夫真是神經病，他捉住了皮皮（狗名）面對面的向牠說：『皮皮！你和我前世是什麼冤家？爲什麼害得我忙了大半天？冤家呀！真正冤家呀！』所以我們聽的都笑起來了。

我們的車夫，從他平時的一

舉一動裏，看來真是有些神經病的，所以我們大家都說他神經病，今天上半天那小狗叫做皮皮的，跑出去玩，不知被那個頑皮的孩子推倒糞坑裏去了

，跑回來時，我叫車夫替牠洗，因爲不容易洗乾淨，用肥皂擦，用刷子刷，用冷水，再用熱水替牠洗了好幾次，他忙了整整上半天，所以他竟這樣的向牠說，我聽了也不禁笑起來：

「真是神經病！」

我覺得沒有其他什麼話可說

車夫雖是有神經病，但他並沒有大錯處，一方面我想他爲了生活，我們也只要他會拉車子，所以沒有把牠停掉。

後來又一天的早晨，車夫呀呀的，似乎感到什麼痛苦，我見了奇怪，問女傭，女傭說

「當時我把兩塊錢交給女傭去給他買傷膏藥貼。媽聽了這事，以爲這車夫雖然有些神經病，人却很忠心，所以囑我們沒有大錯時不要停掉。我也覺得，一個人要什麼都好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一點可取便有可用之處。

營業種目
醫藥賣藥
醫療器械
度量衡器



股份有限公司

重松大藥房

代表電話四二三九〇番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本埠 廣東路 · 吳淞路
支店 靜安寺路 · 霞飛路

外埠 南京 · 漢口

辦事處無錫 · 鎮江

參戰後的和平建國方針

汪主席與每日新聞社奧村社長會談

每日新聞社社長奧村信太郎氏，爲了對國民政府參戰表示敬意，於五月六日與該社專務董事山山潤二氏，偕同谷水上海支局長，宮森南京支局長，村上文友社主幹，赴汪公館訪問。汪主席，就大東亞戰爭下中日關係諸問題舉行會談。此日，主席適逢花甲大慶，精神很飽滿，穿着淺灰色的西裝，和氣滿臉，始終以親悅的微笑，對於奧村社長的質問傾吐其熱情，披歷其所信。汪主席更把日本對華新政策展開後和平地區和抗戰地區的實情，作對比，舉示具體的事例，並對其對策予以明確的回答，同時並對和平建國的決意，加以坦白的敘述。這一點是值得注目的。茲將汪主席與奧村社長一問一答的內容列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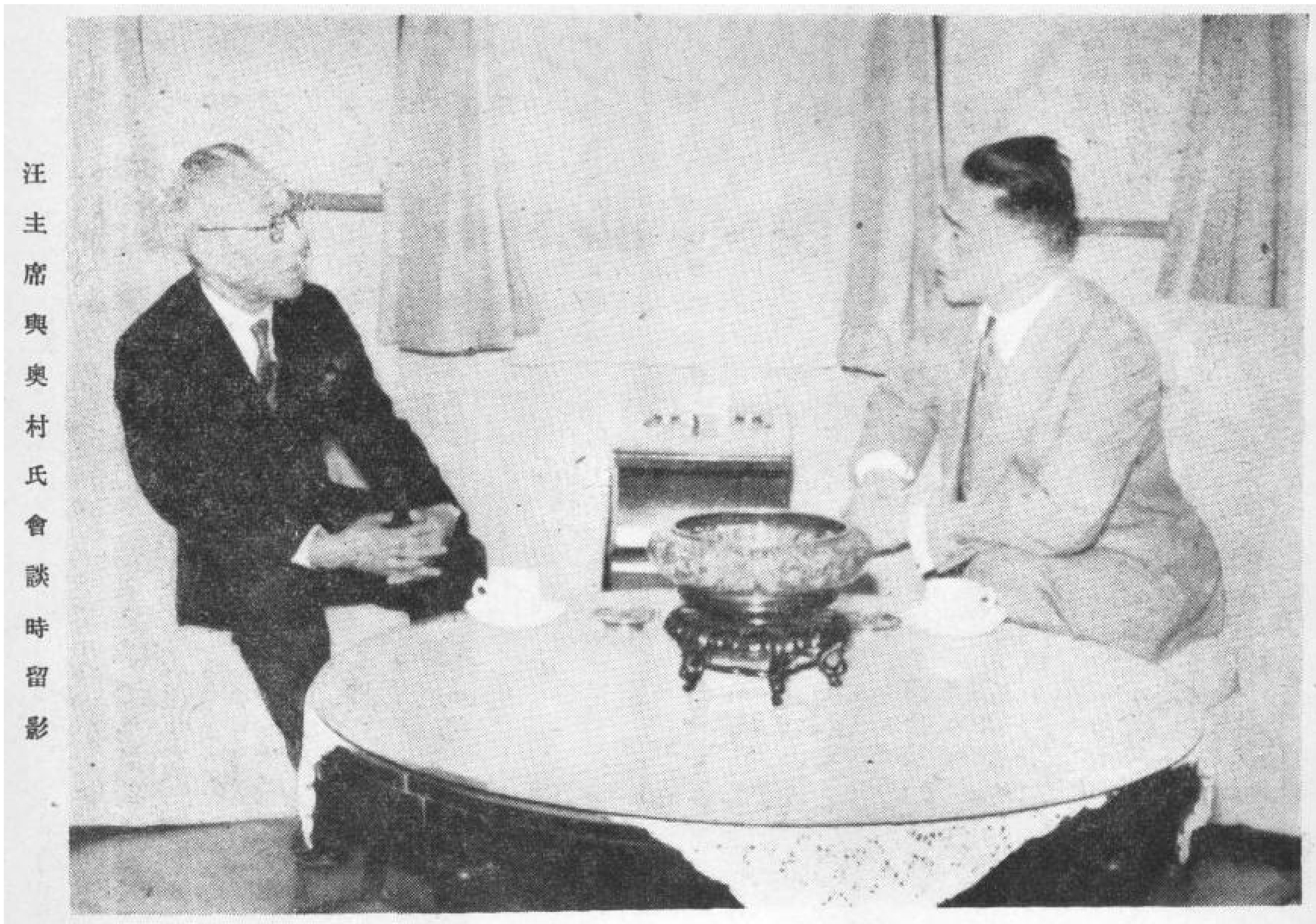
奧村社長：在政務的繁忙中，荷蒙撥冗賜謁，得有機會對貴國的參戰表示敬意，並得向主席閣下花甲大慶奉陳祝辭，實在很感謝。

汪主席：承遠路來訪問，獲得暢談話的機會，殊覺欣幸。

奧村：趁此機會，願傾聽參戰四個月後的中國新動向，以及國府排除萬難，獨力邁進的現狀。

主席：當參戰時，曾充分考慮：以無大力量的中國現狀，對於大東亞戰爭竟究有多大的貢獻？雖然如此，尚不顧微力而不得不參戰的最大理由，是在大東亞戰爭時，有闡明中國的立場和決心的必要。所謂立場就是：我們必須闡明重慶現在尚繼續抗日，對此我們却具有相反的立場，並爲東亞同志的立場。民衆不可以爲和平才有快樂。我們不僅要和平，並且有保衛東亞的義務。

我們必須闡明這決心和義務，這就是參戰的動機。現就參戰後四個月的情況來說一說。參戰後國民政府立即召開地方長官會議，繼而有全國經濟會議以及軍事，教育，司法，行政等全國的會議。這些都是爲要闡明立場，鞏固決心而召開的。如果能夠闡明立場，鞏固決心，則其次必須進行下列二大目標：第一是增強生產，第二是確立治安。關於增強生產，貴國已給以經濟政策上的援助。這就是物資移動管理權已由貴國軍當局移交國民政府擔任。從來這政策給以一般民衆，一般經濟人的影響和感動，是很重大的。例如對於上海經濟人，國民政府向來也曾繼續努力勸誘其參加和平運動。此次他們已來參加國民政府的工作了。當組織全國商業統制總會時，上海有力經濟人幾乎全部來參加。由此我們也可知其影響是怎樣的重大的。全國商業統制總會成立於三月十二日，爲時不過一個多月，所以力量尚不充足，組織運營也不能說



汪主席與奧村氏會談時留影

完全。這些人以最大的誠意來協力，以補不足，於是國民政府與經濟人便專心一意的協力，而繼續努力。其次為確立治安的問題。要確立治安第一須強化軍隊。關於這問題，有從兩方面着手的必要。第一，就是當其編製時，要實現和體驗精神訓練，即適應新理想的我們的立場和決心的精神訓練。關於武裝上的整備，自從和平運動開始以來，會繼續努力，但尚未臻完備，未加改善。就國府的現狀而言，這種工作是很困難的，所以非得有日本的援助不可。因為日本目前正在大東亞戰爭的時候，要順應中國的希望，是很困難的。我希望日本在可能範圍內予我們以援助，同時澈底實行精神訓練，並圖謀地方治安的確立。

奧村：日本對華新政策的展開，究竟對中國國民的心理，有什麼影響？如果這新政策對於強化國府的政治力，有多少效果，則日本國民不勝同慶之至。但其實情究竟怎樣呢？

主席：日本的新政策，確實給了很大的影響。我想把受影響的對象，分為兩方面來說明。第一，和平地區的民衆，怎樣想着呢？參戰後民衆，確實已活動了。民衆看到友邦的好意，實現交還租界，撤廢治外法權，撤去國旗的黃色三角，移管物資管理權等，於是他們便有了極大的自信和決心。相信中日合作是可能的，中國的復興是可能的。民衆對於日本政治和平運動的政策，還抱着不少的疑念，和前途的悲觀觀測。可是，這四個月間民衆的這種意識，可說已完全消滅了。這是心理上的問題，也許不表現於形式上，但心理上的變化，是極大的問題。這並不是我的想像，而是綜合由軍事關係，青年，學生的動向，及其他問題觀察的教育方面，商人動向等的報告而得到的結論。所以我可以確信：懷疑，失望，悲觀的觀測等，已全然消滅，而燃起了中日合作的決意。在一面和平，一面戰爭時，物資缺乏，民衆的生活困苦，那是事實。這就現實上和生活中的問題而言，也有不安靜的現象，而在形式上也許還未表現充分的熱意。至少懷疑，失望

的心理，在這種狀況之下，幾乎消滅了。國民政府一方面感謝日本，一方面展開國民運動。現在國民政府雖然很困苦，但若突破這難關，便能獲致光明，所以現今還繼續努力。於是民衆也漸漸發見光明了。第二，是重慶方面的民心。這必須從兩點來觀察。重慶政權內部蔣介石，孔祥熙，宋美齡，宋子文等的依賴英美，已是病入膏肓，尤其看到德蘇戰爭的膠着，倚靠着英美所宣傳的豐富物資，大東亞戰後以來，便積極的參加反軸心，所以要使其反省，與我們的陣營協力，是困難的。第三是一般民衆。他們都在重慶政權的壓迫下，所以要發現他們自由意志的所在，是很困難的。我可以從兩方向，加以下列的考察。第一，他們的參加抗戰陣營，是一種錯誤的信念。這就是以爲日本要滅亡中國，所以要抗戰。這思想是根深蒂固，但其前提是由於這四個月日本態度的轉變，已明白日本不是要滅亡中國的。我爲使民衆明瞭這事實起見，已展開新國民運動，努力做這種工作。我確信這工作能夠澈底的實行，則他們抗戰的基礎，便會消滅，並由於我們的努力，在最近的將來，能夠糾正他們的思想。就物質生活而言，重慶方面爲農產地區，所以食糧可以說比和平區還豐富。可是，他們也有弱點。重慶方面沒有食鹽，雖有棉花，但機械惡劣，所以不能製成良好的織物。農產原料雖是這樣的多，但在機械技術方面却有巨大的缺陷，所以非常的難辦。他們雖然宣傳並無此事實，但由各方面所得到的報告，可以斷言這種宣傳是虛偽的。國民政府對此應做的工作，就是實行整理稅制，以期商工業的發展。這若能做得到，重慶方面的農產原料，自然會流入和平地區。就金融方面來說，重慶方面的通貨膨脹，較之和平地區，何啻幾十倍。重慶地區的實際生活，和金融機構，都能維持，其原因究竟何在？我以爲這是因爲在重慶地區內通貨能夠自由流通無礙，不像和平地區細分爲華北，華中，華南三地域，而由整個來維持的。所以對重慶就是採取經濟斷絕政策，他們也不會立即感到痛苦吧。我以爲這問題實有慎重研究的必要。一言以蔽之，如果能夠爲打

消日本要滅亡中國的他們錯誤觀念而努力，一定能夠達到目的。此外，我們還對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講求對策，可以以把民心誘引到和平方面來，要完成這工作，尚須不斷的努力。

奧村：那麼，我想得此機會，請汪主席發表，對日本國民

希望的言論。

主席：我欲請先生和每日新聞傳達於貴國國民者，就是；「

愛中國，愛日本，愛東亞。」我說這話的意思，就是希望貴國國民先愛自己的國家，其次愛隣邦，再延及於廣泛的東亞。這樣，最要緊的就是中日兩國國民要互相理解。我也基於這種主張，努力使中國國民理解友邦日本。自然這不是容易的工作，但想到今日友邦日本以明朗的態度，實行新政策，我很抱樂觀，認爲這不一定是困難的事，同時對貴國野表示感謝。就這意義來說，我希望友邦日本國民，要理解中國。和平運動開始以來，我最感到痛苦和煩悶的，就是和平地區民衆的意氣消沈，無論怎樣的使他們有活氣，也沒有效果。和平運動的意義，也許以爲如果對知識層呼籲，他們就明白。但因爲知識層有知識，所以其意氣消沈的程度也很大。此外，經濟界的人士，以及政界的責任者，都是在這樣的狀態。這確是空虛的現象。我想諸位看到這樣的狀態，是會失望的。關於這一點，我曾與一個法國人談過。法國也有着同樣的困難。所以現在我們的工作，是要怎樣的振起這些意氣消沈的國民的熱情。目下實行着的新國民運動的目的，也在於此。我切望友邦國民諸君充分的瞭解這樣的事情。自然我們也要十分努力，有使中國國民理解日本的覺悟。如果貴國也樣這的努力，我認爲中日合作一定會成功。

奧村：拜聽種種懇切的言談，實深感謝。更欣聞主席謂日本

對華政策，在中國各方面都有良好影響。我懇請主席此後也努力，使貴國民衆理解日本對華政策的真意所在。我自當由每日新聞普遍的傳達。主席的趣旨於日本國民。大東亞建設的前途，尚屬遼遠，所以謹以每日新聞之名，祈求主席愈加健勵和指導所倡導的中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理念。

主席：對於奧村先生的激勵，衷心深表感謝。我們愈有追隨

先進國日本，爲完遂大東亞戰爭而盡微力的覺悟。

民族及自我精神的立法問題

周 毓 英

——掃除民族潛性與保守性——運用文化遺產而加以發揚創造。

——發揚民族精神的工具不外文化與政治——當前局勢政治尤重於文化——罪惡社會的管理需要權輿力的作用。

——「五四」、「五卅」的民族精神重破壞不重建——大東亞戰爭中注意建設的民族精神。

——自我精神與本位努力是建設之基點——整飾生活堅定人格為發揚自我精神之根本。

——民族精神的頹唐起於晉宋而盛於清季——國民生活應從公務員先整飾起——制定公務員生活整飾條例。

友

文

一

中國人說起人種來，一定自稱是最優秀的民族，說起文化來，又一定自稱是有悠久歷史的國家，其實也並非自稱，外國的學者也都如此說。我自己是中國人，當然也要以此自慰自勉，決沒有反對的道理。但如結果說得太囁嚅，而且說來說去總是那麼幾句，那末不論口才如何漂亮，表情如何緊張，總免不了有「吹牛」或「敝帚自珍」之譏。

若干人的所以不避「吹牛」，不避「敝帚自珍」，據說是可以發揚民族精神，增強民族的自信力。可是我個人的感覺，如果「吹牛」太厲害了，「敝帚自珍」太厲害了，發生的流弊也大可驚人：第一是鼓勵了國民的情性，自恃文化悠久決不亡國，新的創造可

以無須努力，祖宗遺產可以吃著不盡。第二是加強了國民的保守性，自以為有光輝燦爛的歷史，人家總得買我們的賬，樂得偷懶，清閒享福。

不過事實又非「吹牛」或「敝帚自珍」所能克服，百年來歐美勢力在東亞的橫行，中國人所「自珍」的「敝帚」早已火化，現在再來吹牛，無非落敗子弟擺「露天舞台」，自誇家世，出賣小腳罷了。百零一夜的吹牛，不敵教堂裏敲一記鐘，不敵洋巡捕揮一下棍子，若遇江邊兵船開砲，虎皮大員也要屁滾屎流，走第「三十六着」。

中國有着無限的豐富的文化遺產，我們不能否認。但文化的遺產不能像物質的遺產可以攫為私有，一定要有繼續的發揚與新的創造纔能承接下去。例如，中國的儒學和陽明學說在日本都有了很大的成功，幫助了日本的維新建國，我們便不能主張所有權而把儒學和陽明學說收回來。事實上日本也不能反對我們把儒學和陽明學說收回來，只是我們自己不能發揚，不能創造，落敗的子弟只有坐視着家業凋零下去。

文化不分國界，不能築成私有的萬里長城，對過去文化的「吹牛」與「敝帚自珍」，徒然中了自己催眠的毒，決不是發揚民族精神的大道。要發揚民族精神固然必須重視文化，但所謂重視文化決不是保守的，復古的，而是進取的，創造的。珍重過去，乃在於發展將來，沒有將來，對過去的誇大便是白費唇舌。如果能夠振起現在，發展將來，過去是不成問題的。有

光榮的過去未必就能成爲現代化的國家，過去歷史不長的也並不妨害國家的強盛，所以與其留戀過去，還不如多想一想將來，努力於現在。能夠注重將來，努力現在，民族精神便自然能夠振奮起來，自然能夠發揚起來，否則儘是自己催眠，自我麻醉，不論如何誇說過去的如何富有，可是現在已是窮光蛋，將來還不免要餓死呢。

二

發揚民族精神，不外乎兩套工具，一套是縱的，一套是橫的，縱的工具是文化，橫的工具便是政治。換句話說，則文化是經，政治是緯，由此經緯交織，纔能建立高揚的民族精神，建立富有朝氣的新國家。文化是純精神的，政治則介於精神與物質之間，也可以說政治是通過文化的活動，形成了民族整體的意志，而來管理整理以至於發展國民全體的生活。偉大的政治家往往要先把文化，然後進而造成政治努力，所以文化也往往退而成爲政治組織中的一個機構。

文化活動的部分有科學、思想、藝術；政治活動的部分有軍事、金融、生產、內政、外交等等。仔細分起來，名目是很多的，科學的範圍就已經非常廣大：動、植、礦、生理、物理、醫、工、電、化、機械、以及數學等類，一時也舉不清楚。「思想」二字，一般是指社會科學，門類之繁並不亞於自然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名學，哲學

，法學，以至於優生學，也是舉不完的。關於藝術，則現在已經有人提出電影為第八藝術，可知藝術這一門也非常複雜了。我們講究民族精神，國民如對科學，思想和藝術沒有深厚的基礎，便有無從發揚的苦痛。

其次精神的活動並不能完全脫離物質而獨立，國民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只是國民生活的兩面。沒有平衡的物質生活而能有高揚的精神生活，這話騙小孩子也不會相信。中國國民的物質生活，可以用兩句話來包括，一是窮到不合理，二是富到不合理。怎樣說窮到不合理呢？就是國民中有十之七八都是衣衫襤褸，營養不足，爲了活命，不得不磨盡志氣，消沉頹唐是必然的結果，高揚精神不過是癡人說夢。但又怎樣說富到不合理呢？那是中國的所謂富人並不是真富，十之八九的富都是貪官和奸商，還有公然毀法犯法而富的，這許多人擁有了龐大的財富而毫無辦法，結果是「飽暖思淫慾」，討上兩房三房姨太太，還到處拈花惹草，捧舞女，養妓女，狂嫖濫賭，鴉片嗎啡也染上口了。「閒居終日，言不及義」，萬一想着有了造孽錢而沒有名譽，於是又揮出十萬百萬做冥壽陽壽，討媳婦，做彌月，死了人大出喪，到處求人題輓，假造行狀，廣發訃告，藉死的同情遮蓋生前臭氣，這種罪惡之富，不義之財，雖然有了物質生活的基礎，却也不能有高揚的精神，反而因爲錢多，添了許多罪惡。

三

中國講發揚民族精神，文化基礎與物質基礎都不足，國民生活的消極頹唐簡直不可避免。雖然講起民族精神的意義來，有消極與積極的兩方面，消極方面是反對外來侵略的勢力，積極方面是建立自己強盛的國家。中國近數十年來對消極方面的民族精神不能說不高漲，「五四」運動，「五卅」運動，都是反對侵略

勢力的，但反對侵略是一件事，自己建國又是一件事，而且真正的反對侵略一定要先建立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家不健全，反對侵略等於說廢話。自己的國家如能健全進步，對國際方面能夠拿出力量，負起責任，那時用不着我們反對，外國也不敢來侵略了。

我們講發揚民族精神，消極方面對侵略國家破壞固然重要，積極方面對自己國家的建設却更爲重要。例如日本在去年十二月八日之前，除了表示不平與委曲之聲，並無兇惡的面貌，但國防的建設則非常積極；等到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後，一方面以勇猛的軍事力量破壞英美，一方面更努力於國內政治經濟新體制的建設，且更兼及於東亞集團國家的建設，培植長期戰基礎與反英美力量，可見建設與破壞是並行的。若專門破壞而不事建設，即使有連續的勝利也難於支持戰爭的消耗。何況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尚無何等政治的經濟的收穫可言，空言反帝徒然引起了帝國主義者的加緊戒備或再來一次屠殺摧毀。我國過去民族精神的發旺，往往入於瘡痍狀態，旋起旋落，得不到最後的大成功，便是由於祇重消極方面，沒有注意積極方面。

現在大東亞戰爭節節勝利，中國與日本必須同甘共苦，實行保衛東亞，復興中華，破壞與建設必須同時並進，對英美侵略主義應該無所顧慮，毫不容情的勇猛進攻，而對自己國家的建設，已是急不及待，應該更積極的邁進努力。在這勇猛進攻與邁進努力，即是破壞與建設同時並進的過程中，所謂文化與政治的推動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但關於國民實際生活的改進，政治的活動也許有其更重要的任務。文化祇能團結意志，政治却能凝結力量，沒有文化或文化稍遜，決不妨害國家民族的存在，但如沒有政治或政治極其低劣，則任何優秀光榮的民族和國家也不免於衰落以至於滅亡。我們這裏講到民族精神，一般的人必定先注意到文化，但文化是形式上的存在，政治却是實在的力

的存在，由文化來發揚的民族精神總是浮動的抽象的，由政治來支持的民族精神纔是沉着的實在的，我說這樣的話決沒有看輕文化的意思，不過講到發揚民族精神的問題，我認爲絕對離不了政治的支持。尤其集結個人的精神，纔能成爲民族的精神，要發揚整個的民族精神，必先發揚國民的自我精神，每一個國民能夠先振作精神，然後纔能形成高揚的民族精神，而要每一個國民的振作精神，政治的管理便非常急要。

四

從發揚自我精神到發揚民族精神，其中政治活動所能着力的地方，現在已有社會運動，有新國民運動，還有其他種種精神的思想的策動機構。政治策動的機構已經很多了，策動的是否充分，是否足夠，這是另一問題，此處不及討論，現在我想先討論一下發揚自我精神的問題。

國民的發揚自我精神，重點本在政治策動，但我們所以可以各自把握的，那便是國民本位主義的努力，各自私生活的整飭，更由道德的向上心而確立各自的人格與作風，從自己個人的精神先發揚起，大家都知道以個人去影響全體，民族精神的發揚便可以完成最重要的基礎。

所謂國民本位主義的努力，這可以分爲三點，第一問自己盡了應盡的責任沒有；第二問自己有何力量，而且確實發揮了沒有；第三問在自己的本位上應該作如何的發展。在國民投機心理普遍高漲的時候，大家都是不安於位，營求活動，一有投機的機會，便不顧本位去作冒險的活動，例如學生學業未成便想找事做，做官的想經商，經商的又想做官，做工的更做不能專心到底，較高的學者專家更不容易求到，這都是國民普遍的不安於位，競爭於投機活動的結果。要消滅投機的狂潮，必須提倡本位主義的努力，而提倡本位主義又必須國民都能相信自己的力量，發展自己

的力量，這纔能消滅普遍的投機心理與依賴心理，造成健全國家的起點。

所謂各自私生活的整飭，表面看來似與本位主義無關，但實實在在的說，則各自私生活的不能盡量檢點約束，乃是破壞本位的動因。在整個國家貧困的時代，物質享受方面不能約束儉樸，勢必多方張羅，經濟上處處受制於人，這便是經濟問題上破壞了自己的本位。又在普遍的社會墮落的時代，精神方面不能力持自己的私德，浪漫放縱，道德上處處授人以攻擊的口舌，甚至與人爲惡，做陰私事，這便是道德問題上破壞了自己的本位。當一個人在經濟上在道德都已破壞了自己做人的本位，自己的本位都保不住，還談革命，還談國家民族？自己精神不振，還談發揚民族精神？

所謂確立人格與作風，這與發揚自我精神，發揚民族精神的關係當然更深切了。一個人沒有堅定的人格，沒有通達的作風，他本身便會無所寄託似的搖擺不定，終日惟有風風雨雨的追趕別人跑，外界一點極微小的波浪也能影響到他的存在，全身長的都是觸角，天生的「一個「間諜」或「特工」人材，但又決不是一個真正的「特工」或「間諜」，因爲真正的「特工」或「間諜」也要有一種堅定的人格和作風呢。人格與作風的養成，不外乎三件事，一是由其人生觀的發展而在道德學術各方面所把握，二是發揮自己的本位的力量建立事業的中心，三是保持着樂觀的有自信力的生活；有了這三個主要的條件，便可以自主地生存下去，同時可以自主地盡本位上的責任。一切都是自動的，並不是受外力的壓迫或外物的引誘，這時候纔有真精神可言，也纔能行自我精神的建立而發揚整個民族的精神。

(11)

一個人能夠不爲威脅，不爲利誘，不計利害毀譽而獨立特行，貫徹信念，如沒有深厚的道德學術基礎，便不能支持到底，結果所謂信念也只是出於一時的

投機心理，並不是在他的本位上真正有此需要。凡事不是出於本位的忠誠的需要，只是出於一時的投機衝動，滿足自私的佔有慾，不計人格，不顧作風，自己在精神上先有了虧損，而喊民族精神的發揚，那是等於自己在力圖取巧，却叫天下人盡做傻瓜！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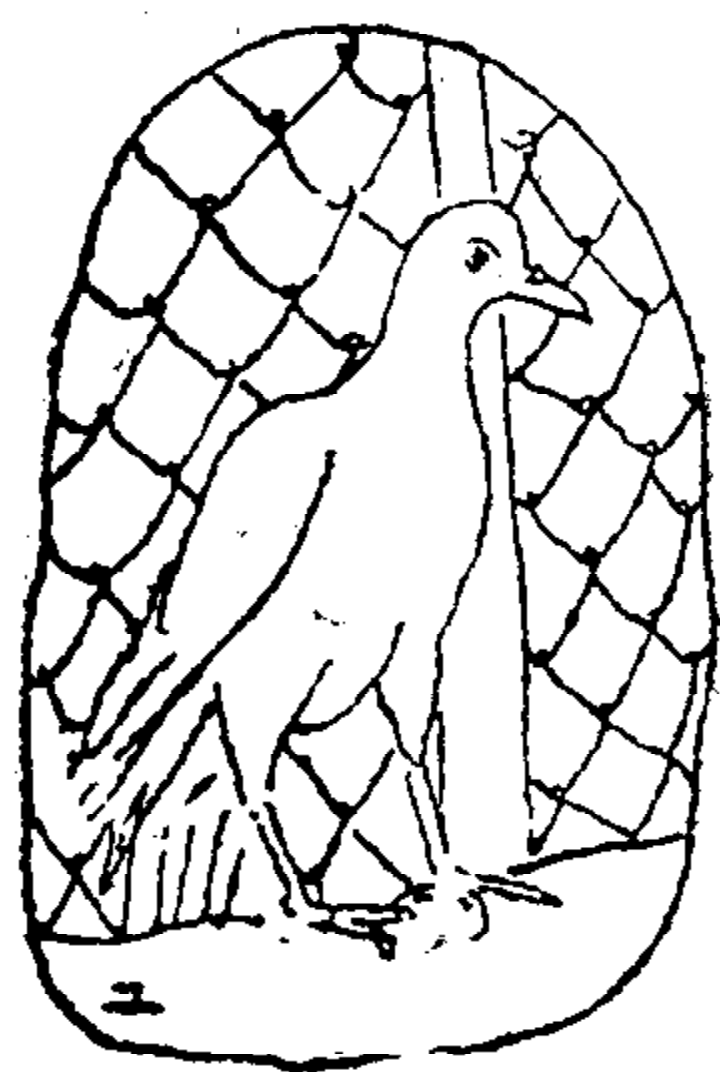
民族精神的頹唐渙散，實非開始於戰爭，不過戰爭之後似乎更行劇烈起來。晉代的清談，南宋的奢靡，本已種下了萎靡頹唐的種子，清季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官待民如草芥，民見官如蛇蠍，入民國後，過去的劣風未能肅清，政治不重正義，惟以倒戈賣友爲能事，實力傾軋，競爭奢靡。過去的種種現象，本已不堪逼視，等到戰爭發生，軍事不能支持。政治如飛絮浮萍，民心不能歸一，大家抱着「好死不如惡活」，抱着「過一天算一天」的觀念，整個社會以罪惡與黑暗所盤據，民族精神自然沒有不頹唐渙散的道理了。

民族精神的頹唐渙散，自有其千年百年的歷史原因，並非起於一日，也不能片刻之間就可以改變。不過前面說過了，要振奮民族精神有兩套工具，一是文化，二是政治，文化是遲緩的，政治是峻急的，文化重在自然的轉移，政治重在人力的改變。現在因爲和平運動的開展，大東亞戰爭的勝利，文化已有向上的趨勢，對民族精神振奮已立下了自然發張的根柢。政治方面政府注意社會運動，注意新國民運動，振奮民族精神的工作亦已立下巨大的基礎，但要求得公私生活的一致，使國民能夠普遍的整飭自己的生活，使國民生活的整飭亦成爲國家新體制的一部，國家對此似乎有更進於積極的立法需要。尤其政府官員領導羣倫，作人民的表率，其一舉一動人民皆以之爲模範，更有率先立定法律的必要。以生活示範於民衆，較之嚴刑峻法更爲有效，要政府官員以生活示範於民衆，最

好有一種法律的規定，使政府官員的生活振作起來。成爲模範，自然而然的存教於政，那末爲整飭國民生活問題，爲發揚民族精神問題，我們可以向民衆少說許多激勵與指導的空話。對一般國民生活的立法也許可以稍緩，對於政府官員生活限制的立法實在不可再遲了。

關於限制公務員生活的立法，要項不外乎私產享受，應酬，家庭，工作，進修等。例如私產規定凡曾經任職公務員的人，私產若超過規定的數額，即應沒收歸公；享受與應酬則規定最高的費用限額，戒除不良嗜好，超過者便是奢侈而予以責罰處分；家庭應保持融洽統一，納妾或對上不孝對下不教養，亦屬不能盡責之份子；工作應專心專業，限制兼職，緊張地工作是好的，在忙亂狀態中敷衍應付必至誤事誤國；進修指示人生學問無窮，地位愈高責任愈大，學問亦愈重要。有的人看了這樣的提議會覺得殘酷，但「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何況公務員都是抱革命精神犧牲精神來的，並不是爲利已而來，如果能夠確實的規定一種「公務員生活限制條例」，不單可與友邦表示「同甘共苦」，更可表示與民衆「同甘共苦」，在民族精神上可收最大的激勵的效果。

又有的人覺得這樣的提議是空話，第一這個法律未必能夠產生，第二即使產生了也未必能夠實行。我對這兩個疑點也是認爲不對的。第一就這個法律的產生而論，新國民運動的目的在於改造國民的生活，國民中的生活都以官員爲範，我們要改正劣點，發揚優點，自然要從公務員先做起，如果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有這樣的法律草案提出來，立法院必定順利通過。至於第二說即使產生了也未必能夠實行，這是法律的效力問題，我們決不能夠單獨的對某一個法律加以懷疑；在發揚民族精神的意義上，整飭公務員的生活，可以成爲整飭國民生活的起點，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從兵法上看到的德蘇戰爭

鄭 翰

一 引言

史丹林城的悲劇，不僅使蘇聯人躊躇滿志，竟擬之爲凡爾登戰役，認之爲挽回頹勢轉敗爲勝的關鍵；即軸心國的普通人民，似乎也不免受了宣傳的影響，在心境上增加了一抹黯影，不禁爲德國擔心，同時也爲自己擔心。這種情形，在上海似乎更有誠惶誠恐的趨向，很有些國人在聽了蘇聯廣播電台之誇張的戰爭報告之後，相驚伯有，竟認爲德國的敗勢已定，將不免蹈上次歐戰的覆轍，難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命運。

誠然，史丹林城的蹉跌，在德國的確是一幕悲劇，這幕悲劇的演出，德國軍政當局並不加以諱言或粉飾，徵之於希特勒與郭培爾的沉痛演說即可瞭然。希特勒說：「像這次所陷入的悲境，如果與我過去廿年來革命鬥爭之血的試鍊比較起來，實在是不足數的。我胸中所燃燒着的信念，困難愈增加，則燃燒愈熾烈，我的生命存在一天，必然要爲着大業的完成而鞠躬盡瘁！」郭培爾則坦白地指出蹉跌的原因，是對敵估計過低而以左手搏鬥的結果。由此可知，德國很能接受辛辣的教訓而重堅決心。

不過，若以此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斷定德國不免蹈上次歐戰的覆轍而難逃失敗的命運，則不僅未瞭解兵法，而且是缺乏常識，難免有坐井觀天的危險。蓋史丹林城原屬蘇聯領土，且爲內地的名城，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上均爲重要據點，當伏爾加河之中流，

若久爲德國所據，則必然被截斷水運交通，自爲蘇聯所必爭；且史丹林城之陷落，象徵史丹林政權之崩潰，史丹林爲保持對蘇聯軍民之威信計，亦不能不效困獸之鬥；同時，蘇聯既已喪失了「歐洲穀倉」的烏克蘭，若更喪失了高加索一帶，則表示放棄全人口及食糧四分之一以上，煤，鐵，重工業三分之二，石油五分之四，這樣一來，豈非自陷於萬劫不復之地？其所受打擊之深刻，不啻相當於英帝國海軍艦隊的全滅，所以無論如何，必作一次最劇烈的困獸之鬥，倖而勝，則克復名城，打一次強心針；不幸而敗，則可引「天亡我，非戰之罪」以自慰。所以史丹林對於史丹林城之以死力爭，自有其理論與事實的必然性；而史丹林以死力賭國命奪回史丹林及附近諸城，其意義僅止於史丹林政權藉此可得一喘息之機會，對英美可以一示顏色，對國內民衆宣傳可以藉此掩飾積敗的恥辱，如此而已。如果神經過敏，竟認爲史丹林城的歸還蘇聯，即表示德國的失敗，則等於承認長沙的收復即可挽回重慶的頹勢一樣。

至於德國因孤軍奮鬥，在史城有近二十萬兵隊陷入重圍，終於作壯烈的犧牲。這件事，誠然使德國遭受相當的打擊，德國全國所以誌哀三日者就是爲此，但也並不是嚴重的打擊，自德蘇開戰後五個月中，據蘇聯自己發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國死傷人數已達二百二十二萬二千之多，則德國在史城二十萬人的喋血，也不過十與一之比而已！

中國的古兵法書尉繚子上說：「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闖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在這三勝中，力勝不如威勝，威勝不如道勝，因爲道是威力的根本，本末倒置，決不能獲最後勝利。所謂道勝與威勝，如果以現代戰爭的術語說，即爲政治戰。思想戰。經濟戰。近代戰爭理論家克魯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在他的傑作戰爭論（Vom-Kriege）一書中說：「戰爭只是使用另一種手段（暴力的手段）之政治關係的繼續。」所以，戰爭不過是政治的延長，我們僅依據一城一池的得失，決不能貿然判斷戰爭的勝敗；而且表面上所看到的，也不過是尉繚子上所說的「破軍殺將，乘闖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的力勝，其餘如威勝與道勝，則必須作進一步之深刻的觀察，始能把握到全面的真相。

這裏，我想依據兵法上的原則，擺脫一般俗論的因襲，對德蘇戰爭，作一種較進一步的觀察，俾得一較客觀的結論。這種工作，我想一定比徒聽蘇聯的誇張廣播更有意義。

二 政治戰

中國最著名的兵法書，誰都知道是孫子十三篇，其

第四篇軍形上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淮南子兵略訓謂：「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附其上，則兵弱矣。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克魯塞維茲在戰爭論中也說：「一般地為要理解某種戰爭，非首先在產生戰爭的政治上之諸種力量的關聯上推測牠的性質及其主要輪廓不可。」於此可知戰爭與政治的關聯及政治措施對於戰爭克敵致勝上的重要。

政治是組織的表現，德國民族在任何方面都顯示優越的組織力，所以德國民族實在是政治的民族，尤其自從國社黨一九三三年執政以來，政治上的種種措施，無一不為着目前戰爭之適當的準備。懲於上次歐戰失敗的慘痛經驗，任何人民，都有「這次如再失敗，那還了得」的警覺，認為既經引入戰爭。則非獲得最後勝利不可，否則，必致欲求上次巴黎和會之苛酷待遇而不可得，勢不至亡國不止，所以萬眾一心，絕對擁護政治上的措施，絕對信賴國防軍，絕對服從最高領袖的指揮領導。在其餘的國家，總不免有多少對執政者之不平不滿，但在此時之德國，則簡直絲毫沒有；在過去，黨與軍間多少有點意見紛歧，但到現在，則為了戰爭的遂行，已無所謂黨，無所謂軍，全體同仇敵愾，為着國家的勝利而邁進。

德國戰時政治上最大的成功，是統制的貫徹。統制的意義，在他國都是消極的，對某種物資的統制，就是表示某種物資逐漸缺乏；在德國的統制，則有兩種積極的意義：其一，是通過統制而得到公平的分配，使富有者不能多取，而貧乏者不致向隅。其二，是在物資並不會感到缺乏的時候準備起來，先作未雨綢繆，即使感缺乏時也不致陷於恐慌。如食糧問題，在開戰時即採用票制，但到現在還是保持同樣的份量，對於勞力者且發給較多。所以德國的戰時物資配給，實已達公平的境域，尤其對於最下層階級，也因獲得

必要限度的配給而得到生活的保障。

德國戰時統制之另一方面的貫徹，是戰時不正當利潤的嚴禁。在德波戰爭開始的時候，即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希特勒即會宣稱：在軍人於戰場上流血的中國，絕對不允許國內有人作發橫財的企圖，假如有人想利用戰爭發橫財，則非但得不到利益，而且會喪失生命。

由於統制的貫徹及組織的嚴密，實使德國在政治戰上立於不敗的地位；從大局上看來，全德意志的民眾都能深刻理解此次戰爭的目的，整個信賴政府，前線與後方，上級與下級，都結成同仇敵愾的一體，為達到勝利目的而勇往直前，這種現象，實已充分表現「戰勝於朝」的精神，而孫子謀攻篇所說的「上下同欲者勝」，也無非指出這一點。

另一種兵法書吳子上說：「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我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德國能使統制做到這樣貫徹，當然是「賢者居上」的結果，否則，必致如中國之談統制言查辦而網漏吞舟之魚！最下層的德國平民都能得到生活保障，則自然能「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其一致擁護希特勒而對蘇聯同仇敵愾，也當然是「政勝其民」後必然的歸趨。

二 思想戰

孔子所提倡的「明恥教戰」，實在即指出思想戰的重要，正如吳子所謂：「凡制戎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陳慶年在所編兵法史略學「春秋以勵恥為戰本」一節中說：「上不明恥，何以教戰？恥何以明？曰：上重其事，則下不得自輕；優異以禮，使知敬身；激勵以義，使知愛國；知敬身，而後以辱身為大懼；知愛國，而後以負國為至羞。兵之能戰，其由

此矣。」

在別的國家，軍事上遇有挫失，必定竭力加以掩飾，以避免國民的衝動，但這次德國對於史丹林城的悲劇，則非但不加掩飾，而且要深切的訴之於每一國民的心坎，下令停止一切歌舞音樂以誌哀三天，不惜表示事態的嚴重，以促全國上下的痛切反省。

據日本每日新聞派往柏林記者加藤君的報告：柏林市內地下鐵道站最引人注目之處，都張貼着大書「勝利乎？亦化乎？」之標語，一張大紙，當中分開兩邊，一邊畫的慈母抱小孩的和煦光景，另一邊是個半身的凶惡紅軍，其下堆積着僅存皮骨之餓斃屍骸。與這標語並列的，尚有前兩三期所貼之「全體戰爭是到勝利的捷徑」之傳單。這些都是宣傳部長郭培爾的啓示，使每一國民都怵目驚心，能積極起來參加總力戰。自從兩年前德蘇戰爭爆發以來，以前因德蘇協定而暫時抑止發行的闡明共產主義禍害的書籍，現在又充斥於街頭。例如菩提樹街的國際旅行社（即蘇聯對外人旅行者之招待處）現在一變而為發賣反共書籍的舖子。「勝利乎？亦化乎？」之嚴肅的標語，當然會引起路人之密切注意。同時，每天報紙上也將這類標語演繹成論說，加以評述，所以去年冬天的對蘇戰爭，其印象實遠較一般人預想者為深刻。

上次歐戰德國失敗後，身經戰役的名將魯登道夫會慨乎言之：「德國戰敗的原因，大半由於英國的宣傳。」有過這樣辛辣的教訓，所以這次英美蘇聯雖同樣採取誇張宣傳的伎倆，但德國民眾的信念却絲毫不見動搖。如果與上次歐戰比較起來，實在是絕對相反，上次歐戰一開始，德國國內即產生許多的反戰論者，甚至在議會中也相當活躍，遂形成這樣的現象，純粹德意志人則在戰場第一線喋血，而許多猶太人及反國家的份子則在國內任情搗亂，在開戰兩年以後，終於使國內的抗戰意識受到深刻的影響，而英國的宣傳遂有機可乘，所以上次歐戰中德國的敗北，大半是由於

思想戰的陣容欠整齊，此次就完全不同，思想戰的陣容，不僅在消極防禦方面非常堅韌，而且採取英銳的攻勢，使英美蘇聯都互相疑忌。如史丹林雖經羅斯福邱吉爾的敦邀，但均拒絕出國與羅邱會面，就是最顯著的證明。兵法書張子上說：「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德國當局最瞭解這點的重要，所以鄭重聲明：「東線的戰爭，不僅是為德國，乃是為的拯救歐洲，使不致陷於赤化之神聖戰爭。凡欲保全歐洲文化或謀生活之安寧者，均應起而參加此戰。」這種思想戰略，頗奏相當效果，如美國副總統華來斯的演說就很關心到這一點，認為世界第二次大戰後接着還不免有第三次大戰。這樣一來，英美蘇聯間就不免互相戒懼，而所謂聯合陣線，也不免貌合神離了。

四 經濟戰

管子七法篇謂：「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孫子作戰篇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餽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在那時候，舉十萬之師，尚且要日費千金，現代的全體性戰爭，自然消費更甚，難怪當拿破崙的時候，有人問他：「將來戰爭中可以決定勝負的是什麼呢？」拿破崙的回答很簡單，說是「財力」，那人又問：「還有什麼可以決勝負呢？」拿破崙的回答還是「財力」；那人有點不相信，不免再問一下：「此外可操勝券的究竟還有什麼呢？」拿破崙第三次的回答依舊是「財力」，於此，可知經濟戰的重要，實在是「自古已然，於今為甚」。

說到經濟戰，德國更加是準備有素，經濟上的主要原則，即在保持生產與消費的均衡，戰時因為消費驟增，所以生產方面也非與之適應不可，所以在戰爭

漩渦中的各國，莫不皇皇汲汲於增產運動。而生產的三大要素，即為物資、生產設備、及勞動力三種；德國對這三大生產要素，都有充分的整備。採取種種方法以進行增產計劃，如民需工業之極度緊縮、各種產業部門之經營的合理化、生產工程的單純化、規模及材料的統一、勞動力之合理的配置、各工場之技術經驗的交換等，都致力於最善的措施。對於佔領地之既存大工業地帶，也都能加以充分的利用。如法白蘭、波蘭、挪威等佔領地之既存工業設備，都施以最大限度的活用。至於勞動力方面，則在上次歐戰時，確因總動員而使勞動力驟然低下，但在這次戰爭中，則戰至五年餘的現在，國內勞動從業者的人數尚保持開戰前的水準。其原因由於俘虜及女子之雇用及外國人之移入，所以在數量方面看來，國內勞動力絲毫不見減少；即以素質方面說，表面上好像精壯力健的人都去臨戰陣，留女人、俘虜、外國人等不免使勞動效率低下，其實一方面既有民需產業中熟練工人的移至軍需工業，而另一方面外國的熟練工人也紛至沓來，所以軍需工業的勞動力，實比開戰前猶為健全。從法白蘭一區移人的熟練勞動者，據確實統計，已達四十萬人以上。

糧食一項，德國在上次歐戰末期，也有過辛辣的經驗，所以國社黨在執政以後，為了使未來戰爭中不致再蹈覆轍，所以對糧食自給一點會傾全力以赴。一九一三年（上次歐戰開戰前）之糧食自給率為六五%左右，而此次戰爭前則為八三%以上，其後更致力於增產運動，同時由於消費的限制及合理公平的統制，在德國努力所及的歐洲，即使戰事再繼續數年，也決不致陷於飢饉狀態。最近戈林元帥曾在議會中鄭重宣言：對德意志國民的糧食配給將來只會增加，絕對不會減少。去年聖誕節時，對每一家庭都有適合需要的特別配給。

德軍自占領「歐洲的穀倉」烏克蘭以後，由東部戰

線凱旋回家休息的兵士都紛紛帶土產歸遣父母或妻子，如白塔油、酪油、雞、雞蛋等，此種在戰時都為珍品，如果德國國內已像英美蘇聯所宣傳一樣陷入糧食的嚴重恐慌，則他們決不僅帶這些珍品而不帶食糧了。

再從資源方面作一觀察，由於獲得了許多的占領地，所以德國的製鋼能力目前竟超過從前一倍。至於煤一方面，德國素以產量豐富著稱，自從戰後增產計劃實行以來，更有大量之顯著增加。誰都知道，鋼鐵是軍需工業的基礎，由於鋼鐵之大量出產，軍需工業之日形龐大，自然是不待贅言。而勞動力既如前述，並不因戰事而趨低下，且有較戰前更健全之表現，則德國的工業能力，實有愈戰愈強的趨勢，這一點，充分可以說明德國經濟上的強韌性。

還有一點，足以證明德國經濟統制上的成功，即目下德國的一切企業，已決不是資本家的營利事業及博取利潤的機關，而為全體從業員為了國家民族之共同利益而從事勤勞之生產協同體。每一種企業組織，均由一名之企業指導者與多數之從業員共同運營，兩方面都需要為達到生產協同體的共同目的而負連帶的責任。該企業指導者關於企業的任何事項，都由自己單獨負責處理，企業所有者，即股東方面，簡直不能加以任何拘束。

假如企業指導者或從業員發生違反生產協同體觀念的行動，如根據利潤的大小而作經營的標準，由所得的多寡而發生勤怠等情形時，則經勞動監督官的告發，須受名譽裁判所的制裁，罪輕者則受警告或譴責，罪重者則可以褫奪企業指導者及從業員的資格，此種處分雖不是刑法的犯罪而只是社會上的制裁，但嚴重起來，可以斷送在德國謀生之路，喪失了德國國民的資格，其痛苦實有甚於處刑，所以大都不敢冒大不韙而作繭自縛。

這種生產協同體的觀念，顯然已脫離了營利第一主

義，實為德國復興的基礎，同時，也為今日克敵致勝的主要關鍵。

五 結 論

孫子軍形篇說：「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管子重令篇說：「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於此可知克敵制勝之道，決不在衝鋒陷陣之間，也不僅僅在運籌帷幄之內，必須在政治戰、經濟戰、思想戰上都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可以乘敵之虛，一舉而獲戰果。

說苑奉使篇謂：「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其憂在上，其樂在下；賢臣沈駒在焉，不可伐也。』明年，又使觀之，反曰：『可矣，沈駒已死，詔諛多在君之廬，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伐之民必先叛。』莊王從之。」這實在是觀察國家興亡、戰爭勝負之最賢明的方法，蓋沒有一個國家，國內充滿亡徵而能克敵致勝的；同時也沒有一個國家，國內處處都統治得很好，而竟會戰敗滅亡的。

我們既已從政治戰方面、思想戰方面、經濟戰方面，深刻觀察過德國的措施，覺得德國確已立於不敗的地位，德國的敵人，無論蘇聯、英國、美國都望塵莫及，則其「可勝」的基礎顯然已如泰山磐石之固，而其「可勝」的機會也必然可在最近的將來展開。如果有人認為德國擊敗法國之後，轉攻蘇聯為失着，則在德國與蘇聯搏鬥的當中，英美不能舉全力以開

闢歐洲第二戰線，當為更大的失著。如果有人認為史丹林城的蹉跌為德國的致命傷則英美為何見不及此，為什麼不趁這「兵敗如山崩」的場合夾擊德國，使之一蹶不振而穩收勝利之果。兵法上最簡單的原則，就是「兵貴乘勢」。

如果英美有見及此而不敢乘勢，則足以證明英美對於史城的悲劇並未怎樣重視，而對於德國的實力也未敢減低估價。總之，在現代全體性的戰爭中，一城一地的得失，決不足以觀察整個的勝負。戰時的人們，情緒雖不免緊張，但神經却不宜過敏，神經一過敏，就不免為敵所乘，自亂陣線。必須運用冷靜的頭腦，作進一步的深刻觀察。始能探索得戰局的真相與未來的歸趨。

的。

東光公司本店

上海百老匯路七十七號

電話
四三三九五
四二三八二
四二三八三
四四五〇一

資本參百萬日金
總經理 永野郁四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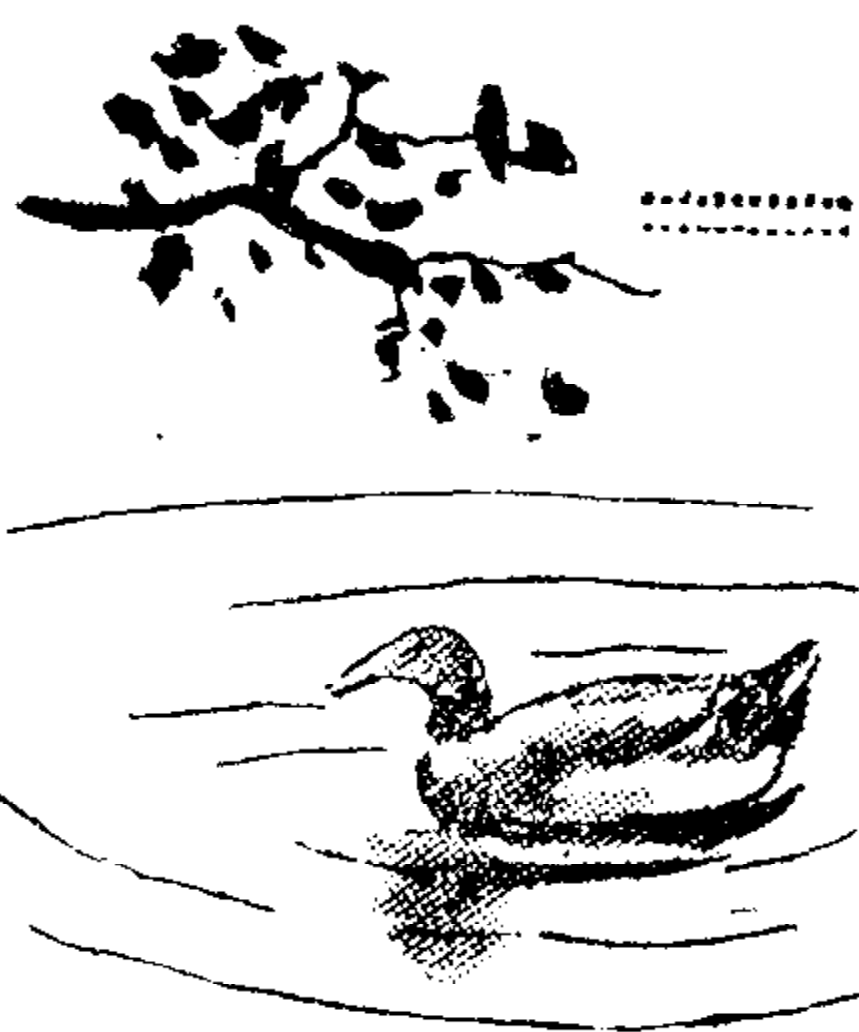
上海圓明園路九十七號
電話 一九六四〇

中支葉煙草株式會社

營業項目

一、煙草之採辦、再乾燥、販賣及運輸
二、煙草之耕作及其指導、獎勵
三、對於煙草之耕作、其指導、獎勵
四、前項所附帶之一切事業
五、相當於前各項之投資及經營

分店 安徽省蚌埠經一路新船塘
經理處 固鎮、新馬橋、水家湖、下寨、安慶、大通、蕪湖、杭州、甯波、京城、東京



文友的大地域性

何海鳴

「文友」雜誌半月刊，現已由繼從前「華文每日」改名而問世，願一述其以文會友的意義，而特別指出其在近代的所含大地域性的重大，藉為大東亞同志同文者告。

這「文友」一辭，是有典的；出於論語顏淵章，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茲若加以解釋，且先談如何而始得稱為君子？但抓住這一句話所包含的意義的核心，是完全注重在那個「文」字上，必以文去會友，要當先有文而後才能去會，由會也方才能有友，如無文，便無可據以為會，也必無有友了。且還有一個原則，必須以文會來的，始得謂為友，友是發生於文，文是會友得友的出發點，除此以外，即無友可言，惟文而後始得真有友，文友的价值，也是順隨著文而後才有光輝的。

何謂文？說文，許慎說：「文，錯畫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錯畫者遼遼之畫也。」交文者：「象兩紋交互也。」此不僅華文漢字的構造法則如是，即世界其他任何一切不同相異的各文字，亦大都如是以筆畫遼遼而成，並相同的以人類交互的情感相交義理相交為最大的作用，便也是一切文字的最大的功效。不過我人今日所提出的以文會友這句箴言，是出諸中國的儒書，自應以華文漢字之文為我人同有之文，而即以此文去會友。

何謂友？說文許說：「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段注，引周禮注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

其解釋友義，乃益加嚴格。夫同師即屬同學，師丞相同，所學當亦相同，應簡單的即可謂為友了；但同師初尚只是一種人為的形式上的序列，而士各有志，人的心理上的變化，多端莫測，難免以人面的不同，雖同師而終亦發生心志上的歧異，即在同一師門而仍分出許多支派，愈離愈遠，致最後演變，或竟完全背叛其師，亦所難言，何況夫友？故同師祇姑能認為朋儕，朋儕，要必以始終完全志同道合者，方得為友。段注又對於从二又相交，釋曰：「二又，二人也，善兄弟曰友，亦取二人而如左右手也。」二人亦如漢字的仁字，推己及人，視若一體，世名之曰同仁，當即是同心同志。及至心志相同，始終不渝，二人便如一人體中的左右手，無異天性上最友善的同胞兄弟了。儒家經籍，注重天倫人倫，以朋友列為五倫之一，合稱倫常，其特別注重於志同道合的友道友誼可知，若非根本上同心同志，又何得許為一體左右手的善兄弟？

以上分別解釋既畢，當又思我人以我人共有的一種華文漢字去會友。何以即能得許多同志之友，都如最難得兄弟之相親相交，成為斯文同骨肉的情態？便又當知我們同有的這一種華文漢字，實即字中有文，文能載道，凡我古東方古中國的王道教化，文化道德，儒家思想，一切皆寄托孕育於這文字之中，最具有化及生民的特效，又包括夫宇宙一切萬事萬物究竟的真理正義，直可德配天地，道貫古今，永永為世界一切人類之所矜式，自可化四海為一家，齊聚一切人類為

手足兄弟，而自然可望其道之合與志之同。

故曾子如是說，以斯文而會友者，即君子之所為，而亦君子方始知其意義，價值，與作用的重大。何謂君子？即志在於行儒家之道，而求其文以載道，以交互推廣此王道教化，嚶鳴求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期有以廣大衆多集結此項同志之友者是。且曾子在「以文會友」下，還更找補了一句「以友輔仁」。「仁」從人二，許說：「親也。」即中庸曰：「仁者人也，」

「二人可親為一體也。孟子又解釋到「仁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為心，是亦即是人道，為人人之可以共遵守者，茲以友情友誼友道來輔助著，藉以推動這王道儒道的教化於全天下全人類，使普偏為全天下全人類一體中心的仁道與人道，這意義便更為神聖重大了！

但是，這樣神聖而近夫神祕的重大的功效，又何以見得呢？古稱書同文，車同軌，鳥獸蹄迹之跡相通，實先以書之同文為最重要。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治，萬品以察，取諸夬夬，揚於王庭，是即為宣教明化的根本。洎夫夏禹，平定大陸，疏導河川，劃分九州，交通以便，故書同文的文運大典，由車同軌而得廣播於無遠弗屆，世之稱華夏者自此始，夏言大也，華言榮也，光也，合之為光榮光大，因而中國漢字亦稱華文，寓有光大之義，最適宜於「大文」此所載之道，即王道教化是。

其後，以大陸的進化，推及於海上交通的打開與擴展，車同軌以外，復有海洋上舟楫之相望，將此書同文以舟楫為交通大工具，亦輸送於海外的各隣邦，其間便首先開闢了中日二國的交通，使這同文的親仁善隣的道義，亦從日本先收到以文會友的大功效，而成為文化溝通文化合流最標準最良好的同志結合的先聲與模範。

中日二國本同位於東亞地區，在天然的形勢上，實若唇齒相依，一衣帶之水相望。且在文化彼此未會合

溝通以前，中國民族已久有移徙至日，成爲血族系統的交流，俱稱黃種，而早有同種的情誼。惟上古時期，同種而尚未同文，情感不能相通暢，意趣不能相示達，心志不能相領會，道義不能相融合，究未躋於圓滿相交友之美境。故後來之同文，實較同種爲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應以同文最親善的關係居先，以顯示爲自古以來最難得的道義相交文字會友的同志！

文

友

自從晉時，王仁以千字文及論語帶到日本，華文與儒教思想始漸得與日本同化。日本古有神道皇道，足以維繫邦國，及再輔助以儒教爲教道，皇道乃益以昌明，文化亦益以日進。又其後，李唐之際，日本的文文化使節與僧徒使節，接踵來華，不但使儒佛合一的文化，灌輸於日，而平假名片假名五十字母的日文，尤合夫中國文字，與儒道佛道書道詩道同得成立，益奠有精神道德上與政教昌明上最鞏固的寶基。而中國亦有揚州鑑真大師的東渡，弘揚律宗，馴至三論中國嘉祥大師所作疏四十萬言，獨傳於日，在宋時即已取回，可謂早已互得其益。明亡後，儒師朱舜水等亡命留日，甚得優禮，以文會友的關係日深。至近代，日本不忘聖之時也與時日新的經義，一躍而爲東亞的近代文化先進國，中國更歷派大批學生赴日留學，日本亦在中國歷辦文化事業，以援助中國的維新強盛與革命成功，期有以共保東亞，幫助中國脫離那英美式殖民侵略的桎梏，先後在華設有東亞同文會，與滿清末年上海的同文滬報，愈益加強同文的道誼。最近，東京湯島孔子聖廟，年舉行祭孔大典，推崇這同文的儒學，復附設有斯文會，輪值開會，講四書諸經義，與出題徵課詩文，本年祭孔後，即曾講論語雍也一章。凡斯宏文的盛舉，不外夫欲充分實踐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精神志趣，以愈益增進中日二國人士同心同情同手足的大義，共同發揚我們共有的文化與教化，藉向建設大東亞光輝的前途而相攜邁進。

久已合流了，漢字文化與儒佛合一的文化，也早已爲中日所合一而共有了，同文同種之餘，復加一天下大道的同心同志的關聯，這種文友的結合，當爲古今國交史上彪炳顯著他無比例的最巨大的成績！雖東亞這一大地域上的其他邦國尚多，如印度佛學，久融合于中日合一的儒道，他如泰國，越南，緬甸等，亦會久已與中國相通，在昔不失爲受過中國文化的影響。然都無如中日二國那樣文友關係的親密，與文化合一的自然成就，其中固因近百年來受英美式殖民侵略的猘毒壓迫阻撓干涉之處太多，幾爲隔絕，而向來文化的水準，不甚相近，致未及多進行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重大工作，如中日之所努力亟趨者，要亦一最大原因，乃於以益顯得中日這種同志相交不斷會合之可貴。

雖說中國近年，尙亦有淪蔣一方，受制于英美，猶在對日延長盲目的抗戰，操東亞同室之戈，自隳壞其民生國脈，迄不知悔，可爲痛心！但絕不致有礙於文友相交的多年的情誼，中國自有正統的南京還都的國民政府，以復興中華保衛東亞自矢，與友邦爲同生共死的協力協作，不失爲君子文友的真精神之表現。其在渝方，縱在昔亦是同文，但亦儒學同師之朋而已，今日彼等已喪心病狂，離經畔道，甘受英美的蠱毒，棄師教如敝屣，便不僅不是友，甚亦可取消其爲朋的資格，而只有澈底加以討伐與排除。惟我們與友邦，乃真正的道義的同文同志之友，自當愈益親切，愈益合作，除對於非友者應斷然予以割席的處置外，亦更應積極的共同重視這同志之同一志向，取爲共同惟一的目的，以作爲共同提攜前進的指標。

這同一的目的，初猶不僅限於中日二國相互以道義實力協助的狹窄的範圍，而應以東亞的廣大地域，爲共同邁進的指標與對象，以共謀此東亞大地域的文化及大會合。並且，我們這種文化與共同所持的這種以

文會友的大道，其先天的自來上，即已有這種大地域性的賦與。

原來，我們共有的這種文字，是包括了全部的古王道教化與儒家思想，舉凡六書的義例與文學的軌範，在在皆附麗有原道徵聖宗經三大原則，而悉可以六經爲詮註。儒家孔子雖集其大成，實則肇源于古先王，以夏后氏文運之興急隨著海陸交通開闢而擴展，其地域性初便不限於中原。縱訂有華夏夷狄的界說，而要在尊王賤霸，視其能否歸順王道教化爲伸縮性。其初，內周魯而外諸夏，以諸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惟知霸道之故。及以王道感召，仁義勸說，儒文以昌，文友漸盛，遂進而內諸夏外夷狄。然夷狄亦並不是什麼壞名詞，昔文王猶稱西狄，但能服膺王道，一樣仍無內外華夷之分，且儒家尤特別注重推其德化於遠方，以隨時擴大其教化的地域性。故教化的推廣，乃儒家最理想的最上的生命，孔子欲居九夷，以君子所居，卽爲不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實遠與尙書所謂「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的王政相符，推其極乃如禮運所說：「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躋於大同，方是王政的最高理想的至善之境。近有人誤會以爲儒家欲以大同政治理想及文化之力征服世界，其實不然，大學祇言平天下，而並不云征服天下其主旨全注重天下之共有其公，各得其平，以德化而使天下自然心悅誠服，自納於書同文車同軌之內，其方式也無異於那以文會友最中正和平的表現的。且鑒及於日本，皇道之所云「八紘一宇，萬邦萬民各得其所，」以促成世界人類悠久的和平，實也是這種最崇高的王道教化精神之表現！

在今日，這種王道儒道，以及以文會友的地域性，是更需益加擴大了。初不以中日二國之文化溝通會合

文

爲限，實應緊隨着大東亞聖戰勝利的進展，於施行大東亞新秩序的文化建設時，排除乾淨了百年英美的霸道功利惡思想，回復東亞人之東亞的本來文化道德，期大東亞的更生，共榮，悉成爲大東亞內王道樂土，其精神建設，生命創造，自應以王道儒道爲經，以中日共有的最優良的文字爲緯，具以文會友的方式，使這友道仁道，廣能吸收我大東亞各地區一切以興亞爲志的大同志，共同拓展此文友的最大地域性。且我們大東亞的新秩序，原即與德義內歐洲新秩序緊密相配合，將來把世界舊秩序完全推翻，獲得最大的勝利，即應爲王道的世界新秩序共同的建立，世界不拘任何文字，都能憑轉譯融合而共載茲王道，我人以文友的精神進而大會合於世界的王道的同志，推廣其仁學與友誼，是簡直以世界爲文友內最終極廣遠的大地，可實現天下大同的最高的理想了！

友

目下，「文友」是尙在上海以華文發刊，其會友與其集結同志的範圍，當仍只在大東亞的大地域性之下。以其地域，如新解放的南洋諸邦國部落，在昔固已有華文多少均流傳，與華僑等文化的推動，如南洋各島舊有的馬來發行的叻幣，及越南幣，爪哇盾，郵票等等，皆有漢字壹圓或一仙二仙的附印，又各地所通郵信，其地名各有漢字的專譯，如新加坡、巴城、新福州等、僅憑信面上的漢字亦投送無訛，可見漢字文化影響之深。惟惜華僑在人事與人力上，歷來於推動漢文化頗缺積極，又多阻礙，致未能得條理的宣暢，而閩粵人語音不一，亦甚少文字推進的統一性，遂終于窒礙層層，無有進步。今日，由於日本之主動大東亞解放戰，建設大東亞新文化，遂多以日本文行之，這卻是很適合於一切的條件。

我原已說過，中日文字雖間有不一，而文字上所載之道，卻早已合流與合一。且日文中字母皆與漢字同

形，注音以外，又糝雜配合得一些純粹的漢字，極爲洽當，而漢字的訓話上，亦仍是王道儒道的一切經義，充分有同樣載道的功用。昔有一時期，日本似亦有以羅馬字母代五十假名之說，凡有識者均極力反對，今之岡部文相，即爲當日反對最力之一人，而漢字尋亦運用日多，以華文爲中學必修之課。良以東方古文化，許多有關王道儒道的純正經義，是絕對離不開那種漢字上單字的形式，如中心之謂忠，二人相對之爲仁，各如其心之謂恕，與人言之有信，止戈之爲武，若不照原來的單字寫出以作說明，原義幾爲湮沒，反須多加費話，注音字符只能尋聲，而漢字音同字異者太多，全仗指事會意象形假借等幾例，爲之分別表現與闡釋，中國近年亦有注音字母，其功用狹小簡單得只能注音易認，可見漢字終不可廢，日文獨於漢字採用得不多不少，恰如其分，至爲適當，又有假名輔

助得易讀易解，絲毫不失其所載道的精髓，是誠日文一最大優點。今在大東亞大地域上，有日文的普及，南洋各地方人士，必能易學易記，脫盡其從前所受英美荷教育與文字麻醉毒的桎梏，重生其東亞人的精神道德，是即於無形中附帶得將漢字文化的優美處，與其所具有的王道儒道教化的崇高思想，均隨於日文的廣播悉行注入，也另不用專作華文漢字的教法了。

因而在大東亞大地區內，以日文會友輔仁，吸收大東亞的同志亦即是此種君子以文會友儒家學說之所擴大實行，雖變而并不離其宗。至於中日二國，同爲東亞軸心，又同是大東亞王道教化發動力的中心機紐，自更須力求精進，慎作此等文字教化上綱領的整理，精髓的發掘，材料的選擇，出品的佈送，與一切推動方法的釐訂，以企求大東亞大地域的普及。今「文友」問世，便恰好先在中國盡其這種使命，以文會友，先集結成中國同志，對復興中華保衛東亞視爲一件事

，同作文化上貢獻的協力；繼而推進於中日二國間也還是同此文以爲會友的工具，謀中日文化歷來溝通合流的最大的完成，共同弘揚王道儒道，相偕對大東亞大地域與世界全球以邁進，吸收更多的大東亞與世界的文友與同志，以實踐大同的理想。

文友們！王道儒道的同志們！大家都來努力吧！我們當以參戰的大無畏的精神，秉其所學所志，都來踴躍參加這個偉大的文會，以友輔仁，剷除盡舊世界一切窮道不仁的垃圾，灌輸以世界大同的王道的人類新生命，在斯文的精髓上，經義上，多多有所研討，有所貢獻，光大此文友的會合，完成其我們文友同志們最神聖崇高的使命吧！

投 機 團 積 之 結 果



作凱華



不久以前，日文大陸新報上曾刊出一篇關於創造社的回憶文字，是內山完造與陶晶孫二人的對談，內山完造雖是日本人，但旅居中國多年，和中國文化界過從甚密，並且還是魯迅的老友，陶晶孫則是創造社的一份子，由他們二人來談創造社的情形，想來該有饜飶我們見聞的地方，可是失望得很，那篇關於創造社回憶的談話，舛誤和疏漏的地方竟然隨在可見，不但對創造社的成立，發展，消滅的過程不能原原本本的作系統的敘述，甚至對幾個重要的問題（大陸新報問的），都回答不出所以然來。例如大陸新報問：「左聯成立時已有創造社了嗎？」陶說：「已有了。」內山說：「已有了嗎？」出漢被拉入……好像是入了那裏的噯噯兒。」事實上，左聯的成立還在民國十九年，左聯成立時，創造社不但早已有了，而且已經過了牠的黃金時代遭到被查封的命運了。又如

大陸新報問：「當初創造社和魯迅的關係不是很壞嗎？不知和左聯的結合又是怎樣的經緯呢？」內山的回答却是：「並沒有理由的。」實際上，和創造社筆戰過的魯迅，一變而成左聯的盟主，這其間確實有很大的經緯，在兩方面互相斡旋，使得本來如冰炭不相容的兩方，終於釋嫌修好的結合起來的，完全是馮雪峯（畫室）一人的功勞。倘若內山氏對這還不大清楚，那麼陶晶孫一定更不清楚了。因為陶晶孫雖是創造社的一份子，創造社叢書中也列有他的「木犀」和「音樂會小曲」兩部創作，但他在創造社中，不論是前期和後期，都未居過重要地位，他比較活躍的時期倒是在創造社被封和左聯成立以後，由他來回憶創造社，其語焉不詳，正是無怪其然的。作者和創造社雖然沒有什麼淵源，但寢饋新文學已有十餘年歷史，旁觀者清，對於創造社的始末情由倒比較熟稔，

同時覺得創造社這文學團體在新文學運動中所建立的功績的偉大，及其在青年羣中影響的雄厚，都有較詳細地把牠的歷史錄錢下來的價值，所以遂作這篇「記創造社」，目的倒並不在於補正內山完造和陶晶孫二人對談的舛漏，而是想為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保留一部份珍貴的史料。

創造社的成立，大約是在民國十年，成立的地點並不在中國，而是在日本東京，原來發起組織創造社的幾個人如郁達夫，張資平，郭沫若，成仿吾，王獨清，穆木天，鄭伯奇等，差不多全是當時的留東學生，他們所學的雖然並不完全是文學，但因個性多半喜歡和文學接近，課餘也常常有作品寄到國內各大刊物上去發表，彼此的興趣相同，大家集合在一起，遂有組織文學團體和出版刊物的計劃。至於把社名定為「創造」，則是出於郭沫若的提議。

創造社雖然成立於東京，但是刊物却不能不到國內來出版，於是大家便公推郭沫若和郁達夫二人回國主持刊物出版事宜。當時國內新文化的空氣雖然非常濃厚，但出版新文化書籍的書局却還寥寥無幾，許多新文化團體所出的刊物，不是自己集資印刷，就是附在報紙裏面發行，唯一的大出版機關只有一家商務印書館。創造社初時也會和商務接洽，想由商務來出版他們的刊物，但商務自己早已已有一種文藝刊物，就是把出過十一卷的小說月報加以革新，派請沈雁冰主持輯務，並且還設立了一個文學

研究會的團體，商務當局對郭沫若和郁達夫二人雖很重視，却無意另出新刊，郭沫若等無法可施，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改和泰東書局的主人趙南公接洽。泰東書局雖是一家小書局但泰東主人趙南公的眼光却很遠大，當上海許多小書局都還在競出鴛鴦蝴蝶派的書籍刊物時，他早已改變方針，在出新文化的書籍刊物了，不過因為找不到人才，所以出的東西多半沒有銷路，這時見郭沫若等肯來和他合作，正是求之不得，連忙一口答應，不過因為經濟比較困難，不肯出月刊，要出三個月一次的季刊，郭郁二人也同意了，因為這在集稿方面可以比較從容一些，並且他們同時還在中華日報附出一個創造日記，時間方面也忙不過來。

創造季刊是採取的輪流編輯制，第一期由郁達夫編，第二期由郭沫若編，第三期出版時成仿吾恰好也回國了，便由成仿吾主編。創刊號出版於民國十一年八月，內容有郭沫若，王怡庵，何畏，成仿吾等的詩，張資平的短篇小說「她懷望着祖國的天野」和長篇小說「上帝的女兒們」，田漢的獨幕劇「咖啡店之一夜」，郭沫若的詩劇「棠棣之花第二幕」，郁達夫的短篇小說「茫茫夜」，這些作品雖還不能說是成功之作，但比較起初期小說月報裏面的作品來，水準却要高得多了，所以出版後銷路很好，不多幾天便銷售一空。泰東方面沒有料到會有這樣好的銷路，反而懊悔季刊出版日期相距過遠，於是便自動降格相求

，請郭沫若等代他另編一份週刊，這便是繼創造季刊而出的創造週報。

創造週報創刊於民國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版式是十六開本，較創造季刊為大，篇幅却薄得很，每期只有八頁，至多祇能刊四五篇文章，文字却短小精悍，引人入勝，例如創刊號中成仿吾的「詩的防禦戰」，第三期中靈元的「致青年的一封信」，都曾引起青年莫大的同情。創造社的聲譽，也由此蒸蒸日上。

創造社最初是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其實他們本來沒有什麼立場，郭沫若在動身回國辦雜誌前對陶晶係說：「我們握住新浪漫主義而做吧。」這話也許可信，因為創造季刊創刊號中就有郁達夫譯唯美派（即新浪漫主義）作家王爾德的「杜連格雷畫像」的序文，同時因為文學研究會一派提倡寫實主義，主張「為人生而藝術」，有心想和他們對壘遂以浪漫主義相標榜，也正是情理之中的事，恰好當時的青年們剛從舊禮教的旗幟下解放出來，正都深刻地感覺性的苦悶，對於郁達夫張資平等充滿浪漫氣息的戀愛小說，可謂投其所好，遂都表示熱烈的歡迎，同時他們也歡迎郭沫若王獨清的热情橫溢的詩歌，成仿吾的大膽潑辣的批評，創造社擁有這許多受青年歡迎的作家，所以他們的聲勢凌駕同時的各種文學團體以上，實在也是無怪其然的。

可是創造社所出的幾種刊物壽命却都很短，創造季刊出至二卷二期停刊，共六期，歷時一年有半，創造週報則出滿

一年五十二期後終刊，創造日僅出百期，只有三個月零十天的壽命。這幾種刊物，除了創造日是附在中華日報內發行，不得不受報館方面的支配外，其他兩種刊物的停刊，都是由於泰東書局方面藉口經濟上的原因，其實泰東出版創造社的東西不但沒有虧本，而且大獲其利，他所以要這樣藉口，乃是發行創造社的刊物利息反不如發行創造社的叢書來得優厚，商人只知道牟利，那裏顧什麼文化不文化，因此便寧願發行叢書而不願再出刊物了。

說到創造社叢書，可謂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以作家被書賈剝削得最厲害的一次，同時也是創造社和泰東書局的關係破裂的因素。原來泰東書局主人趙南公，是個工於心計的商人，他見創造社所出的刊物深受讀者歡迎，便把郭沫若郁達夫請入哈同路民厚里泰東書局編譯所，要求他們代他另編一套創造社叢書，郭沫若等因為這工作非常容易，只要把刊物上已發表過的作品搜集起來出單行本，另外把幾部未發表的長稿湊進去充數就可以，所以就慨然的答應了。這一套創造社叢書包羅很廣，先後共計出有十餘冊，創作方面計有郁達夫的短篇小說集「沉淪」，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和「星空」，張資平的長篇小說「愛之焦點」，周全平的童話集「煩惱之網」，倪貽德的短篇小說集「玄武湖之秋」等。翻譯方面最著名的是郭沫若譯的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和德國托姆的「茵夢湖」，曾經風魔了不少

青年男女的心，此外還有鄭伯奇譯法國古爾蒙的長篇小說「魯森堡的一夜」，穆木天譯英國「王爾德的童話」，及法國法朗士的童話集「蜜蜂」，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集「新月集」等多種，此外還有一種創造社小叢書，內有郁達夫的短篇小說「躋羅集」，郭沫若的詩經今譯「卷耳集」等。這一套叢書，因為發行方面不像刊物那樣的具有時間性，所以銷數非常之廣。可是銷數雖廣，利益却全入泰東主人趙南公的囊橐，郭沫若郁達夫等一批作者的版稅竟然毫無着落，每次在趙南公面前提起版稅來，他總是笑嘻嘻的說：「你我自己朋友，何必計較，要多少錢用只管向我拿就是了，版稅可以等將來再算。」郭沫若等畢竟都是文人，沒有應付市僧的經驗，加之趙南公在表面上對他們優禮有加，隔幾天給他們一些零用錢，他們也就不好意思再開口了，這樣久而久之，創造社叢書的版稅竟成了一筆濫污賬。無如他們雖肯讓步，其他作家却不願使自己的心血化成虛耗，屢次來信催索版稅，郭沫若等無法可施，只好去和趙南公商量，趙南公却仍一味推諉，不肯拿出錢來。郭沫若等這時也看出趙南公意在剝削他們，也不免有些憤憤不平，便嚴厲地向他提出最後交涉，要他把創造社叢書的版稅結算清楚，否則不辭和他決裂。趙南公這時已把郭沫若等利用了個足夠，靠着這幾本叢書刊物的紙版，也已夠他享用這一輩子，沒有再利用創造的必要，並且估量郭沫若等幾個無拳無勇的

資本金 參仟萬圓整 本社地址 奉天市鐵西區



滿蒙毛織株式會社

上海營業所

上海江西路漢彌登大廈二四〇號

電話一五五四九 · 電報掛號シヤシハ・マシケ

文人，也沒奈何他何，對於他們的最後交涉，居然竟顯出一種愛理不理的神氣。郭沫若等見交涉無效，一怒之下，便相率脫離了泰東書局，準備自己來成立創造社出版部。

文

不過他們畢竟都是些文人，缺少資財，赤手空拳的要想成立起一個出版部來，確實不是容易的事。便是趙南公也估量他們不會成功，有恃無恐。誰知到了民國十五年，創造社出版部居然竟宣告成立，繼續發行起書籍刊物來了，而且完全是自力更生，並未憑藉什麼大腹賈的資助，這一番功績，要歸之於創造社的一位小夥計周全平的身上。周全平創造社本來並無什麼淵源，不過因為他性喜文藝，當他在南翔做事的時候，間或也寫一些作品，向創造社各刊物投稿，這樣便受知於郭沫若，把他援引到創造社中來。其實周全平的文章寫得並不好，他最擅長的還是做生意，當郭沫若和他談起成立創造社出版部的事情時

，他竟一力承擔了下來，原來他早知道創造社業已在一般青年羣衆中留下很好的印象，正不妨加以利用。他的計劃是先把創造社出版部的名義揭出來，然後再用這名義去向青年們募股，股額定得很低，每股只要五元，入股後的利益却很大，凡是創造社的股東，定閱創造社出版的刊物都可以得半價優待，購買創造社出版的書籍則可得六折或七折的優待，這就是利用青年們的金錢來印自己的書籍刊物，再從中獲取利潤。這辦法確實很巧妙，當時醉心於創造社那班人的作品的青年爲數很多，所以創造社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已募足了股份，正式進行起他們的事業來了。

當創造社業已和泰東書局決裂創造社出版部却還沒有成立的中間一段過渡時期裏，恰好有一個新書業商人乘機崛起，這便是前光華書局主人後來又開上海雜誌公司的張靜廬，他本來也會在泰東書局任過事，親眼看見創造社的書籍刊

物受一般青年讀者的歡迎，等到創造社和泰東書局決裂以後，他便乘機集資創辦光華書局，接受創造社各作者的稿件，先後出版的計有郭沫若的「文藝論集」，戲劇「三個叛逆的女性」，張資平的短篇小說集「羣拉梭」與「梅嶺之春」，王獨清的詩集「聖母像前」，周全平的短篇小說集「夢裏的微笑」和「苦笑」，成仿吾的文藝批評集「使命」和短篇小說集「流浪」，以及「創造日百期彙刊」，另外還有一種半月刊，名叫「洪水」，由周全平主編，直到創造社出版部正式成立後，「洪水」和其他幾種書籍纔移歸創造社去出版。

創造社出版部成立後所出的幾本書籍，確實非常精彩，尤其是張資平的長篇小說「飛絮」，和郭沫若的長篇小說「落葉」，幾乎成爲青年們的枕畔珍寶，人手一編，行銷鉅萬，這不但由於內容的動人，就是形式方面，也非常美觀，封面和裝幀的圖案，統出於葉靈鳳的手

筆，可說自有出版物以來，裝璜沒有如此精美過的，自然更使青年們愛好了。可惜以前交泰東書局出版的幾本叢書，行銷已久，讀者衆多，沒有更大的銷路，不值得收回版權來重排，不過「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因受青年歡迎的關係，會重印過一次，和泰東的那一本鬧成了個雙包案。創造社出版部最初的出版計劃，雖偏重於出版叢書，但也沒有忘記繼續創造季刊和創造週報的未竟之業，所以在成立後不久，就出版創造月刊這同人雜誌，以繼續過去的精神。創造月刊創刊號出版於民國十五年三月一日，內容有成仿吾的「文藝批評雜論」，郭沫若的「論節奏」，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的詩，張資平的短篇小說「密約」，郁達夫的短篇小說「寒宵」與「街燈」。篇幅雖較創造季刊略薄，文字却更爲精彩，發刊詞是由郁達夫寫的，內有「創造社脫離各資本家的淫威而獨立」，和「在這個弱者處處被摧殘的

寫真應用 高級美術印刷

上海印刷有限公司

本社 上海蘇克而路三十三號A 電話四〇〇三七 四五九二 四〇一四一
第二工場 上海華盛路一一〇〇號 電話五一三三 五一三三一
第三工場 上海昆明路四〇五弄三七一四三號 電話五一九七七
漢口工場 漢口日本租界和平街一一五號 電話二二七九四

社會裏，我們若能堅持到底，保持我們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為天下的無能者被壓迫者吐一口氣」等語，足以表示他們對泰東書局的積怨未消，以及終於獲得自力更生的欣慰。

可是這時正是北伐的前夜，創造社的作家，除了一部份留日未歸的以外，其餘的幾個，在這國內政治形勢日益緊張的時期，都紛紛各奔前程，郁達夫成仿吾受廣州中山大學之聘，前往担任教職，郭沫若則更飛黃騰達，在當時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的手下當起科長來，對於創造社出版部的事務，都無暇兼顧，只好交給一羣小夥計去幹。這一羣小夥計，便是周全平，葉靈鳳，潘漢年，周毓英四人，而以周全平為其中最主要的人物，葉靈鳳和潘漢年二人另外代

友 文

光華書局編有「幻洲」半月刊，對創造社的事情也很少過問，所以周全平遂得上下其手，從中舞弊，創造社各作家風聞周全平有措油中飽的事情，遂公推郁達夫回滬查賬。周全平得知郁達夫來滬的消息，索性先下手為強，悄悄的捲了社中的一筆錢，不辭而別，到關外辦農場去了，等到郁達夫來滬，早已人去樓空，幸虧本外埠的存賬還多，加之關心創造社的青年日增月盛，所以稍加整頓，便恢復原狀，不過創造月刊已因此脫期了五個月，「洪水」半月刊竟告停刊了。

「洪水」停刊以後，郁達夫的意思頗想復活「創造週報」，已經在報上登出了預告，徵求定戶，不料這時國內形勢

又復轉變，清黨事起，郭沫若從武漢鐵羽歸來，匿居於北四川路附近，除了翻譯歌德的名著「浮士德」第一部外，復想利用創造社來做政治性的文化宣傳的策源地，這在郁達夫是很表反對的，由於雙方主張的不同，於是這兩個多年的好朋友之間，竟發生了齟齬，郁達夫開始登報聲明脫離創造社，不久郭沫若亦亡命赴日本，喉使京都派河上肇博士幕下的一羣門生回國接收創造社，而創造社也就從這時候起，開始由前期轉入後期，提倡起革命的普羅列塔里亞文學來了。

後期創造社的人物，除了化名麥克昂的郭沫若，和成仿吾，王獨清等人外，鄭伯奇，陶晶孫，穆木天等也都在這時回國了，這些都是由前期轉入後期的，另外還有一批新的人馬，則是馮乃超，黃藥眠，龔冰廬，洪靈菲，沈起予，段可情，邱韻鐸，華漢，林伯修，李初黎，彭康，朱鏡我，李鐵聲。尤其是華漢以下的這幾個人，不但有深厚的文藝理論的修養，而且還有豐富的社會科學的知識，後期創造社得有這樣一批新的生力軍加入，聲勢之盛，遠過往日，當時他們的計劃，是把已經登報預告過的「創造週報」停止出版，改出「文化批判」月刊，後來又嫌僅有這兩種刊物還不足以發揮所長，續出專載哲學社會科學文字的「思想」月刊，和小型的一般性讀物「流沙」半月刊兩種，色彩也一天比一天明顯了。

不過他們事先也曾顧慮到這樣大舉宣

傳和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主義，說不定會遭受當局的干涉，所以特地聘了位劉世芳律師做他們的法律顧問，以資保護，然後開始來進行他們的出版計劃，內部改採編輯委員會制，負責較多的人物是王獨清，成仿吾，李初梨三人。為吸引青年的興趣起見，還舉辦了一次創造社文藝獎金，以一千元的代價徵求一部長篇創作小說，獲得這筆文藝獎金的人名叫汪錫鵬，他的得獎小說的名稱叫做「結局」。

現在要說到創造社與魯迅的筆戰了。

本來創造社在上海，魯迅在北方，兩下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誰知事有湊巧，魯迅所主持的語絲，因為在北方備受奉系軍閥的壓迫，南遷來滬，魯迅本人也到廈門廣州去教了幾個月書，回到上海，就在上海住將下來，恰好創造社內部發生分裂，脫離了創造社的郁達夫，無所歸屬，竟到北新書局去，和魯迅一同編起「奔流」月刊來。兩人在文壇上享名都很盛，如今合在一起，自然很有號召青年的力量，這使後期創造社的一班人很覺看不過去，他們都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同時又自恃立場正確，便開始聯合起來，在文章中對魯迅極盡冷嘲熱諷的能事。魯迅這時還充滿了個人主義的思想，把自己的聲名看得很重，並且素來經人趨奉慣了，那裏容得他住，於是便在語絲上寫了一篇「醉眼中的朦朧」，痛斥創造社提倡革命文學的不當，這一來，便引起了一場轟轟烈烈如火如荼的大筆戰。

首先是成仿吾，化名做石厚生，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一篇「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以為反攻，接着創造社的姊妹刊物太陽月刊，也發表了錢杏邨的一篇「死去了的阿Q時代」，批評魯迅所著「吶喊」中的「阿Q正傳」小說，那篇說阿Q的時代業已成爲過去，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許多刊物，一致向魯迅取着攻擊的態度。在這大舉圍剿之下，魯迅却不慌不忙的從容應付，他先根據當時報紙上所載的一件和阿Q正傳中的社會背景人物意識差不多的新聞，以證明阿Q的時代實在還沒有過去，接着又把他餘的攻擊一一駁斥倒了，他的雜感隨筆素來以筆鋒犀利著稱，不消三言兩語，已使當之者啼笑皆非。創造社見不能以編錄取勝，便想從理論上攻倒魯迅，於是便由成仿吾出馬，寫了一篇「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把五四到一九二七爲止中國新文藝界隨時代的進展而遞嬗轉變的必然趨勢，說得頭頭是道，無懈可擊。成仿吾本來擅長寫文藝理論，這篇文章更寫得出色當行，可是篇末無意間加上了一行「一九二八年某月某日於修善寺」的小字，却被魯迅據以爲反攻的藉口。原來這修善寺乃是東京有名的避暑勝地，以革命文學家自居的人，不和大衆同甘共苦，却獨自逍遙自在地躲在有名的避暑勝地修善寺裏，寫他提倡革命文學的大文，豈非太覺言不顧行？魯迅當然不肯放過這良好的口實，便在語絲的隨感錄裏寫了篇「革命文學家於修善寺」，雖祇輕描淡寫，却已挖苦備

文

友

至。另外又寫了一篇「匾」，引他故鄉紹興一則有名的故事以為比喻，大意是說有兩個秀才到某廟去看匾，這兩個秀才都是近視眼，到了廟門前，甲秀才大贊匾上的字寫得如何龍蛇飛舞，乙秀才則大贊匾的形式如何富麗堂皇，正在一搭一擋大吹大擂得意非常的當兒，不料旁邊却有一人冷冷的提醒他們說：「匾還沒有掛上呢！」兩秀才大慚而退。這一則比喻，言外之意，等於說創造社那班人儘管大吹大擂的提倡革命文學，實際上却好像近視眼看匾一樣，匾還沒有掛上，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提倡革命文學還沒有到時候。這兩篇文章發表後，創造社那班人分外惱怒，索性在某期的「文化批判」上，出了個「魯迅」專號，比魯迅為十六世紀西班牙小說家西萬提斯筆下的「吉訶德」，說他是個頑固不化，愚而好自用的人物，這不但不能攻倒魯迅，反而顯出他們這一班人業已成為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了。這一場大筆戰，直到民國十七年年底才告結束，魯迅當時不肯甘服，不過創造社對他的攻擊，也並非全無益處的，便是他自己後來也說，當初要是沒有創造社那班人擠逼他，使他發奮去讀社會科學的書籍，恐怕思想的轉變也未必會有這樣快呢。

民國十八年春天，創造社正想重整旗鼓，剛把二卷六期的創造月刊新年號送將出來，不料已遭當局注意，把設立北四川路麥拿里四十一號的創造社出版部查封，從此這在新學運動中會起過巨大影響和作用的文學團體創造社，便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了。

創造社被封以後，創造社那一班作家，雖如陶晶孫所說那樣，在左聯裏面，仍以創造社而凝結着，但聲勢已遠不如往日之盛，因為創造社的幾個主要作家如李初梨，彭康，朱鏡我，華漢，林伯修等均已被捕，成仿吾出國赴歐，郭沫若在日本不能回來，在左聯裏面比較活躍的，僅有陶晶孫，鄭伯奇等有限的幾個人物，到了民國十九年下半年，藝術劇社被封，民族文藝抬頭，創造社才真的烟消火滅了。

至於創造社那一班作家現在的下落，據我所知，除了王獨清病死，洪靈菲殉國，彭康，朱鏡我，周全平等不知去向，成仿吾，潘漢年在赤都延安，郭沫若，馮乃超，黃藥眠，李初梨，華漢，沈起予，林伯修等在重慶和桂林，張資平，陶晶孫，周毓英，龔冰廬，邱韻鐸均已參加和運，郁達夫遠走南洋，葉靈鳳離港，鄭伯奇在西安，穆木天在昆明，雲散風流，提起來也足以使人生滄桑之感哩！

風 秀 最 高 廉 品 世 界 醫 靈 伯 爾 新 學 化 療 法 於 是 奇 神 力 效 實 量 用 使 最 優 有 也

◎適應症◎
全化膿性疾患
面 皰 癬
扁 桃 腺 炎
丹 毒
猩 紅 熱
惡 性 瘡 癩
流 行 性 感 冒
中 耳 炎
肺 炎
膀 胱 炎

特 靈 伯 爾 片

五 淋 白 濁 靈 藥

製 造 總 發 售 處 第 一 製 藥 株 式 社 會

本 社 東 京 市 日 本 橋 區 戶 橋 三 丁 目 出 張 所 上 海 文 監 路 四 二 一 號 代 售 處 各 地 大 藥 房 均 有

文

友



雖然每天要消耗幾隻香煙，但比較說起來，却並不見得是有吸煙的科學知識。

知道自己的體溫，推測氣候的冷暖，或者澡水的適溫的這種心得，但對於煙草燃燒溫度却好像並沒有什麼感覺。我們手所能接觸的熱水、最高限度也不過是攝氏表的五十五度到六十度而已，但距口唇一寸遠近有着攝氏五百度前後的高溫，其燃燒熱當到達三千五百至五千個卡路里。例如為防止鑛山，工場等處的爆發，和引火性物質管理的地方之禁煙，這就是科學上的一個明證。

關於吃煙的科學，其製造關係方面，實在是不能不詳加研究的。舉一個例子說吧！製品中水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大體說來約在十二%最為適當，此時當可發揮其最高度的品味。經驗告訴我們，在冬季乾燥期，放在口袋裏的乾燥了的煙草，其水分大都是八%，梅雨期則以過分潮濕的原故約在二〇%左右

，此種不適當的水分量，對於品味之發揮，的確有着不少阻害。

狂飲着含有大量鹼質的茶和咖啡，而並不以為和煙草裏所含的尼古丁樣也是害人的事，的確是非常奇怪的。說尼古丁是緩和劑，這好像只是不喜歡煙草單為賣藥而言的「煙草有毒論」的另一問題，據一般醫學界的研究，則僅為一種生理作用而已。這些在神經系統，血液循環系統或呼吸，消化器的障礙，以及臨床實驗研究的結果裏可以隨時讀到的。不過這種研究對於世界吃煙趨勢倒還

並沒聽說發生什麼大的影響。雖然看見了法令的明文禁止，但不能有永久性的效果，是可以相信的。然而能夠使過分愛吃煙的人，稍稍注意一下總是好事。其實也不只是吃香煙，無論什麼，過分了都要有害，比方吃飯呀，喝酒呀，又豈獨煙草如此呢。

總而言之，適量的吃煙，總算是日常

生活裏的一種安慰和興趣。

像說在酒裏有酒精一樣，從很早以前煙草與尼古丁的關係，便深刻的印象在一般人的腦裏了，「煙草之主要成分便是尼古丁」這樣的誤解是很容易發生的。在生理上說尼古丁之生成全然是由於煙草植物體而來，那麼自然容易作如是想，不過這只是為了「主成分」與「特有成分」的意思沒有分清楚的原故。煙草所特有的尼古丁就是屬於化學裏鹼其實質之一種，除此以外其他的植物裏尚未發現過的有名的東西。

吃煙草而使人疑感到要影響生理與體格，純粹是爲了有尼古丁存在的關係，「用化學的方法，將尼古丁提去的煙草根本沒有」，這種說法，是很大的誤解。要知道如果真正達到將尼古丁從煙草裏提出去的目的時，那麼也就僅能領略其幾分的品味，或者就像用其他別的植物葉來代替煙草一樣的程度。至於酒，如果將酒裏的酒精提取出去時，那是一點趣味也沒有的。

而且比辛辣的尼古丁更富於強烈刺激的品味，我敢斷定說一句，在人間正不知還有着多少。

雖然無疑的尼古丁是一種有毒物質，但從衛生上講起來也還沒有那樣過分小心必要，因為有許多長年吃煙的人們，他們並沒有爲了吃煙而在生理方面引起什麼變化。一隻雪茄中所攝取的尼古丁，如果給一匹犬內服時，是足以使牠斃命的，然而同一的犬如果僅是使牠吸煙草中所發的煙而令其中毒到斃命的程

度，那麼便非繼續的吸四百隻雪茄不可，所以隨便的就恐佈於尼古丁的中毒，實在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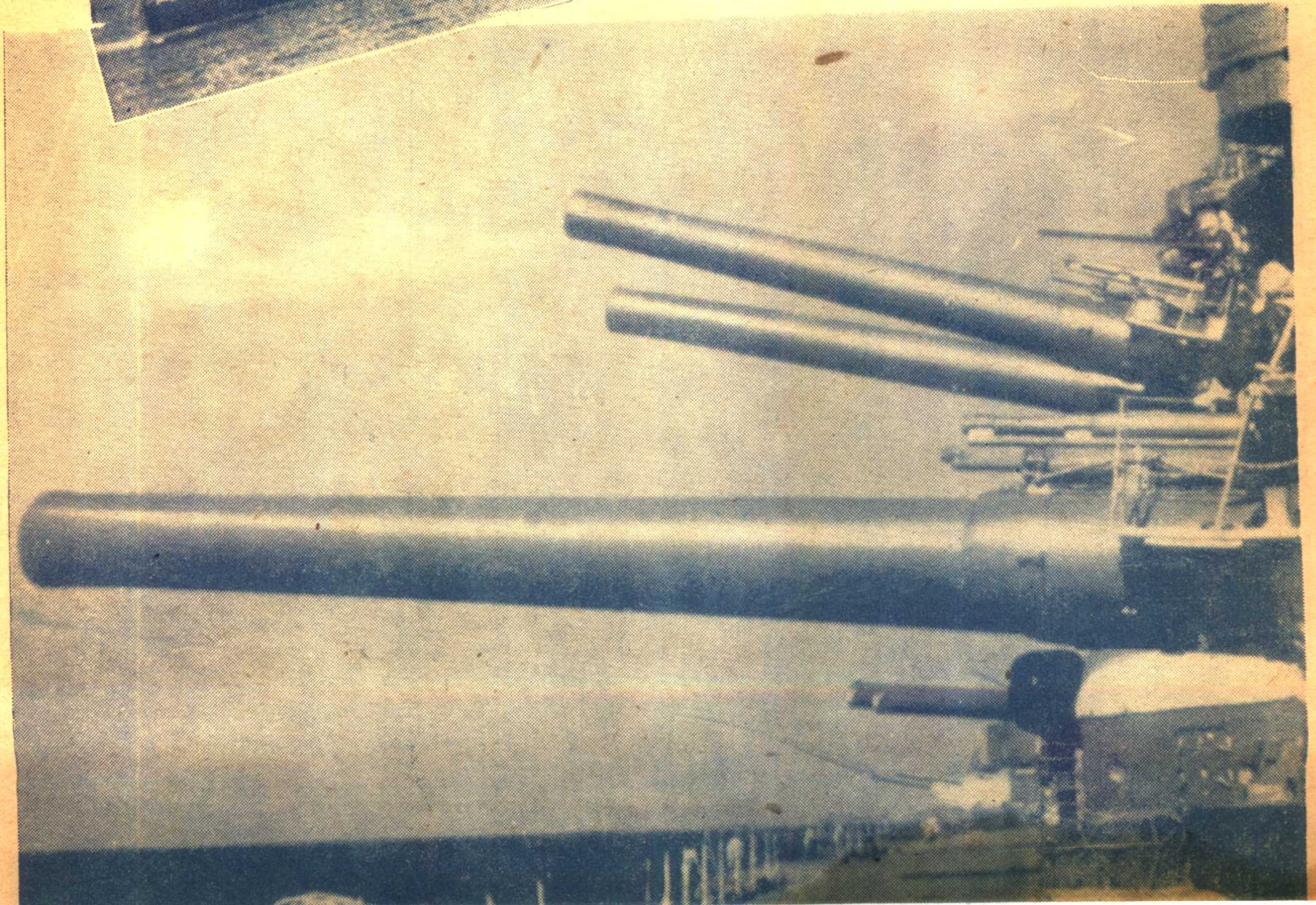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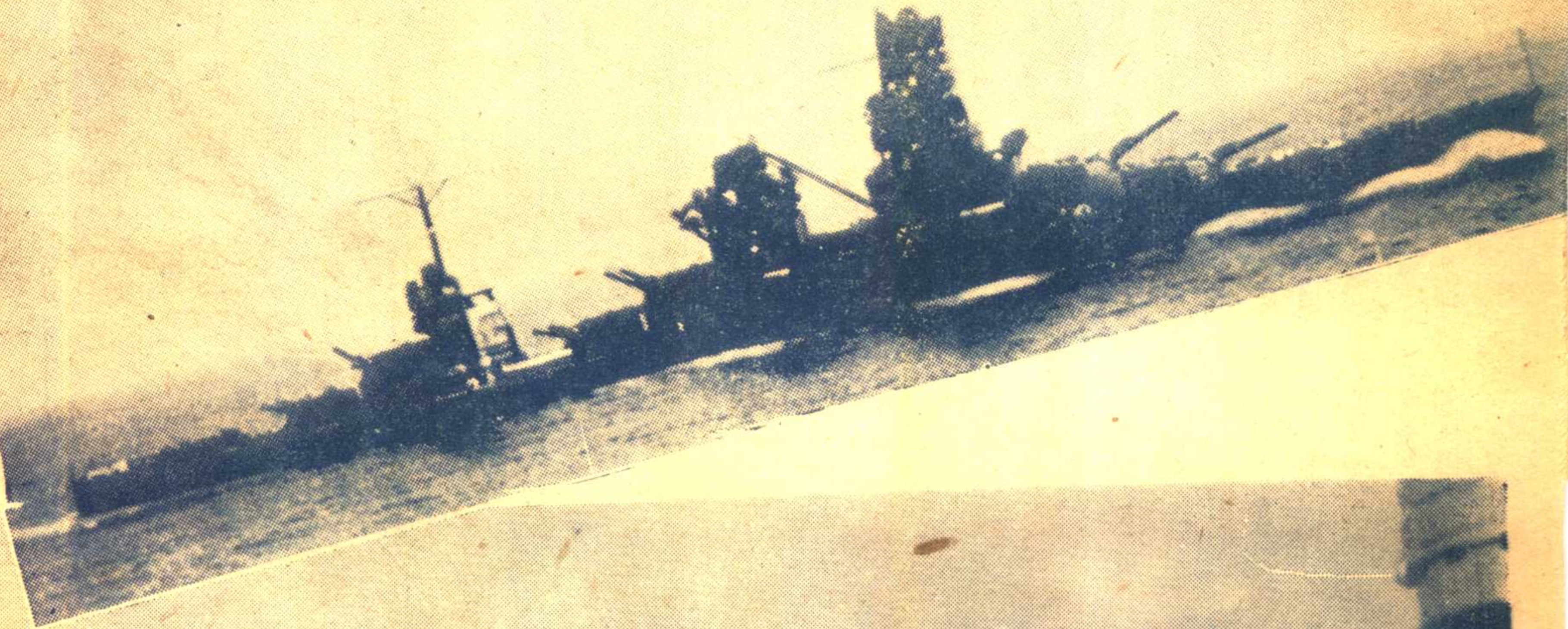
在紙煙中所包含的尼古丁之量，有全部的二〇——四〇%要從口中噴出來，總之它並不是完全被吃煙者吸入體內，從鼻腔，從口腔以及和煙在一起不知不覺所散出游動於空氣中的，已經佔了大部分。據化學家所報告，真正吸入於口中的，只不過是尼古丁全量的四——五%而已，不過不管怎麼說，想用化學的方法來解剖吃煙的神祕，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現在我們先不必討論煙草製成生理化學的性質，和不同的吃煙條件，比方由於吃煙的強弱，那麼對於尼古丁的吸收量也會相差很多的。激急的吸煙是可以增加尼古丁量。而且吸入肺臟或吸入口腔兩相比較之下，後者要比前者好得多。這樣的吃煙方法，是可以讓我們自己左右尼古丁量之增減的，所以爲了身體的保障，自然我們要推出口腔的吸煙方法。煙草中所含有的少量的尼古丁，並沒有多大害處，但一旦我們若將它純粹的提煉出來以後，雖一滴也會發揮其猛烈性。多量的硫酸尼古丁對於食糧生產能夠當作驅蟲劑，就是爲了它富於有毒性。害蟲是農作物的敵人，這句話已經不成立了，因爲利用驅蟲劑一瞬之間就可以將它消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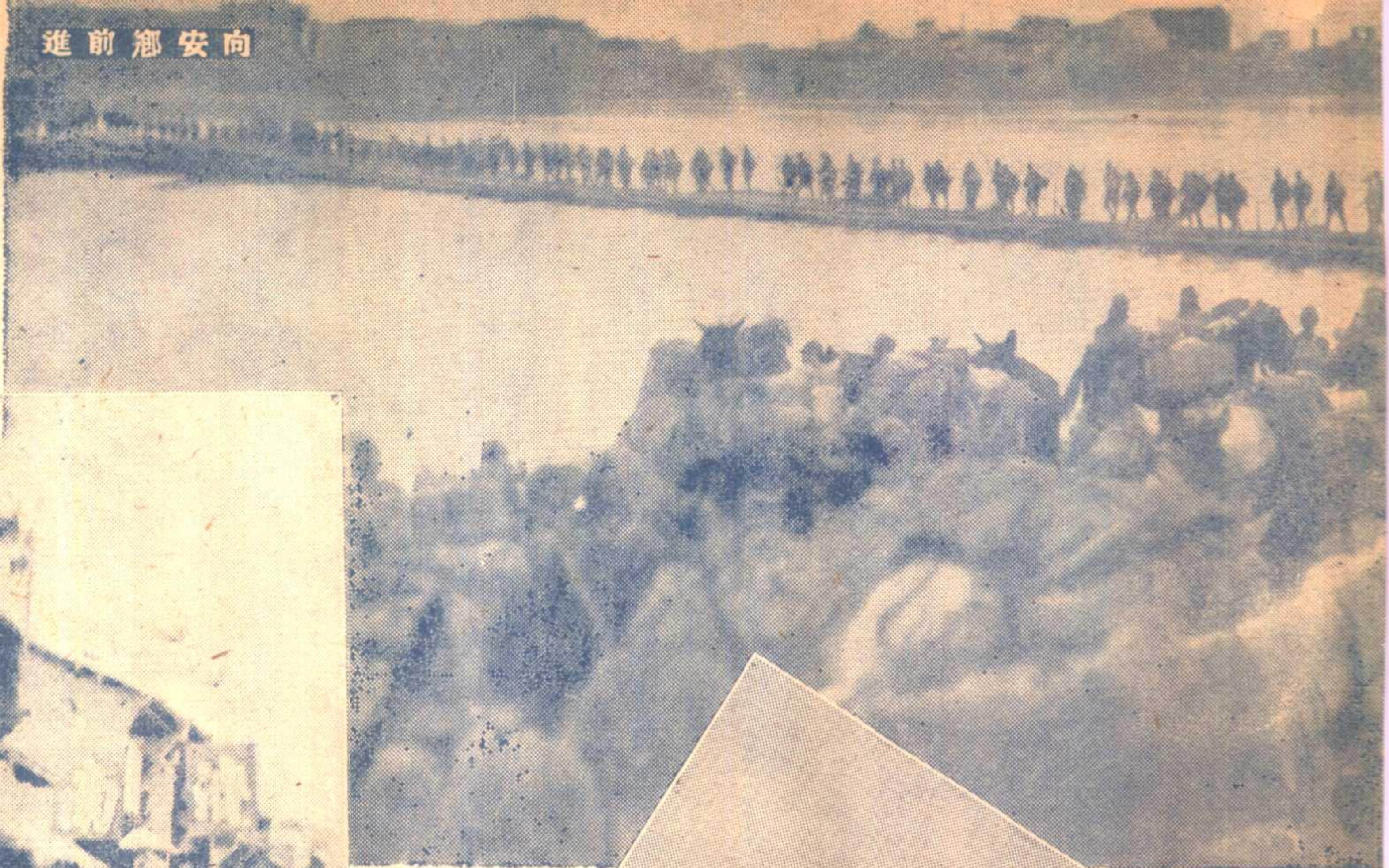
不過「毒能變藥」的說法，在生理作用上，當作醫藥而利用，却是十分值得注目的一件事。因爲在尼古丁的誘導體中，可以作爲呼吸強心劑用，而對於呼吸運動中樞的興奮，以及心臟興奮，血壓上升，呼吸中樞運動，呼吸深度的增加等，都有着藥品的功效。

所以對於尼古丁所負使命的重要，實在是不不得不加以重視的罷。(柳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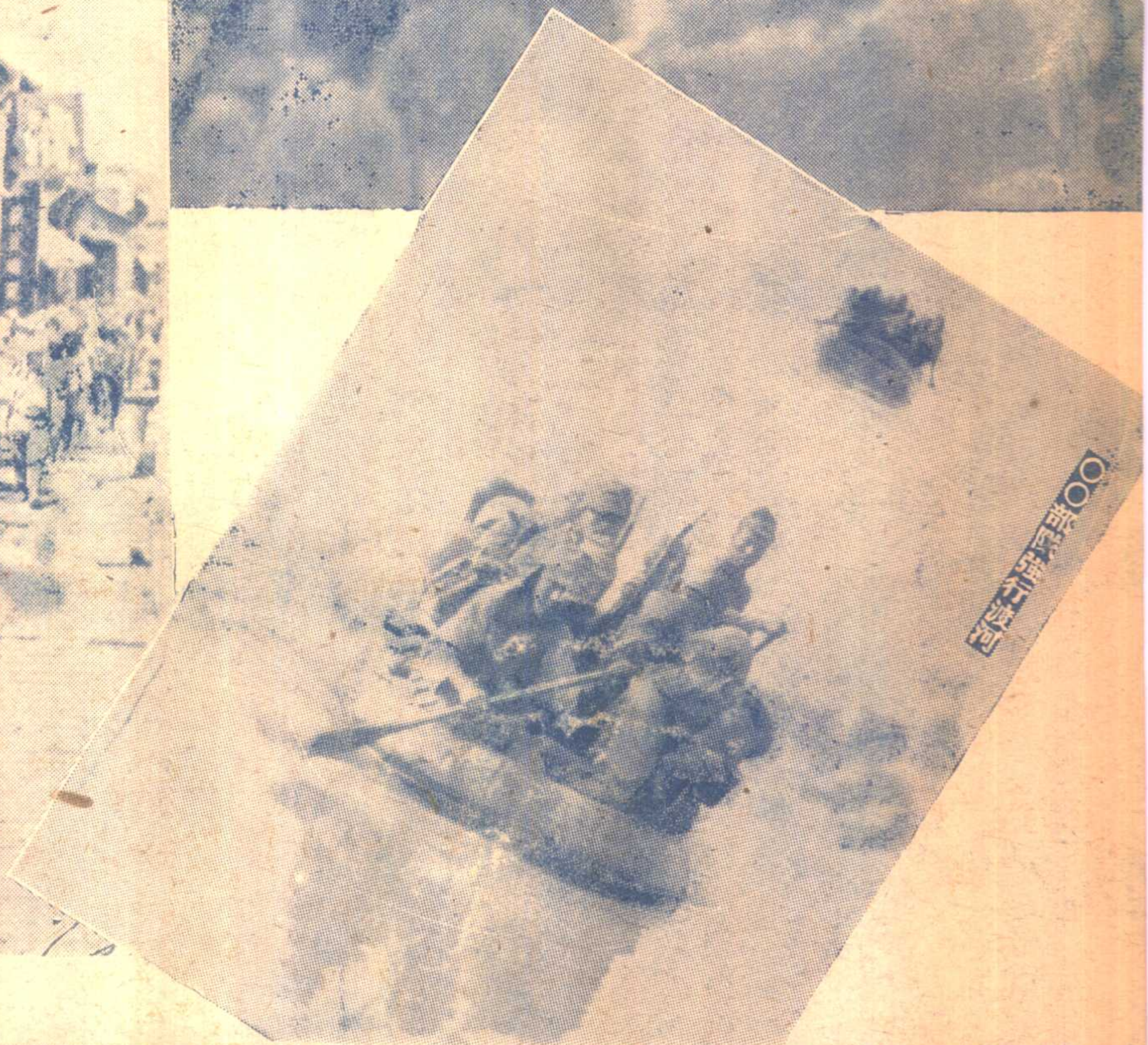
日本海軍雄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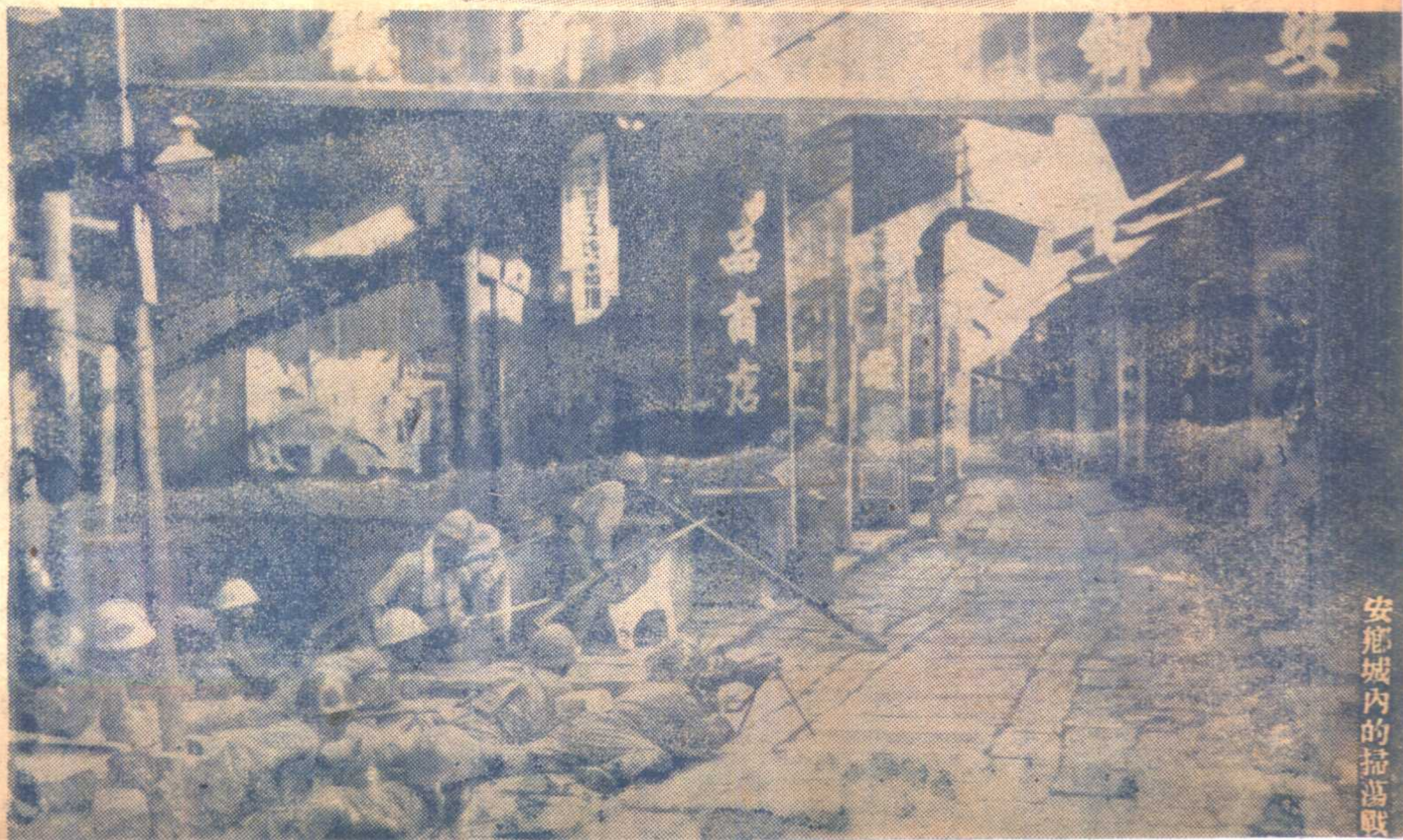
向安鄉前進



南縣佔



安鄉城內



安鄉城內的拉蕩戰

湖南新作戰

五月五日夜半華中派遣部隊向蟠居在洞庭湖北岸淪軍突擊，並予以擊破，八日黎明先頭部隊，攻入重要據點安鄉縣城，翌日又陸續佔領南縣，追過去敵方作為第六戰區之反抗據點全部毀滅矣！



汪主席在南京午飯中大訓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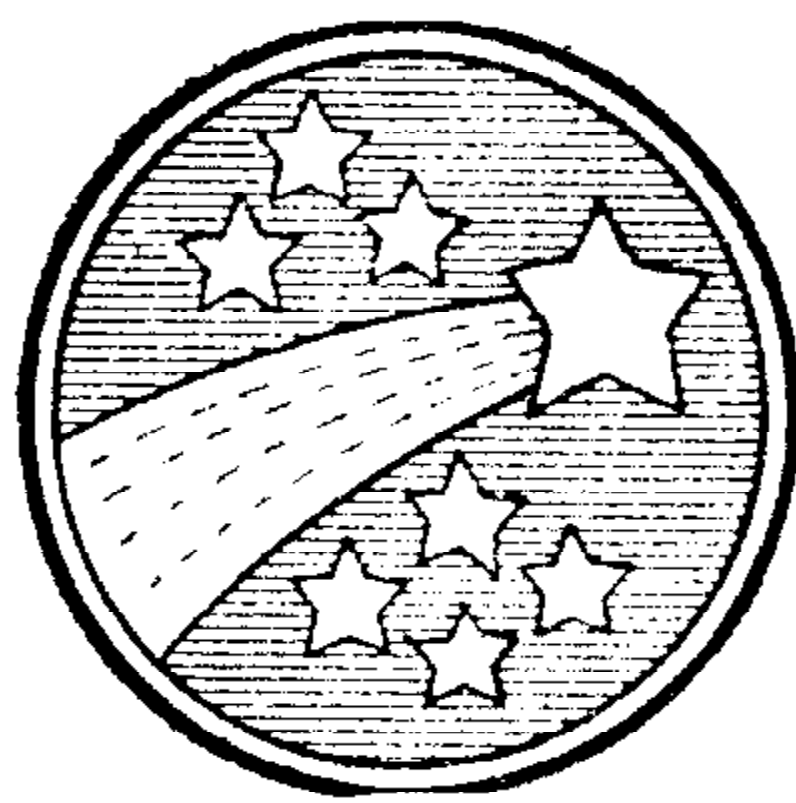


送車典禮



→ 公共租界警官檢閱
↑ 大東亞佛教總會成立紀念

可
美
德
牌



藥
界
權
威

治 淋 聖 藥

抹 殺 淋
MU SO LIN

淋疾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新苟膿斯他跟
NEO CON STAA GEN

淋疾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 其 毛 心
AN TE MOP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宰那兒、攀得本等
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男 性 賀 爾 蒙 劑

丁 斯 親 隆
TE S TI NON

男子的一般衰老及發育期內各種障礙奏效。

維 他 命 製 劑

維 他 命 B1
VI TA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1注射液而因維他命
B1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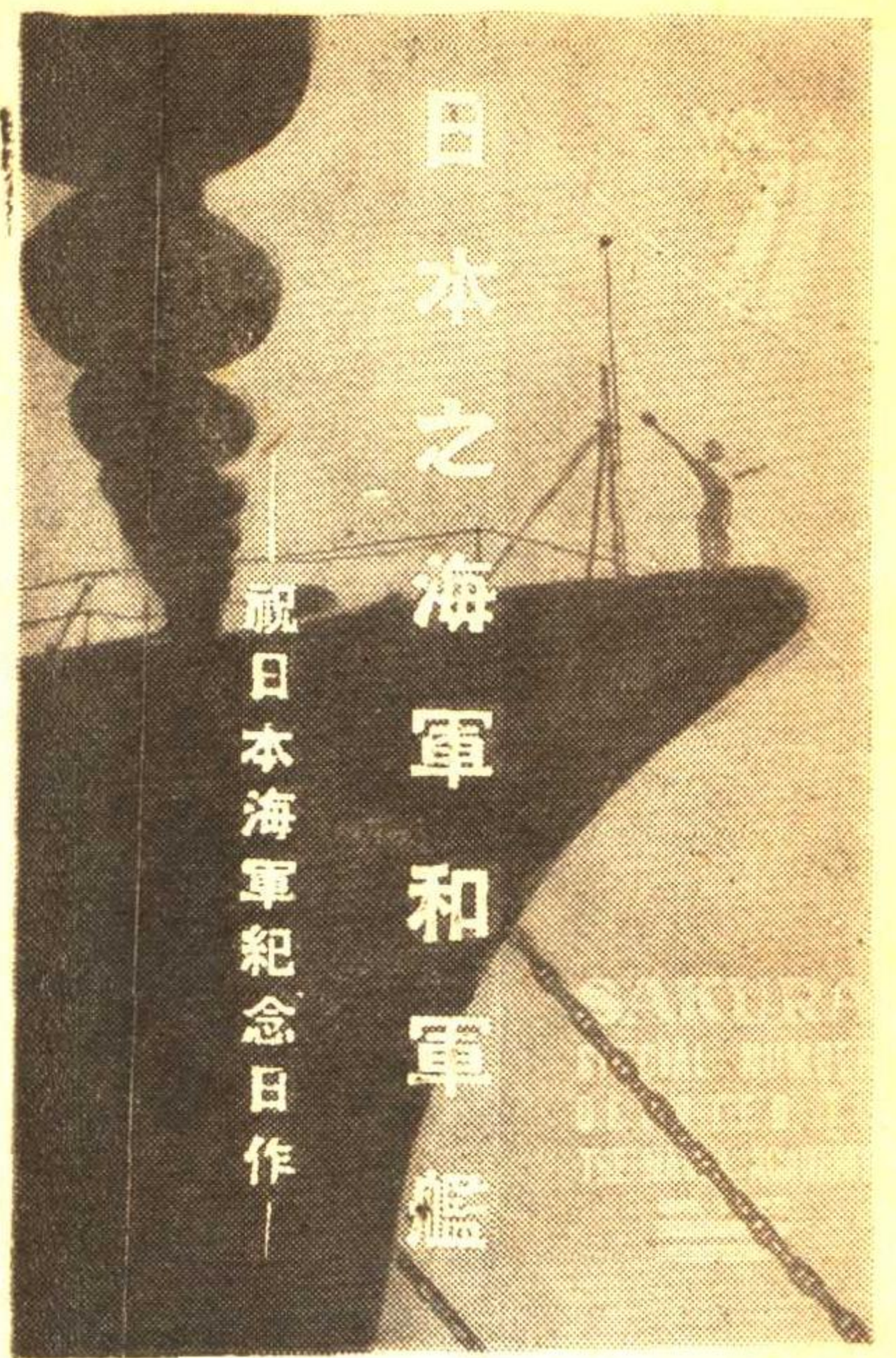
嘉 米 增
THIA MI DIM

維他命 B1 結晶片及胃腸弛緩，疲勞，食慾不
振奏效。

皮 造 路
PI SO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上海福州路 89 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傳統的海軍精神鍊成

大東亞之勝戰果的收獲，世界無比的誇稱日本海軍之兵隊之訓練情形，在最近我們耳聞目及的，就是日本江田島海軍兵學校的訓練內容，現簡單介紹如下：

教育之第一要點：就是教養和訓育，日常生活中海軍學校之生活，自朝起床，自修室講堂，餐食，洗澡，外出全部之教養都使用軍號來發施命令。學生朝起一聞到軍號聲，就飛起盥洗穿衣等僅需二分鐘時間，把床上寢毯整理得井井有條，一點不亂像石頭似的，洗面之時為防止傳染病，所以洗面器是利用蛇口式之噴水器，除有損壞以外，絕無一滴水之浪費，所以無論起居動作都是極其嚴格，校舍第一層是自修

室，二層三層是寢室，昇降樓梯必須急步速行，在餐食時絕對不許以手觸食器，除接著時外，手常放於膝上，在不得已時候，左手始可觸食具，所以日常生活是如此之嚴肅的。

此外尚有校內無論何處一角之地，均為學生之手來整頓得井井不紊，掃除得一塵不染，在這清淨之學校氣氛中，誠屬稀見，這是因為將來無論在何時何處是以海上生活為基地的，所以主要靈敏活動的，因為海為家的艦上海上生活之特殊的要求。在入校初，就開始寢室點名時，並注意整頓和食事，最先使學生映入的就寢具的整齊，上級指導予以暗示，在這時候再使全員編排分隊各學生之寢具。

最後還有一件失禮的事，就

是廁所地方亦極特別注意。由這種普通事實看來，誰都有一種感覺，就是覺得在這裏的學生將來都必有完善之技術出身的，這種良好之教養中，祇有絕對無私的大我。

校中是：「不講理論，唯有實行。」都有光明正大的心境，和曲直之判明頭腦，口中之言必須實行的。處處都培養成必勝的信念。

學生每晚在自習終了之前，

- 有「五省」：
- 一、勿使言行有所恥辱
 - 一、勿使努力有所怨恨
 - 一、勿使氣力有所缺乏
 - 一、勿使技術有所不精

這「五省」是海軍兵學校之日常座右銘，為自己反省之基標，這「五省」無論在有雨之日或有風之日，都一日不休的施行，最先由上級生把「五省」中一項指示之，學生們都睽目五分鐘，來迴想自己一日間行為種種，來靜靜的反省。

日本之海軍的傳統精華的教養，是以身殉國之忠魂為私願的，在過去先輩努力之跡，更以海軍之光輝和傳統之薰化，其教育參考館有戰死者名碑，夏威夷九軍神的遺品，以示追隨先烈之精神，由此可知日本海軍之強盛，洵非偶然蓋由此

嚴格之訓練所致也。

戰艦之權威問題

上次大戰結束後，近二十餘年來，由於航空飛機之技術異常發達之故，英美以及其他諸國都紛紛盛行討論到戰艦效能價值問題，一般急烈的論者咸有主張戰艦喪失過去之威權論之說法，其動機即在前年五月下旬，德意志集科學人力上之精粹造成的，最新銳之戰艦俾斯麥號，有所謂絕對不沉艦之稱，但迨遭受英之艦隊和海軍航空隊之集中加以攻擊時，終於遭受到了擊沉，而使該艦結束了它的生命。

在俾斯麥艦竣工之後，伴隨之有護衛有一萬噸餘之巡洋艦，其任務就開始對敵方英之護送船加以攻擊，其出發地是在挪威海岸之柏爾根港，作它初次戰鬥的發動，但在五月二十二日，就被英之空中偵察機隊發覺，二十四日於丹麥海峽附近，與英艦麥特號遭遇，當時俾斯麥號開始對之加以攻擊，英除麥特號外尚有新銳戰艦威爾斯號，惡戰結果，在距十三海里時俾斯麥發炮擊中麥特號之火藥庫，旋麥特號即沉沒，而俾斯麥艦亦蒙受麥特號卅八糶口徑之炮彈擊中，而使其

速力因而減少一半，這在以後戰鬥上實受有不少之障礙。終於俾斯麥號在北海上濃霧和黑暗中消逝了艦影，而寄達安全之港內，迨至廿七日又再度遭逢到英艦隊之包圍，於距布累斯特四十海涅之大西洋上，在如狼似虎英之海空軍之重重包圍下，孤軍作戰直到最後一彈射完，始作其生命歷史上最後之結束，當艦上有四百餘名之實習士官，亦伴該艦之運命同歸，這誠為海戰史一偉大的壯殉的事！

自海戰中之俾斯麥艦之種種戰鬥的意義，實給予世界上一大衝動，就是海軍力對空軍力之問題。

在此次大東亞戰爭緒戰時，夏威夷和馬來之沖海戰中，日本之海上飛行機之戰果，更而再度引起世界之注目，在兩海戰中所獲之輝煌戰果，美總統羅新福不得不用欺人之飾詞來自掩其失敗說：「日本空軍，在我們未準備，就突然加以攻擊，這是卑鄙懦弱的行為。」向民衆廣播。然美海軍在太平洋艦隊之主力全部覆滅，這是事實的。由此可知日本航空部隊是如何的堅韌。接後更因馬來之沖海戰的獲勝，而是過去美國之掩飾夏威夷失敗的宣傳

論調不再發出，頓然使美陣營中處於忍氣吞聲並不再有片言犛犛了。

在馬來沖海戰中被擊沉之威爾斯號艦，其排水量三萬五千五百噸，是在一九四二年完工，為英最新式之戰艦，過去曾參加過舍特蘭羣島之海戰及其他諸海戰的歷練，該艦之裝甲防禦亦極注重，佔有全艦重量百分之四五，（普通艦三五%——四〇%）在其重要部份裝甲厚達十六英吋，甲板一〇英吋厚，在主要炮位部份，機械房位，都有特別之裝甲施設，在英國人士自負，以為無論敵人之砲彈或魚雷命中之，亦決不會沉沒的。另一方面該艦之攻擊力，防禦力，速航力均遠較超過他種艦，在普通的觀點來言，或因過於注重裝甲之原

因，而使本身速力減小，但威爾斯並未減小其速力，且擁有巡洋艦以上之速力，艦上之武器有卅八射砲十門，防空兵器有優秀連發之高射砲，高射機關槍計一百二十門，一分鐘可射六萬發之子彈，彈丸宛如雨注，飛行機稍接近即有射落之危，故其無論在對海空的攻擊力量都甚堅強。無怪乎英國人自傲向世界上宣傳為絕對不沉沒之艦。

但在日本之海空軍人視死如歸的精神，砲擊轟炸下，亦不得不脆弱而化為海底之沉渣。給予那高傲自滿之英國人之打擊，實在可以使人想像得到。當英首相邱吉爾氏聆到擊沉之電訊，面上立時變為蒼白色，驚慌失神之態溢於言表。總之，由於威爾斯艦和雷拍

爾斯之擊沉觀之，空軍對戰艦之問題的判決，實給予了很明顯的事實，過去少數論者戰艦之脆弱性，在現在看來並不是錯誤的。

這種證明在馬來沖海戰後，英國之國會，關於此種問題，甚為踴躍。在美國亦由於珊瑚海，米德維，所羅門諸海戰中的結果，亦漸漸改變其建艦之方針，過去是以大艦巨砲標榜的以主力艦為中心主義的，茲後悉都改為航空母艦為中心主義，即正在建造中亦改裝之，由此實可明之。

戰艦果真是無用嗎？

戰爭用的兵器是伴隨時代而有急激的改變和進步，戰艦發展亦循此而日趨精進，距今約卅五年前，在英國完成其重裝甲艦多雷多諾托號時，一躍為

世界海軍中之權威，一時之舊式裝甲艦，旋即轉失却其價值，所以科學之進步和發達，而不得不使每個國家來不斷重新改變其國防，如軍艦中之主要武器大砲而言，昔甲午戰時不過射程三千米達，日俄戰時射程增至六千米達，茲後十餘年間到世界大戰時射程有二萬米達，迨至最近艦砲之有效射程更擴張到三萬米達以上，在飛機發達之今日，敵友相百哩之遠近，更可使用空中魚雷和砲炸彈之發射管，來直接施行戰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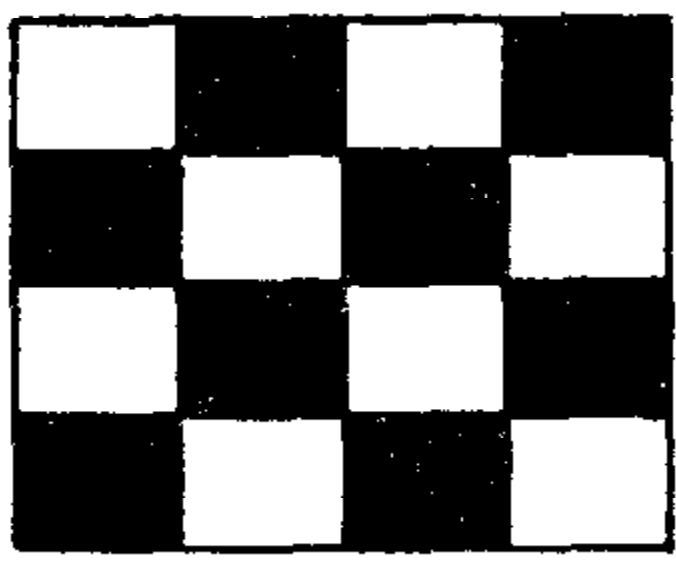
自以上所述觀之，戰艦之漸漸減少效能，在吾人判斷誠果真喪失海戰之王座？吾等實否認之。蓋雖近代海戰是由於航空之發達，而不得不依附之，但在

航空術無限制的展開，第三次大戰亦即為空中之戰鬥，這是毫無疑義的。但關於航空機屬之運輸實賴航空母艦，商船之護送及防止通商破壞之任務悉均持巡洋驅逐艦等，由此來觀之戰艦之王座，尙遠未動搖的。

戰艦中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三種是互相策應協同作戰的，是缺一不可的。近來因航空的發達，如神怪係悟空之出現，使海戰方面漸呈複雜，所謂主張戰艦無用之極端論，我人實不能讚同附和之。

吾人在欣迎日本海軍三十八屆紀念日中，回顧今次大東亞海戰中之實體海戰的教訓，和日本海兵之猛烈訓練，誠對未來之大東亞建設和捍衛太平洋的前哨的勞苦海軍將士，不勝激感而為慶祝的。

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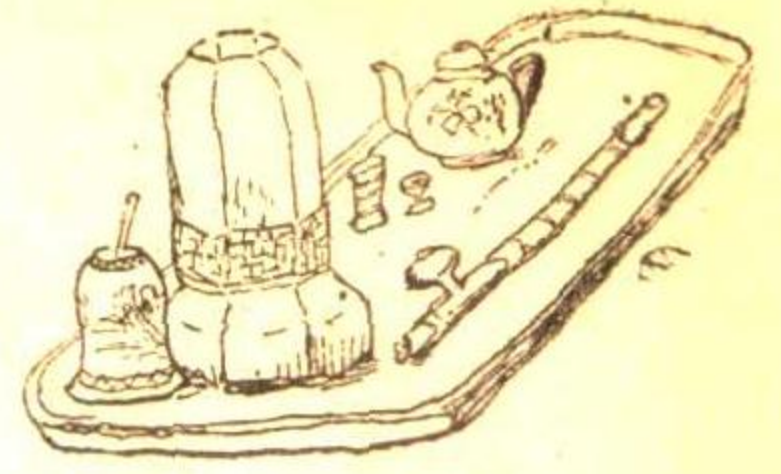


上海廣東路一六〇號

常務董事 川島福太郎

中央公證拍賣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一一三〇七七三號



林文忠公及其禁煙

靜 生

五月起各大戲院所開映的「萬世流芳」，就是表演林文忠公的禁煙事件，因此，我將林文忠公的大略事蹟及其禁煙種種，寫成短文，想為讀者所樂聞罷！

× × ×

林文忠公名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挾村老人，乃是福建侯官人氏。父親賓日，是一個貢生，生三子：長鳴鶴，生數月殤，次即公，三儒霖。公生於乾隆五十年陰歷七月二十六日，合國歷為八月三十日。生時，適閩撫徐嗣曾鳴騶過其門，故名之為「則徐」，而字之曰「元撫」。年十三，應府試第一。二十歲，舉於鄉。同年娶河南永城縣知縣鄭大謨的女兒為妻。二十七歲成進士，列二甲第四名，時為嘉慶十六年。自此以後，他從補江南道御史起，至署廣西巡撫止，任職凡十三省。清代服官處所，像他這樣多的，可說絕無僅有。

者三次，不知何意？那年恰巧宣宗駕崩，文宗新立，特賜祭葬，予諡文忠。其所賜輓聯，則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生，空教淚洒英雄。」

加拉 (Bengal) ；一為「白皮」，出孟買 (Bombay) ；三為紅皮，出馬德拉斯 (Madras) ；均在印度境內。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每百斤稅銀三兩，故不禁人民吸食。至嘉慶四年，始由粵督覺羅吉慶奏請不准販賣



林文忠公像

關於林文忠公一生最大功績，當然是 在粵禁煙一事，最為重要。按鴉片 (Opium) 原產於印度，唐貞元中始傳入我國，但當時只作為藥用，本草綱目稱其性能提神止洩辟瘴。種類有三：一為「公班皮」，黑色，也叫烏土，出於孟

，犯者擬罪。但罪僅止枷杖，所以吸者依然如故，反而愈吸愈眾，幾遍全國。其初吸者不過為執袴子弟，嗣後則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也都吸食。此種鴉片，皆由英人販入。初時不過每年數百箱，到道光以後竟多至二萬餘箱，每箱百斤，即有

二百餘萬斤之鉅。其初鴉片入關納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貨。後以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都用銀洋私售。凡洋船帶煙土來粵，不進虎門海口，停泊於洋中老萬山大魚山等處，另設船隻囤積，稱為「鴉片壘」。另有洋人兵船保護，名曰「護貨」。而粵省奸商，借開設錢店為名，暗中包裝煙土，呼為「大審口」，為當時之十三行聯興街多有此店。奸商與洋人議價，立券為憑，到壘交貨，稱為「寫書」。又有包攬走漏的船，名為「快蟹」，也叫「扒龍」，來往如飛，呼為「插翼」。其船星夜進行，所過關津，如遇巡丁追邏，即施放槍砲，所以巡丁多與之勾通，按股分贓，包庇行私，遂更肆無忌憚。其銷售各路，如福建的廈門，直隸的天津，廣東的雷瓊二府，皆由審口立券，到壘交貨。其餘各有私販入口出境，均由快蟹船包送。至內地各省，則由大審口分銷，另設私局，稱之為「小審口」。此種奸民，都串同各衙門盡役開設。城鄉市鎮，所在皆有。所以鴉片到了道光年間，已成公開秘密，禁令等於有名無實。據當時統計，僅粵省一處，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十八年，歲漏至三千餘萬兩，此外福建浙江山東直隸各海口，歲亦常有數千萬兩。如此漏卮日甚，銀價日貴，在昔每銀一兩兌制錢一千文者，現則漸變至一千六百有零了，平民生計，大受影響。於是在道光十八年閏四月間，即有

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禁鴉片，以塞漏卮。宣宗乃下各省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禁止章程。當時林文忠公正官湖廣總督，即條陳辦法六條，最為剴切詳盡。宣宗大為感動，遂於是年十一月拜林公為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辦鴉片事件。

林公禁煙的辦法，共計六條，現在將原疏加以摘述如下：

一、收繳煙具以絕饑根 原疏云：「查吸煙之竹桿謂之槍；其槍頭裝煙點火之具，又須細泥燒成，名曰煙斗。凡新槍新斗皆不適口，且難過癮。必其素所慣用之具，有煙油積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寶之。……今須責成州縣，盡力收繳槍斗。……除新槍新斗聽該州縣能自行毀碎不必核計外，凡積油之槍斗，皆須包封黏貼印花，彙册送省，該省大吏當堂公同啓封毀碎。……各地方繁庶而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參；如能格外多收，亦當分別獎勵。」

二、勸令自新分限加罪 原疏云：「各省奉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備行剴切曉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個月為初限。如吸煙之人於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准予免罪。然投首非空言也，必將家藏器具幾副，餘煙若干，全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無藏匿器具甘結，加具族鄰保結，立案報查。如日後再犯，或被告發，或經訪聞拘訊得實，加倍重辦。其二三四限之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即須加重。」

三、開館販造勒限自首 原疏云：「查開館本係死罪，與販亦應遠戍，……但濫俗已深，亦宜予以自新之路。請自奉文之日始，開館者勒限一月，將煙具煙土全繳到官，准將原罪量減。……其興販之徒，路有遠近，或於新例尚未聞知，不能概限一月投首，應請酌限三個月內。……至製造煙具之人，……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大小煙具，全行繳官毀化免罪。……」

四、失察處分先嚴所近 原疏云：「文武屬員有犯，該管上司於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斷無不知，應勒限一個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即是有心庇匿，除本犯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即行革職。本署書差有犯，限三個月內查明懲辦，逾限失察者，分別降調。」

五、地保甲長着令查起 原疏云：「地保牌頭甲長，本有稽查奸宄之責，凡有煙土煙膏煙具，均應着令查起。挾仇訐告之風，固難保其必無，但能起獲贓證，即已有據。且起一具便少一害，雖初行之時，亦恐難免滋擾，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若果吸煙者懼其滋擾，而皆決意斷絕，不為無裨。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保甲，斷無不知之理，若不舉發，顯係包庇，應與正犯同罪，並將房屋入官。」

六、審斷之法宜預講究 原疏云：「要知吸食之虛實，原不在審而在熬。熬一人與熬數人數十人，其工夫一也。且專熬一人，容或有弊，多人同熬，轉可無欺。譬如省會地方，擇一公所，稟提被控拘拏之人，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員往審足矣。臨審時恐其夾帶過癮，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即糕點亦須敲碎。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坐號，各離尺許，不准往來。問官亦止准帶一二二役，隨身伺候，不許擅離，自辰巳以至子丑，祇須靜對，不必問供。而有癮之人，情態已皆百出矣。……」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公到了廣東，即嚴諭英商於三日內盡繳所存鴉片。英領義律 (Charles Elliot) 初猶狡展，後知無可挽回，乃具稟呈繳，至是年四月六日，始全數收清，合計先後共繳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本擬將原箱解京驗燬，後以御史鄧瀛說，恐中途有偷漏抽換的弊端，即改令會同督撫就地銷燬。至銷燬的方

法及銷燬時的情形，他有「會奏銷化煙土已將及半」一摺，說得十分詳細，現在也節錄一些如下：

「鴉片最忌者二物：一曰鹽鹵，一曰石灰。凡以煙土煎膏者，投以灰鹽即成渣沫，必不能收合成膏。……於海灘高處，挑挖兩池，輪流浸化，其池平鋪石底，縱橫各十五丈餘尺。兩旁欄柵釘板，不令少有滲漏。前面設一涵洞，後面通一水溝。池岸周圍廣樹柵欄，中設柵

廠數座，為文武員弁查視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溝道車水入池，撒鹽成滿。所有箱內煙土，逐箇切成四瓣投入池中，泡浸半日，再將整塊燒透石灰紛紛拋下，頃刻便如湯沸，不覺自燃。復雇人夫多名，各執鐵鋤木爬立於跳板之上，往來翻截，務使顆粒悉化。至退潮時候，啓放涵洞，隨浪送出大洋；並用清水刷滌池底，不任涓滴留餘。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其泡浸翻截悉如前法。如此輪流替換，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始免套搭牽混滋生弊端。至鴉片停工，即將池岸四圍柵欄全行封鎖，派令文武員弁周歷巡視。粵東天氣炎熱，所用夫役僅穿短褲，身上下脚均係赤露，又於停工放出時與執事工役一同搜檢，不許稍有夾帶。試行之初，每日纔化三四百箱，迨數日後，手法漸熟，八九百箱至千箱不等。……」

後來再燒二十三天，即自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合國歷為六月三日起至二十五日止，故今以六月三日為禁煙節。)他每日到虎門親自監督。內除八箱作樣土解京外，(因所銷之煙有四種，即公班，小公班，白土，金花，每種兩箱。)共計實數銷燬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九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兩除去箱袋，實淨共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若以當時平均價每百斤六百元計之，計值一千四百二十五萬七千五百二十四元。但較之當時年歲漏卮三四千萬元，還不過三分之一而已。

上海標準西洋人

洪欽作

(一)『僕歐』(Boy)的音調自比「堂信」

漂亮，偶而割破嘴唇，那也何妨！

(二)王媽在外面敲門，裏面嬌聲「克明」(Come in)脫口而出，否則豈非失了一

次表演明星風度的機會？

(三)「對不起」當然不及「騷來」(Sorry)

來得時髦，不過對方如果祇懂本國話，應該想想有吃巴掌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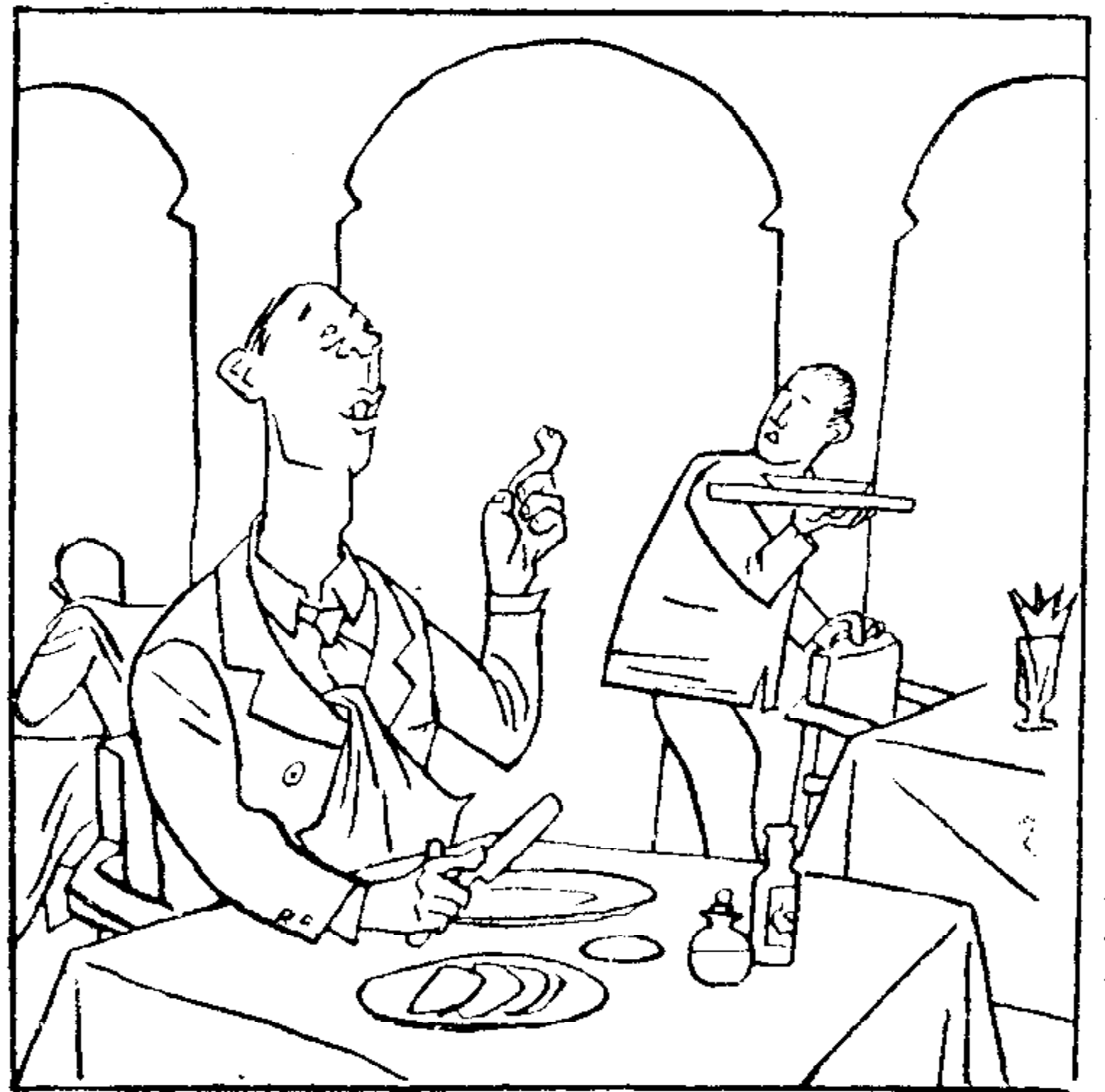
(四)兒子十一點鐘上辦公，在弄口碰到剛從外面回家的老子，若不道聲「木林」(Morning)，殊屬目無尊長。



(一)



(二)



(三)



上海摩登病「黑眼鏡熱」

華天野作



(四)

回憶錄

(上)

青島

流光如駛，歲月不居，余年已六十有四矣。家國頻經喪亂，人事亦多變遷，自媿散材，艱虞久歷，情隨境易，感與年增。差幸高堂頤養，得盡天年，荆室唱隨，克偕白首，子婚女嫁，願了向平，三孫繞膝，含飴足樂；惟一弟於兩老考終後遽爾謝世，每念友于，至深悽惻耳。爰將生平經歷，概述梗概，用告世人，且資回憶：

友

文

(一) 幼年時期

余原籍浙江紹興府諸暨縣，家世務農，洪楊軍起，東南罹災，諸暨最重，先嚴燮元公被擄於軍中服役三年，事平後，得告生還，時先伯父亦在軍中，先嚴尊之不獲，道出甬上，因寄迹焉。

余於遜清光緒五年歲次己卯七月十七日卯時，生於鄞縣城內舊道署之側，平屋數椽，至今猶屹峙於中山公園牆外；時先嚴年三十有七，先慈胡夫人，祇一十七歲。於余生之前一年結婚，元配相去二十歲。可稱佳話。先外王母戚太夫人，自先外王父大成公逝世後，祇先慈一人相依爲生，先慈既歸，先嚴遂迎養

太夫人來我家襄理家政。余生時，先外王母已五十有五，然精神矍鑠，內操井臼，外理家常，不辭勞瘁。余幼年多病，先慈又患乳瘡，是以一切保抱鞠育之事，悉由先外王母任之。余生後十年間，先嚴任牙釐總局庶務職，年俸百餘金，除維持家用外，於先人墳墓，修葺掃祭，不遺餘力；而於先外王母之壽域，及飾終諸物，均預爲置備，必稱其意，蓋所以報顧復之恩也。

余五歲時，胞弟賢康年三歲。一日，先外王母挈余兄弟至道前街恆山堂藥鋪購物，余步入街心，適有一無鈴之馬，疾馳而來，欲避不及，驚惶仆地，馬由身上躍過，余面部爲硬石所傷，鮮血淋漓，令人駭視。事後知馬主爲北門內聖公會之霍會督，先嚴正欲赴懇，而霍會督已悉其事，即偕西醫至我家爲余醫治，一星期後，乃告平復。余六歲時先嚴挈余觀四月半會，初駐足於新江橋上，後轉赴他處，詎會至橋上，橋受壓而圯，死傷甚衆，我父子得免於難，亦大幸也。余七歲之新春，先嚴挈余往遊玩其場，（當時俗稱「地下球」地點在鼓樓

下）余愛一木碗，不忍釋手，售者見狀，索價故昂，先嚴不憚，囑余至鄰攤別購相當者，余堅不願，售者居奇，因激怒先嚴，手撻余頭，余大號，先嚴強拉余至鄰攤，果得一所悅者，平價購得之，始歡然返。然先嚴對此小事，終身引以爲憾，至余五十餘歲時，尙復述及，以爲當時不應因怒而撻也。噫！可謂慈矣。是以余常言人有嚴父慈母，余則有慈父慈母也。

(二) 就學時期

寄家，每虞不敷應用。先外王母乃出外作短工，先慈因幼年曾學絡絲之藝，亦日夜操作，月獲二三元，以濟困乏，方得艱苦度日。余兄弟在塾成績不惡，余尤謬承趙夫子見愛。一日，命余購左傳備讀，余向先外王母取得制錢六十文，赴書坊，始悉是書不能分本出售，而全部需錢二百四十文，失望而歸，請益資再往。先外王母謂家貧購書，無是力也，不得已，將此情稟告趙師，乃荷惠以自備之左傳借余誦讀。夫子嘗語人曰：「此子可造之材，惜家境太清貧耳。」余在私塾時，攻讀甚勤，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幼學瓊林四書五經等書，均能披誦，祇以當時一般教法，不重解釋，故不能透切明瞭耳。

時余家住鄞縣署側，土名縣東巷，該處有老舊平房兩宅，共有居戶近二十家，皆屬稗販者流，余家雖貧，尙屬書香門第，猶如鶴立雞羣也。余讀書之暇，兼助家務，赴市購物，從無貽誤，每晨入市，鄰居託帶另物多至二三十種，余俱一一應命。余十一歲之秋，突患傷寒重症，十日未進飲食，熱亦未退，或告先外王母曰：「儒醫胡俊卿老先生，宅心仁慈，赤貧者即出診亦不受酬，曷不請一診治？」先外王母答曰：「醫費雖可求免，其如藥費何！」卒聽其自然，而余病竟獲痊愈。余十二歲時家境愈困，即我兄弟之學費每人每節制錢八百文亦不能籌措，又乏親友提攜。本擬輟學就商，時適有英國耶穌聖教之偕我公會，在城內開明山設有斐迪小學校，學生

概免學費，余二人遂往就學。時教師為陸潤之老夫子，高年碩德，余兄弟受惠最深。主持教會者係蘭斐迪 (Rev. F. Galpin) 牧師，及燕樂坊醫士夫婦 (Rev. F. Galpin & Mrs.)，均在甫有年，能以兩語宣教者也。燕夫人對余兄弟尤為鍾愛，屢至我家向先慈講道，並勸我兄弟二人繼續求學。次年，改設中學，乃得寄宿校中，亦不取費，先慈感其盛意，當即命我兄弟受洗進教。自後攻讀更勤，每遇考試，輒列冠軍，十五歲年終，獲英京倫敦禮敦路主日學校之獎學金，每年計英金六磅。(時每磅合華幣十元) 余名賢安，至是改用今名，以資紀念；是項獎學金，由蘭牧師規定以半數抵充學膳費，餘則給余家用，余每於端午中秋及年終，向校中領獎，即以之付家中欠賬焉。方余幸獲是項獎學金時，先外王母感奮逾恆，詎是年六月十九日竟因病棄養，享壽六十九歲。時家無担石，喪葬之費無所出，余於炎夏烈日之下，奔走三日，向親友告貸，得數十金，始勉成體，然先外王母撫育之恩，誠不能報萬一也。

此後四年，余兄弟二人仍在斐迪中學肄業，教師初祇開明講堂牧師林鶴亭老夫子一人，後由江北岸聖教堂牧師徐學傳老夫子參加教授，徐師擅長文學，兼善演講，然因學生根柢過淺，亦格格不相入也。溯余自九歲入塾，以迄十九歲斐迪中學畢業，歷時九載，為余學業之初期。余後秉承先德，復受教士之薰陶，故能敦品勵學，潔身自愛。憶是時有鄰家女年與余相若，屬意於余，余心亦為之動，適蘭老牧師以聖經上「如見色而動淫心者，即犯奸淫之罪」為題在禮拜日宣道演講，闡發詳盡。又念及先嚴常以善書中成語「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之訓誡，遂取林公戒尺，至臥室私自答響百下，以資懲戒，自後即不敢再作淫邪之想。又林師嘗命余送喜儀二百文至毗鄰徐姓，例得使力四分，(制錢二十四文) 時有客在座，以學生非僕役，支付使力為不恭，似以不支為是，主事者略躊躇，仍以使力相給，然謝帖上則未註明，余以良機難遇，即入諸私囊，而以謝帖繳上。次日林師往赴喜筵，並翻閱禮簿，見有使力四分之支出，返家詰余，何以未將使力繳出？余不加思索，即以被客阻止之理由，侃侃而陳，林師默然。余退而自思，為此區區二十四文而犯欺師貪財之重愆，是烏乎可！遂自責手心百下以懲，自後即以弗貪弗欺為戒也。余十五六歲時，課餘之暇，喜觀小說，某次借到木版三國演義一部，約定一星期歸還，閱至舌戰羣儒，赤壁鏖兵之間，適雙目發炎，然正值緊要關頭，豈肯戛然而止，於是一面用巾拭淚，一面繼續披閱，俟讀至九伐中原時，一面氣沮意喪，一面目痛欲裂，自悔孟浪，頗加譴責，自此不看閑書者有年。又某年元日，有鄰居某，以百錢為本，推小牌九，余因有壓歲錢六十文繫以紅繩，懸於胸前，乃取下解出五文，以每次一文入注，不多時均被吃去；再取五文如前，復被吃去；如是者四次，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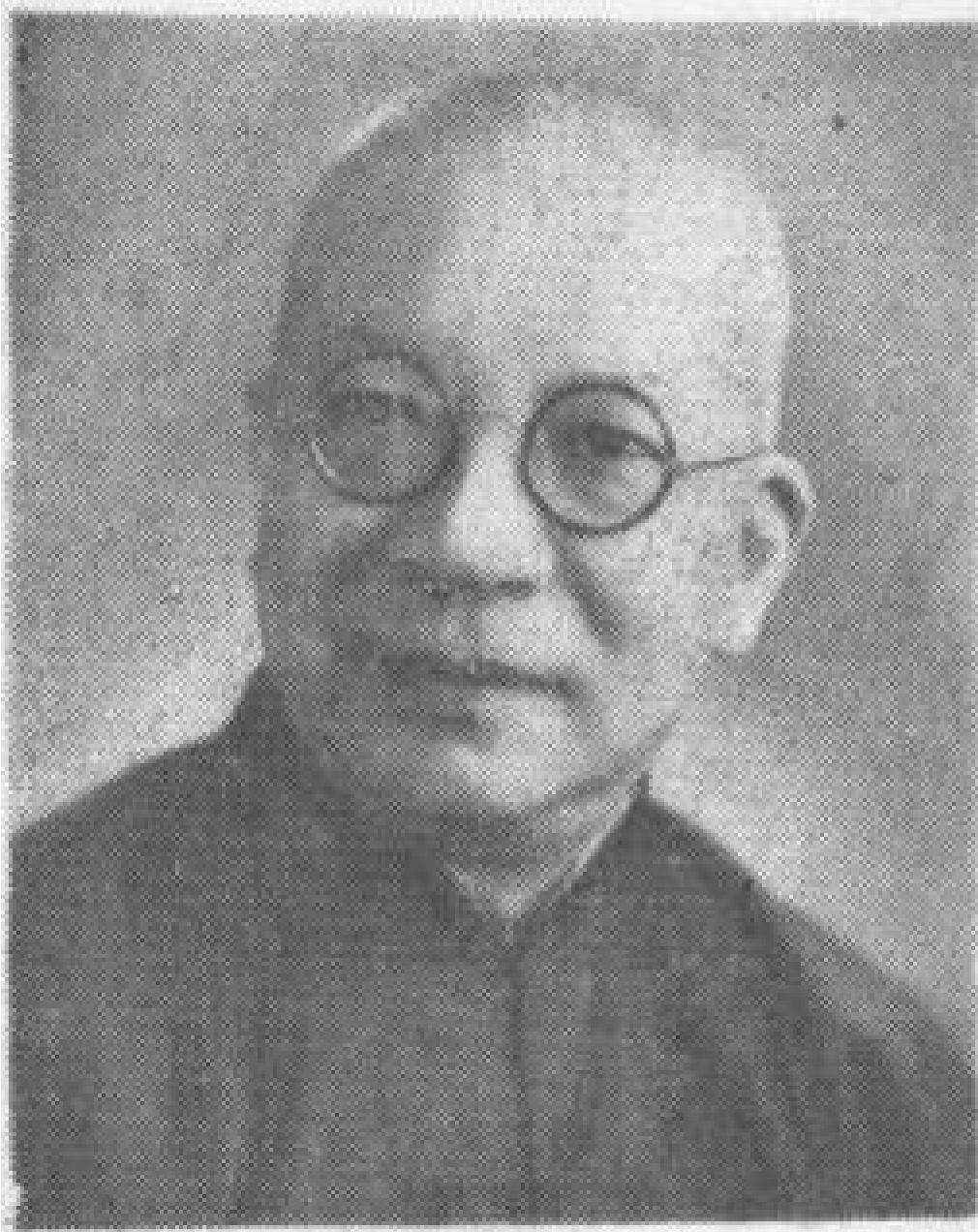
被吃去二十文矣，乃下決心再取十文冀獲翻本，復全數吃去；則壓歲錢已去其半，悔恨終宵，即立志不打牌九，至今近五十載，仍守此戒也。又余十三歲時簽一「終身不吃鴉片」之誓言，時有英國某教士至甫傳道，一日招待中小學生，該教士以「鴉片殺人」為題，極言鴉片害人之烈，講畢，每生給中英文合璧之小紙一方，上印「余○○○對天立誓，終身不吃鴉片」等字，余首先簽呈，某教士即摩余頂而祝福曰：「願上帝助爾成功！」敬謝上帝，竟使余終身不犯此戒。以余所交友朋中，吸煙者不知其數，凡請余同吸者，余即以此相告，且有因余之故，而立志將煙癮戒絕者。余十八歲時，家中又添三弟寶才，三妹秀英，人數已達八口，生計益覺艱難，擬請求主政教士，派余至分堂講道，俾得維持生活，時蘭老牧師已告老返國，由胡立聖公 (Rev. R. Wollenden) 繼任也。

(二) 肄業聖約翰時 期

是時，胡公忽接上海聖約翰書院卜勅濟院長來函，囑保送免費學生一名至該院肄業；胡公即告林師，擬保送余至該書院肄業。此固千載難逢之機會，感且不遑，無如余顧家心切，不能具遠大眼光，一聞林師之言，當晚即赴胡公住宅，詢問詳情，並告以家境窘迫，不克再求深造。胡公一秉誠意，再三開導，余則反復陳述家中困難情形，實有無從應命之勢，甚至痛哭流涕，以求諒解；時已深夜，遂約次日午後再定。次日復謁胡公，胡公謂如果不求深造，即行任事，則第一年薪水，每月祇有四元，逐年增加一元至十元為限，時林師之薪水，亦祇十元也。余問獎學金可繼續領取否？胡公謂當然不能，余至此，不得不應允赴滬求學矣。胡公乃慰余曰：「汝既願往，汝家中有為難時，我等當設法相助也。」數日後，胡公忽告余曰：「按聖約翰書院之課程，即備館之第四班，須有二年以上之英文程度，方可插入；汝乃未學英文者，須於每日午後三時至我處學習英文，我當盡力相教。」雖離開學已不滿三星期，余乃每日前往，傾心領教，冀免礙及入學也。次年正月十五日由甫赴申，承林師見愛，親送入學，一切應需行李，均由教會購置。時適溫州分會主政海和德牧師 (Rev. J. W. Heywood) 調至甫會主政，海公慈祥體梯，對余家事深以為慮，乃荷借銀百圓，以資安家，訂明該款於畢業後清償。余復以家事託知友陳源渭君照拂，以免內顧之憂，而於十六日清晨安然至申。抵申後，在輪埠見有人駕駛腳踏車，不勝駭異，識見之淺，由此可想。是日午後入院，由卜院長親自考問，詢及英文程度，余以實告，卜公蹙額曰：「相去太遠！」詢及國文程度，認為滿意，於是乃謂余曰：「因汝係保送學生，姑准試讀一學期，再定去留。」余聞斯言，如奉綸音。時聖約翰書院共分七班：計書院三班及備館四班，共有學生二百

七十餘人。余年齡最長，班次最低，殊覺惶愧，惟有努力用功，藉資補救耳。春季小考，幸獲冠軍，卜公即馳書海牧師，略謂如此成績，實出意料之外，殊為可賀云云。余自是更覺感奮，凡有考試必列前茅。是時本班英文教師為朱葆元老夫子，國文教師為吳筱舫老夫子，（吳蕙初君之尊公）皆古道可風，教誨不倦。吳老夫子尤為愛護備至，第一次文期，因知余未習策論及尺牘，乃將應用之書開列一單，命余購備，余以限於家境，乏力購備為對，遂由吳老夫子領往本院圖書館，檢得東萊博議秋水軒尺牘等書，令余借讀；余於是文思大進，首試尺牘，尚能達意，後作策論，瑕瑜互見，惟對於史論，則因得益於東萊博議，屢考第一。吳師因孺子可教，甚覺欣慰。次年，以第一名擢升三班，英文教師為吳任之老夫子，國文教師為朱頌夔老夫子，是年蒙兩位老師循循善誘，中英文皆大有進步。又次年，復以第一名擢升二班，續升頭班，經此二年，已入高等程度，教師則中西兼有，功課則漸見複雜，然均能應付裕如，對於諸長輩及愛護者，頗堪告慰。每次修稟，必以求學情況詳告先嚴，並謂俟余升至正館，當即迎養，可不再使老年人在外辛勞。蓋當時院制，凡學生能入正館不但免費，且每月可得膏火五元，並可充任低級教員，得兼薪十餘元，余即以此為目標而抱迎養老父之宏願。詎知至余升入正館時，局面已起嚴重之變化，蓋書院聲譽日隆，學生逐年增加，曩者正館

三班，（分上特班中特班下特班）每班二三人而已，是年上特班五六人，中特班十人，與余同班者十三人，合計已逾二十人。於是書院當局，大加改革，停發膏火外，每人每月須收學費三元，余獲特許免繳，至於教授低級課程之利益，則上特班諸君始可分潤，中特班尚無望，况下特班乎。余失望之餘，祇得向卜院長痛切陳情，當蒙慰藉有加，允為設法，誠使余感激涕零，然猶不敢以此情稟告先嚴，深恐老人有失望之痛苦也。年假返家後，心若懸旌，然深信卜公



袁氏近影

決不我欺，遂敬具一函，陳明景况，數日後，接卜公復函，略謂所請一節，已有辦法，特加寬慰。蓋是時顧柏教授（Mr. F. C. Cooper）担任理化科各級課程，殊形忙碌，須一人以半日功夫相助。是項職務，本係刁作謙君担任，刁君定是年出洋遊學，卜公即派余抵其遺缺，月津貼十五元。余得信後，即馳函稟告先嚴，請即日辭職還家，因余已安排辦法，可以菽水承歡也；自此堂上二老，

皆深感上帝恩佑，而安享世間清福矣。光陰易過，轉瞬畢業期屆，倫敦之禮敦路主日學校及甯波之偕我公會，諸同仁皆認為無上光榮，畢業之日，海公且親自來申觀禮，並接余返甬也。余在聖約翰書院攻讀七年，最難得者為從未請一日之假，因余未患疾病，亦未因事作輟也。又所有每年六鎊之獎學金，自余入聖約翰書院後，由海胡兩公之斡旋，全數給余應用，余則不敢妄費分文，如開學時自輪埠至書院，或放假時自書院至輪埠，均安步當車，所有行李，則數人合僱一小車而已，故除往來川資及小數捐款外，在備館時，每年可節省四十元左右，以補家用。在正館時，除按節寄銀數十元贍養雙親外，凡人情往來，所費亦均由余担負，是時大妹出閣，余商請知友汪耀山君，為余糾集一會，得銀二百元，寄家應用。二妹及三弟均在髫齡，慘遭夭折，喪葬所需，皆由余籌款應付，然余尚能周轉者，以余人緣素好，備蒙師友垂愛，凡遇為難之事，無不有人相助也。西人師長如卜院長、卜夫人、顧柏教授、顧夫人、施馬立教授、施夫人、李賜教授、麥格雷教授、翁賽爾教授，柏麥體育教授、及林肯醫生、皆愛護備至，令人銘感難忘。國人師長，除前述吳朱兩夫子外，尚有書院總文牘徐楚亭老夫子及國文總教授徐渭成老夫子。（徐士浩君之尊公）徐師以年逾古稀之名孝廉，掌書院文牘，不任教課。一日有某教師因事請徐師代值夜課，適有同學以華英字典上「蝸牛」之蟻

字，讀音相問，徐師告後，即以粉筆在黑板上書「蝸牛」二字，命學生習對，余脫口而出曰「蠅虎」，徐師即謂余曰：「善哉，此絕對也！古人以一字為師！我可為汝之二字師矣。」從此數十年即以師生序行，夫子享高年，卒時春秋九十有三，余以此夤緣得列弟子籍，亦生平之快事也。又徐渭成老夫子亦未教余課，而余必師事之者，亦有故焉：當余升入正館，向卜公請求兼職時，徐公適欲辭職他往，於末次會議席上，向卜公作臨別贈言曰：「本院聲譽日上，福利吾華子弟不鮮，惟有一事，殊為抱憾，即學生有一通病，專重西學，玩忽國文，在本院得國文之進益者，以余所知，祇袁生禮敦一人而已，祈速加改革為幸。」卜公聞言唯唯，即決定以余繼刁君之缺，余得迎養先君者，徐公一言之惠也。

同學中之長輩垂青及余者，為周公維翹，謝公子楠，朱公西亭，趙公福疇，孫公高瀟，朱公葆三，顧公晴川，沈公載琛，王公大關，徐公蘭齋，楊公儀之，沈公仲禮，賀公棟生，林公寶琛，謝公泗亭等，其中尤以孫公高瀟惠最多。孫公為梅堂兄之尊甫，勤儉起家，時開設美華利鐘表行，獨力提倡以水泥鑄骨重建方橋者也，視余如親子弟，余在中特班時，曾榮獲獎勵演說之金牌一面，同學中有促余請客者，余以無力辭之。孫公聞悉即謂余曰：「是烏可辭，可即約期至華慶園，設筵四席請之，賬入余冊可也。」余與同學間皆能相得，曾

有某同學因細故侮余，余謹慎避讓至數月之久，彼卒自悔而和好如初。同學中之交誼深厚者，允推孫君梅堂，史君藹士，朱君子奎，張君嘉甫，何君積璠，曹君雲祥，周君鈺卿，周君雨卿，徐君鳳石，楊君奎候，陳君景翰，顧君少川，吳君遵瀚，葉君子衡，沈君厚生，林君桂卿，朱君榜生，（即朱斯芾律師）謝君繩祖等。余於倫敦獎學金，以攸關家計，至為重視，故自入聖約翰後，每年上下學期之成績單，由海公寄往倫敦。余於功課，極有把握，所慮者，即偶不慎而記過，則礙及品行也。時校中規定上午可在欄杆上曬被褥，惟須午後一時前收進，違者記過一次，余在備館四年，未敢將被褥一曬，又床帳如有污點，亦須記過，余見蚊子在帳，不敢加以撲殺。某次受同學牽累，例須記過，余逕造卜公宅，面稟余之成績單，須寄往倫敦，今次犯過，雖為人牽累而無法獲免，恐傷愛我者之心，請以體責易之。卜公憫及苦哀，特頒赦令。近來好義之士，多提倡獎學金及貸學金，以濟清貧子弟，余甚願受惠者之兢兢業業，更勝於余之用心也。

（四）教學時期

余既畢業於卜舛濟書院，為報答倍我公會諸公厚惠起見，乃返至甬上，盡義務近十年，先是在余畢業前一年，時二十四歲，海公欲余預訂聘約，以便向倫敦方面報告，余當然同意，惟提出三項辦法，以備選擇：（一）畢業後，先赴

山西大學任英文教員五載，預算可積蓄萬金，然後回甬，終身為公會盡義務，以資報答。（二）半日由余自覓位置，半日為公會盡永久義務。（三）因余對家中負擔太重，不能純盡義務，請酌量優待。海公與同儕商酌良久，答曰：「君之條件，均合情理，遠過吾儕所望，惟第一二兩項辦法，雖可減輕公會負擔，但公會不能使此有用人材，為人所利用也，今依第三項辦法，請君與公會訂一七年為期之長合同，每月薪水四十元，（開公會之特例）另於第一年開始時，送洋五百元，以備君清償債務之用，請即放棄以便定奪。」余即答曰：「自當遵命，無容攷慮。」遂歡然訂約而歸，告堂上二老，闔家歡欣鼓舞，感謝神恩不置。

余畢業後，於二十六歲，開始服務，時公會已派雷漢伯君為斐迪學校校長，以余副之。時斐迪學校已在泗洲塘購定新址，營建新舍，先暫在周家橋租屋應用。是年孟冬余與胡女士結婚，胡女士係余之表妹，在余二十一歲時，由雙方家長作主，立定婚約，胡女士過門後，極盡婦道，更博堂上之歡心。次年，抵制美約風潮，由申至甬，紳商學各界熱心分子，由盧志學君領導，發起響應，余被邀參加，分頭演講，甚得民衆同情，余力主寓激烈於和平之中，弗使事態擴大至不可收拾，頗為同人所贊同。旋風潮平息，然而吾甬教育，經盧君與余等提倡，得植定基礎矣。余於是受知於邑紳張公讓三，由張公而受知於甯波府

喻庶三太尊，及鄞縣高子助大令，地方與教會遇有事故，余必竭誠協助，得免隔閡，官廳甚德余。後喻公陞任甯紹台道，高公亦過道班，由鄒筠坡大令接任，對余極加青睞，時張筱帆中丞、巡撫浙江，函知喻公命余捐功名，以備保舉，喻公以函相示，余曰：「請為余謝中丞，余之所願，乃欲為地方服務，一經保舉不復能為地方服務矣。」喻公甚以余言為然，即以此復中丞。是年開明講堂牧師林公，調任江東分堂牧師，海公囑余兼任遺缺，俾教會與地方不至過於隔膜，會務亦易於發達，余深悉海公用意之善，允之。

又次年，為弟授室陳氏，由是吾家人口頓增，開支較大，然尚可設法調度，不至過於拮据也。是年斐迪學校新校舍落成，規模宏大，氣象一新，余等辦事，更有精神，時天主教會辦有育才學校，而鎮海李公雲書又獨資創辦益智中學，與我斐迪鼎足而三，又公立儲才學堂，改為省立第四中學，在南門外建築新舍，規模更大。余則專心於斐迪之學務，及開明講堂之教務，他事本不願過問，然地方父老，皆以余為新進人物，有事必下問，於是凡屬地方公益之舉，幾有無事不與之勢，此亦時局使然，好在余正當壯年，毫無畏難之心，對於校務，勉盡心力，對於學生，負嚴師慈母之責，平時愛護備至，有過則訓責不貸，學生皆知余心，從無怨言，而本校遂以督責嚴嚴聞於時，遠道學生，負笈而來者益衆，且終余任，本校未發生任何風

潮也。至余三十歲時，余已育二女，胞弟亦育一女，家中人口漸多，交游日廣，酬應日繁，加以兩次辦理婚事，稍有虧空，於是收支漸難相抵，經濟發生問題。適益智中學願以每月八十元之代價，聘余作每日半天之教員，余以有合同關係，未便遽允，乃約海公等開一圓桌會議，余根據五年前所提出之第二項辦法，請准余接受益智之聘，在本校方面，當純盡義務，且於七年期滿後，再盡量繼續効勞。海公等詳加攷核後，即准余所請，惟純盡義務一節，則改為提出薪水之半。另請教授一位，以代余之功課，於是余即兼任益智中學之英文教師。余感奮之餘，精神煥發，兩校當局及學生均甚滿意。

次年喻公陞任浙江藩司，桑公鐵珊接任，下車未久，因見甬埠有巡捕房，認為不當，意欲收回，改為警察分署，而道署無交涉員，故暫置之，一日偶與盛省傳太史談及，盛公以余或能辦之對。翌日，桑公即下問，余允為辦理，時該捕房主任，為英人蒲克立斯君，（Mr. A. Bookless）與余友好，且捕房門首，所懸之牌上書明「道憲奉設立巡捕房」字樣，余即告蒲君，「桑公欲收回改組，名正言順，無可違抗，君以捕頭而改為教練官，亦與有榮焉。」蒲君據情函申，不數日報可，桑公喜出望外，聘余為顧問，月致夫馬費五十金，余擬辭，海公反囑余受之，此亦鮑叔獨知管仲之意也。時余每月所入為百五十金，宿負

友友消夏記

陳柱尊

康南海十萬卷

藏書榜書樓

康有為，字長素，原名祖詒，號更生，南海人，學者稱南海先生。所著論書法有書鏡，或名廣藝舟雙楫。嘗自述所學云：「吾十一齡，先祖教以臨樂毅論及歐趙書；將冠，學於朱九江先生，其執筆主平腕豎峯，虛拳實指，蓋得之謝蘭生先生，為黎山人二樵之傳也。於是始學執筆，手強甚，畫作勢，夜書被，數月少自然。」又云：「少讀說文，嘗作篆隸，苦嶧山及陽冰之無味，問九江先生，先生稱近人鄧完白作篆第一，因搜求於粵城，苦難得；壬午，入京師，乃大購焉。並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下筆頗遠於俗，於是翻然悔帖學之非矣。」符鑄云：「南海於書學甚深，所著廣藝舟雙楫頗多精論，其書蓋純從朴拙取境者，故能洗滌凡庸，獨標風格。」柱按南海嘗自道所學得於鄧完白張廉卿，固屬不謬。然川筆橫平豎直，實得於伊墨卿，或謂其得力於陳希夷。嘗聞其女夫潘叔璣其璇云：「有人以宋陳搏『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一聯求售，索價四百元。南海以值

太昂，留於家，臨十數過，遂盡得其法。今此聯已有影印，長素書甚似之。信不誣也。南海為余書此額，距逝世前數月耳。時革命軍將抵上海，南海急避地青島，於夜間十二時為余書之，至可感也。

梁任公書康南海

詩集真蹟跋

右梁任公為康南海寫詩四卷，及南海自書序一篇，詩分為上下兩冊，皆真跡也。此集前曾有影印本，傳世無多，又有覆印本，甚不精，亦無多，今亦皆不易見矣。真跡與影印本異者，康氏自敘第一頁字稍異。又真蹟本序後，有詩一首云：「莊寫悲吟正則思，卻煩梁鶴寫烏絲，黃庭好處多騷意，後世應傳妙妙辭。」跋云：「門人梁啓超為吾寫詩，以體泉兼雲塵，加以永禪師千文，極端莊流麗之致，妙絕一時。」更生寫寄題影印本不知何故遺之。又影印本有目錄云：「延香老屋詩集卷一，汗漫舫詩集卷二，萬木草堂詩集卷三，明夷閣詩集卷四，大鹿閣詩集卷五，須彌雪亭詩集卷六，逍遙游齋詩集卷七，寥天室詩集卷八，避島詩集卷九，瀟瀟詩集卷十，

南蘭堂詩集卷十一，憩園詩集卷十二，納東海亭詩集卷十三。辛亥七月更生寫記。」又云：「右門人梁任公所寫詩凡四卷，至明夷閣止，事變日繁，必無暇畢寫，門人請先以付印，以待續寫。更生辛亥五月。」不知真蹟本何故無之。觀此則康氏自敘末所書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九日，當是梁氏寫集之始。歷三年辛亥，為宣統三年，即革命軍起於武昌之年，梁氏當於是年五月前寫畢此四卷。辛亥革命以後，袁氏秉政，梁氏任司法部總長，自爾以後，康梁二氏出處遂大相違異矣。然吾聞康氏之女夫潘叔璣君言：「梁氏每謁康氏，必頓首再拜，有時意見不合，康氏必擊案責讓，梁氏未嘗不叩頭以謝也。」嗚呼！康梁二氏出處，先後乖異，或不免招後人之譏議，然彼於維新事業成就卓卓，赫然在人耳目，其功固有不可沒者。世人震康梁二氏之享大名，或怪其始之合而終之異，而不知其師生之誼，固有非尋常人所可及其萬一者也。然則其學業之所成就，豈無故哉。方今師道日喪，為師者既不能以道以學自任，而為弟子者，或驅逐其師，如犬馬奴隸然。昔荀卿以君師與天地先祖為禮之三本，而斷之曰：「三者偏亡焉，無安。嗚呼！可不懼哉？聞梁氏之風者，可以知所感矣！是册原藏康家，康氏逝後，其遺書多由吾介紹轉讓於廣西大學，久之，此册遂以重值歸余。康梁真蹟傳世者，當無可與比者矣。庚辰十二月。（完）」

盡清，且有餘力為堂上預營壽域，余自撰一聯，刻於墓前，曰：「慰親心預營壽域，順天命當進福園，」文雖不佳，然亦略表心迹而已。次年，李公雲書因益智中學負擔太重，暫行停辦，（後改省立中等工業學校）余山第四中學以原條件聘為英文教員，惟因與斐迪學校相距稍遠，乃自行備轎，以免延誤時間，礙及功課。自後數年，諸事均稱順適，余三十三歲時，曾為雙親祝七秩五秩之壽，車水馬龍，一時極盛，亦稍盡人子之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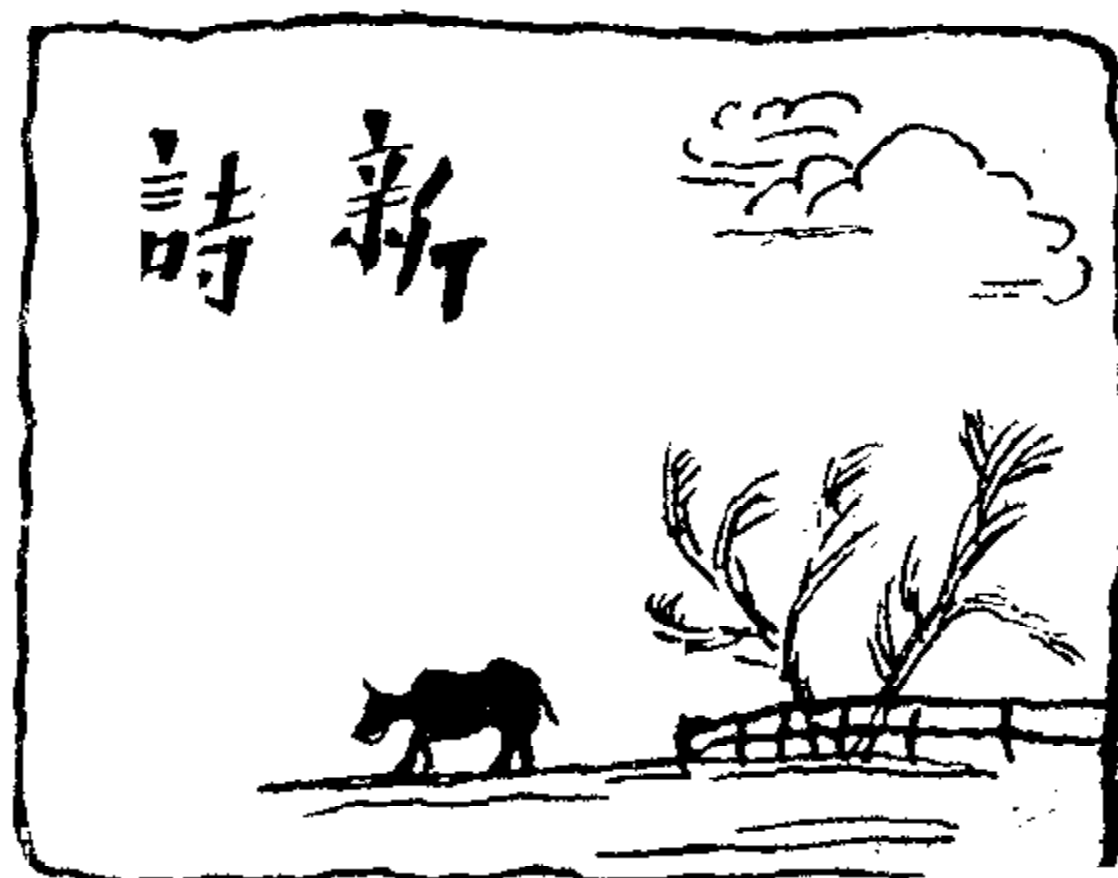
次年，革命成功，甯波光復，設立軍政部，盧志學君被推為外交兼交通部長，陳謙夫君與余副之，積極辦公，盡義務者垂一年。旋奉令改組，時友人三四輩，合辦「方聞」報館，推余為總理，詎因辦事尚少經驗，未及一載，即行停閉，虧蝕在五千元以上，因欲維持信用，祇得勉力負擔，於是債臺高築，經濟幾瀕破產。時海公已告老返國，由牧作霖君（Rev. G. W. Shepherd）繼任，余即與牧君磋商，請准余赴申謀事，以資彌補，當蒙慨允，於是在甬九載，至此始告一段落。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友友總社廣告部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酒

克 幻

你不再喝一點了麼？
 一點點，真正一點點，
 櫻桃紅，竹葉青，
 多麼富有詩意的名兒；
 可別喝那些，
 太彫，狀元紅啊，
 庸俗的名詞，
 喝下去也阻隔在心頭。
 澄清的，玫瑰紅的，
 映着水晶似的杯子，

看得見一些可愛的影兒，
 翩翩地向你跳躍，
 跳在心裏，奏一支，
 人生歡樂之曲。

我無法傾吐我的快慰，
 在你的臉上，
 輕輕地滲露了，
 真情的興奮，
 彼此微笑着；
 我從水晶似地澄清裏，
 透視你玫瑰紅的水晶杯子。
 跳躍的歡樂之曲，
 在唇間也將交響了，
 讓美妙的樂曲和諧吧，
 你不再喝一點了麼？

思 親

風之意

昨夜枕邊遺下的輕夢，
 却成晨起的陳迹了；
 我拭着欲滴的眼淚，

看對面的極枝上，
 一隻老雀正餵着雛鳥。

鄉之戀

歌 人

燕子南來，
 山茶已染紅了山崖，
 杜鵑聲聲啼，
 紫藤花瀟瀟欲和白雲同
 飛。

瓜棚底下還餘殘夢，
 夏之烈日蒸吞萬顆汗珠
 秋江飄墜一片枯葉，
 驚鴻忽又帶去半天紅楓。

白雲深處望斷幾許黃昏，
 江干日日看盡帆影；
 鄉戀似橋下的潮，
 流滾着，
 想化爲羽鳥，
 御風歸去。

深 夜

雁 心

夜深了，
 牆外的花影剪碎了床前的月
 光，
 如麻的往事浸在淚水裏。

靜聽着慈母的鼾聲，
 枝頭的小花，
 已把月影挺到了牆外了。

書和長衫

蘆 悚

午夜裡——
 飢不擇食的老鼠，
 在嚼着舊書；

吱吱的聲音，
 似替我發洩着，
 舊的怨恨！
 我快意的笑了！

× × ×
 你消磨了我底青春！
 更剝蝕了我底童年！
 但，你給我得到點什麼？
 有的，不過是僅僅的長衫一
 件！

× × ×
 早晨，我憤憤的脫去了它，
 悄悄的挾在腋下，
 溜進了石庫門，
 把它舉到高櫃台上，
 等取到是最低的代價時，
 我底眼淚默默的流下，
 於是，我黯然的哭了！

太太羣

呂 悠 然

(一) 鄒太太

暮春天氣，人是懶懶地；鎖日獸在屋子裏，總覺得有些不得勁兒。由於妻的提議，我們一同去訪問那位新結婚的小鄒。

他的小家庭，建設在離我家不滿五百步的一個衙堂裏。門口小花園裏的薔薇花，這時候開得正繁盛；在薔薇花下面，站着一個明眸皓齒的少婦，我們認識她，就是小鄒的新夫人。

她看見我們的到來，隔着那扇鐵門招呼着；等我們一跨進去，她卻眼睜睜地

只注意我們手裏的兩隻茶食盒子。

「啊呀，怎麼你們還要破費，買了這些東西來！」她說着，竟不管這些東西是不是送給她們的禮物，來不及地接了過去。

妻向我笑笑，我也向她笑笑。

我們跟她走進了屋子——這就是他們夫婦寢食生活於斯的膳堂、寢室、書房兼客廳。這屋子凌亂極了，不但床上的被褥，床下的鞋襪，堆成了幾堆，還有桌子上吃剩的菜碗酒瓶……等等，也是星羅棋布地散列着。最使我們觸目的，卻是滿地板上的甘蔗渣，瓜子殼，我們的腳踏在上面，好像走在一條軟綿綿的地氈上。

「老鄒呢？今天星期，難道也上行裏去嗎？」我從無話可說中，想出這樣一句話來。

「他，他上小菜場買菜去了。——啊，錢，用出去像流水，我真捨不得從我手裏經過，實在的，一塊錢一斤青菜；兩塊錢一條小黃魚……我想起了也心疼，如果親自去買了來，還吃得下去嗎？所以，我是採取眼不見爲淨的政策，每逢星期日，就由他去採辦，回來也不准他在我面前說價錢……」她一邊說，一邊防恐有人來搶她似的，忙把吃剩的甘蔗、瓜子，收進了那口小櫥裏。

「啞！鄒太太，難道從鄒先生手裏用出去的錢，和你手裏用出去，還有甚麼不同嗎？」妻笑嘻嘻地等待她的回答。

「當然不同的，他已經把一個月的伙食錢，完全交給我，今天讓他另外掏

腰包去買，我不是就可以省下一天的出賬了嗎？而且，他是不怕價錢昂貴的，買回來的東西，多少總比我買的豐富、清鮮一些？」

「鄒太太，真使我佩服，你的算盤這麼精？」妻又俏皮地說。

外面的鐵門，發出一陣開闔的聲音，一會兒那個西裝筆挺的老鄒，提着一隻菜籃，不倫不類地躡了進來。他意外地瞧見了我們，立刻滿臉顯着羞慚的顏色，把那菜籃在一叢不知名的小灌木下塞。

「啊！難得！難得！你倆怎麼到今天才過來，我們是天天在這裏盼望你們，幾次想親自到府邀請，卻又不得閒！」

「不敢，不敢！」我們這樣敷衍着。

「喂，芬，你怎麼連茶也不倒兩杯！」

「熱水瓶裏的開水，剛才給我洗臉用去了。反正，客人也不希罕這一杯茶，何必多糟塌！」沈先生，沈太太，你們說，是不是？」她不知在甚麼時候，已經在我們帶去的茶食盒子裏，拿出一塊奶油蛋糕，不住地嚼着，「這蛋糕的味道真不壞，我是常常吃的？可惜，你們沒上大馬路的金谷園去買，似乎比較地少些奶油？」

「烟呢，沈先生是抽烟的！」老鄒又向他的新太太說。

「前天買了五盒大前門，化去了我×元，一場麻將，抽得一枝也不剩；頭錢裏一共只有一百多塊錢最後計算一下，我還蝕本了××元，以後，我討咒也

不買烟了；你要抽，你自己去買！」鄒太太好像猶有餘憤似的。

老鄒望她瞧瞧，頓時拉長了臉，態度很不安；因爲，我知道他一向是個要面子的脚色。

我們坐了一會，覺得無話可說了，便向這對夫婦告辭了出來。

這天晚上，我忽然患了感冒，一連在家裏休息了兩天；第三天，我還是不能出去工作。當我們吃過午飯，約莫過了半小時，忽然樓梯上登登地一陣響，得到女傭的報告：來了一位女客。

我們等待她掀着門帘走進來，一眼看清楚，就是那位鄒家新太太，今天，她卻第一次上我們的門。

「請坐，請坐！是從府上出來？老鄒爲甚麼不同來？」我從床上坐起來招呼着。

「老鄒，一天到晚忙在寫字間裏，家裏的事一點也不管，真討厭！」她非常不滿意她的丈夫。

「啊，張媽，快泡一杯茶，香烟也帶來了！」妻走到房門口，向樓下喊着：「意思裏似乎含着：到你家去，連開水也喝不到半杯，我們卻滿不在乎的。可是，她並不懂得。」

「烟，我不會抽，茶也慢慢地來！」鄒太太追過去對妻這樣說，「我，先要請你們給我解決一個問題：——剛才，我從大馬路回來，一到家裏，老鄒倒好

吃，但是，雞蛋太貴了，太不上算，而且，又要生起煤爐來，太麻煩！我想，

請你們娘姨給我炒一碗，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好的，當然可以！」妻便到樓下去吩咐女傭買雞蛋。

我心裏暗想：我們和她，連他們結婚那天，一共不過見了三次面，怎麼這樣的不容氣？而且，她嫌雞蛋貴，不上算，難道人家就上了嗎？我們又不是開飯店的。我倒並不是爲了一個蛋，一碗飯的損失，卻覺得她的態度不大光明，只把人家當做一塊墊腳石。要不是爲了和老郎的交情，我真想阻止妻的款待了。

女傭一會兒就把那碗蛋炒飯送了上來，另外還配着一碗蝦米紫菜湯。

「郎太太，趁熱，請用吧！」妻拿出一雙鑲銀頭的象牙筷子來，遞給郎太太。

她毫不客氣地捧起了那隻飯碗，一口一口地划着，彷彿在自己家裏一樣。

「喂，你們家裏的鹽鉢頭打翻了吧，怎麼這飯這樣鹹？油也太少了又燥又硬的。沈太太，真虧你們，用着這樣的娘姨！」郎太太嫌憎着，卻把一滿碗飯，風捲殘雲地吃完了。

「是的，用不到好娘姨，真沒辦法！還是你們不用娘姨倒好！」妻有意無意地來了些小諷刺。

「你看，我的主意不錯吧？」
「只是我們要是也不用娘姨，也許連你這碗不合口味的蛋炒飯，也吃不到了！」
「那……那我……當然也不會到你們

這裏來！」她若無其事地，依舊表示着很得意。

一直坐到四點鐘光景，郎太太才從沙發上站起來：

「好了，老郎要回家了，我要走了，再見！」

這天以後，我們爲了要和老郎接洽一些事，我們又去訪問了他們幾次，可是每次依舊連一杯白開水也沒有喝過。某一個星期日，我們快要開午飯了，忽然一陣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我便趕到樓梯下去接聽：

「喂，喂，你是沈先生嗎？」對方是個女人的聲音。

「是的，你是誰？」

「我……我是郎太太！……今天，我們家裏來了許多客人，老郎又出去了，你看怎樣辦？……」我猜不透她的意思：爲甚麼他們家裏來的客人，要和我们商量？我沒話好說，隨便地問了她一句：

「是些甚麼客人？」

「唔，就是老郎的哥哥嫂嫂和他們的孩子們！沈先生，聽說你也會經和他做過同事的，你們一定很熟識罷！現在——我，我想帶他們一家人到你府上來吃午飯，好不好？」

「好，好！」我想，要不答應，也得答應了。

妻一時忙得手足無措，在這幾分鐘以內，怎麼拿得出一桌款客的飯菜來。到底還是我有些急智，連忙到街口那家徽館裏，叫了一桌和菜。

不到一刻鐘，郎太太真的領了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地闖了進來。

這一頓午餐，連酒，連飯，自然化去我一筆不小的數目。

當客人臨走的時候郎太太看了看那張菜館裏的發票，笑了笑說：「省了我半個月的伙食錢了！」

這還是幾年前的的事了，到現在，我們還有些怕她，不論見到她的面，或是接到她的電話。

(二) 路太太

瘦怯怯的身材，白慘慘的臉色，拐着一雙放大的小脚，走起路來，真可以用着「扭扭捏捏」四個字來形容她——她就是從前住在我家客堂裏的路太太。

老路和我訂交，還在十多年以前，我們是老朋友，我挺知道他的性格：他歡喜喝酒跳舞更歡喜賭博——不論麻雀、牌九、搖攤、跑狗、回力球……以及輪盤賭，名目繁多，我說也說不清楚。

某一天早晨，老路從外面喝了酒回來，他走進客堂間，便向床上一倒，咕咕地，不知在唸些甚麼咒語似的。突然，嘔的一聲，眼睛一翻，嘴裏像裝着一個噴水機關一般，頓時噴出了大量的黃湯，繼之以鱈魚、白肚、糟雞、醬肉……之類的摻合品，那股不高明的臭味，立刻從那張小鐵床上發揚到滿間屋子，直衝到我們樓上。

「蘭英，蘭英！」我們聽到老路在喊他的太太，「爲甚麼老獸在廚房裏，也不來瞧瞧我！」

「啊呀，怎麼的，我怎麼知道你喝醉了酒？讓我來給你換一條褥單好不好？」路太太一口柔和的蘇州話，和她的外貌很不相稱。

「不，誰要你瞎討好！……唉，唉，我不要活了，我要尋死！」老路這套恐嚇老婆的把戲，連我們也聽慣了，但是，路太太還是很相信他。她急切地說：

「阿狗的爸，你怎麼的，又要尋死覓活，你真的做出些甚麼來，叫我們怎樣活下去？」

這一來，老路正中下懷，更粗暴地喊：「你不要管我，我也管不了你們，你讓我去死就是了！」

「到底爲甚麼？到底爲甚麼？你說呀，我可以辦得到的，一定替你去想法！」路太太哀求着他。

「今天，跑馬廳裏舉行香檳賽，上一次，我在那裏輸了七百多塊錢，現在有了這個機會，卻沒法去翻本，你想，活着還有甚麼趣味，你，你讓我去死了吧！」老路的口氣，略微和緩了些。

「唔，這也值得尋死的，我雖然手頭沒有錢，可是，我會替你想法子，你靜靜地睡一睡，醒醒酒，包你到三點鐘開賽的時候，有了錢票，可以穩穩地買馬！阿狗的爸，你站一站起來，讓我替你

把褥單換一換！」

路太太真有能耐，一忽兒就把那獅子般強橫的老路，處置得服服貼貼。她走進廚房裏，把那飯鍋託付我家女傭照顧一下；她就走出了後門。

不到一個鐘頭，聽得她嘻嘻哈哈地回

來了。同時老路的酒也似乎醒了，從客堂裏很活潑地跳出來迎接她：

「蘭英，弄到了嗎？」

「當然，所以我叫你不要急！」

「多少？」

「五百塊！」接着是瑟瑟數鈔票的聲音。

「哈，你那裏去掉頭來的？」老路的聲調中全是糖的成分。

「告訴你：我妹妹前幾天買了一雙金手鐲，我早就打好譜兒了。剛才，我看見你急得實在太可憐，我靈機一動，便叫了一輛黃包車，一直趕到她那裏，向她掉了一次槍花。我說：晚上要去吃喜酒，必須借她那副手鐲戴一戴，明天就還她。她大約聽我的話說得相當的逼真，一點也沒有疑心，便爽爽快快地借給了我。我拿到高櫃裏去，送，嘿，五百元就到了手。只是，阿狗的爸，你要記住，贏了錢，明天，一定要給她贖出來！」

「那自然！」老路滿意地自動打消了他的自殺念頭，「飯呢，快開飯，我立刻要出去！」

一陣魚肉油膩氣，夾着杜米飯的香氣，又代替了剛才那股酒臭，鑽進了我們的鼻子。前門突然「咚咚」地打了幾下，路太太來不及放下手裏的飯杓子，便走出天井裏去開門。走進來的是他們的獨生子阿狗——路斯貴。剛放飯學回來。

「媽，學校裏的老師說，我這件襯衫袖口太長，太不像樣，囑咐我要把牠改

短一些！」

「好吧，晚上有空給你改？」路太太安慰着兒子。

「不，不能，你不給我改短，下半年到學校裏，一定會被老師訓責……那我不去了！……噯噯噯，我不去了，不去了！」阿狗作嬌地哭起來。

「小鬼，難道飯不吃，就替你改起來！」路太太閒閒地這樣說了一句。

「碰！」飯桌上被一個粗大的拳頭打了一下，那些碗盞湯匙等等，都乒乓兵兵地跳了起來，「他媽的！你敢……！敢不給他改！哼，他讀書要緊，還是你吃飯要緊？」

「好，好，你別生氣，我來給他改！——吃飯的時候生了氣，要成胃病！」這語調是多麼柔媚。「阿狗，你把襯衫脫下來！」

我雖然沒有看見他們的動作，但是，想像起來，路太太是一定放下碗筷，立刻順從了她丈夫的命令了。這其間，卻還夾着幾次「喂，蘭英，添飯！」「媽，我還要添半碗！」她只是默默地替他們工作着。

飯吃完了，又是「臉水，臉水！」大小兩個聲音同時在喊。接着是前門的一陣開闔聲，他們的屋子裏，便暫歸岑寂。

傍晚時分，妻從外面回來，她告訴我：「剛才看見樓下的路太太帶着一件旗袍進當舖去，一會兒，又見她空了手出來。我倒不避嫌疑地問了她一聲，她說：「路先生是最講究吃小菜的，今天中

响，燐了一碗醃鮮，他和我家阿狗，一頓就吃完了。晚上，要是不替他預備一些小菜，回頭準會害他發脾氣。但是，手頭一個錢也沒有，怎麼辦？因此，我只得脫下身上這件夾旗袍，暫時在娘舅家裏（當舖的俗稱）擺一擺，我還要買火腿來蒸鱒魚，再會罷！」我看她那種鞠躬盡瘁的樣子，真可笑！」

可惜，老路終於辜負了她的美意，直等到晚上十點鐘，他還沒有回來享受這碗火腿燉鱒魚。

附近電車廠裏，不斷地發出轆轤的車輪轉動聲，電車像每晚一樣地進了庫；街堂裏篤篤地敲着竹板，喊賣廣東餛飩麵的，也挑着空担子回家休息去了。

我們的後門上，突然碰碰撞撞地響了起來，似乎還有一個大喉嚨在喊：

「路家嫂子，路家嫂子，請開門！少棠兄喝醉了酒，我送他回來的！」接着又是「碰碰撞！」

有人出去開了門。

「對不起，對不起，趙家叔叔！」是路太太在道歉。

「不要緊，不要緊！明天會！」

「唉，唉！那匹四號的黃馬，真不肯幫忙……否則……」老路大着舌頭，還在樓梯下咆哮，「……五百塊……連一毛錢也沒剩回來……」

「既然輸了錢，爲甚麼不早些回來？灌飽了老酒，叫人真不放心……！哎，門檻，留神，別絆一交！」路太太大約在攙他進去。

「不要你管，老子輸了錢，明天還要

內 國 中 洲 滿 本 日 行 洋 國 內 社 會 式 株

上海西華德路四 ○ 電話四〇三〇

測量器 化學器 氣象器 光學器 度量衡器 物理器 測定器 製圖器 事務用品

去翻本！」

「你好好地睡下去罷；明天的事，明天再說！」

「混蛋，都是你，你去弄來的錢，總是這樣不吉利，害我一齊輸光了！……你，你，你這害人精，我要你的命！」立刻，聽得甸的一聲巨響，路太太「啊」，「啊啊」輕輕地喊着，——好像她被推倒在地板上了。

「你，你害人，我要弄死你！」老路繼續粗暴的罵着。

「唉，是我不好！求求你，饒了我，好不好？」路太太在呻吟着，在啜泣着，「饒了，……我一條命，……隨便……要我……怎樣……都可以！」

「不能，不能！——不能饒你！快，你自己把帶子套上去！……快！……快！」

友

靜默了幾秒鐘，終於阿狗「哇」的一聲哭喊，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甚麼事，你去瞧一瞧，不要鬧出甚麼事故來！」妻推推我說。

我找着一個電筒，蹣跚一雙拖鞋，趕到樓下客堂間，只見路太太一聲不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老路却騎在她身上，拿了一條褲帶，套住她的頸項，正在預備抽緊來。

阿狗站在桌子邊，雙腳亂跳地在哭喊。

「老路別胡塗，鬧出人命來，你也活不成！——起來！」我吆喝着他。

他看見了我，趕緊從地上站了起來：「哈哈，沒有甚麼，我們不過開開玩

笑！」

妻跟着也走下了樓，連忙卸下了路太太頸項裏的褲帶，好容易，才把她攙扶到床上；並且給她喝了些開水。

「他，要我……怎樣……我只得……怎樣……我……只有……一條……命！」路太太斷斷續續地精神很疲乏，却一點沒有怨恨。

第二天早晨，我看見她把兩碗大肉麵送進了客堂，她自己仍舊回到灶間，坐在一張小檯上，在吃着一碗苞米粉。

(三) 姜太太

我們搬進綠滿村的那天，也未能免俗地放了一掛鞭爆，在客堂裏點了一對紅燭。

大門是開着的，在一羣看熱鬧的孩子中，却鶴立雞羣似地發見了一個胖胖的女人。

「啊，這嫂嫂尊姓，請進來坐坐，不妨事！」由於幾年的陶冶，妻居然也學會了這套應酬功夫。

「嘻嘻，嘻嘻！陌陌生生的，不好意思！」那位胖太太說雖然這樣說，同時便跨進了門檻。

「來，來，不要緊！我們以後都是鄰居了！」妻拉着她，在客堂裏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你們可是姓沈？從虹口搬來的吧！」她開口了。

「是的，嫂嫂尊姓？住在那一號裏？」妻盤問她。

「我姓姜，住在前街五十二號！」她

說着，兩眼望着妻的身上，「我說，沈太太，像你這樣，才真正有派頭，這一件絨錦緞的旗袍，光是一段料子，也許要五百多塊錢！——哼，我最不要看，那五號裏的賤貨，她自己以為派頭大，其實，她不過是這個！」這位姜太太，舉起小手指頭來比了一比。

說着，兩眼望着妻的身上，「我說，沈太太，像你這樣，才真正有派頭，這一件絨錦緞的旗袍，光是一段料子，也許要五百多塊錢！——哼，我最不要看，那五號裏的賤貨，她自己以為派頭大，其實，她不過是這個！」這位姜太太，舉起小手指頭來比了一比。

「哦，是一位姨太太罷！」妻順了她一句。

「是的，我告訴你！這個賤貨，頂不是一個東西。有一天，我不過和金家婆婆說：看見十號裏住的那個舞場大板，和她一同進衙堂來，那知金家那兩老不死，就到那裏去賣了原告，她立刻帶領一班人馬，趕來把我全家個客堂裏的傢具都打壞了。那賤貨，那老不死，我從此就不理她們……」

「嗯，姜太太，在這裏一定住了好多年了？」妻一向不歡喜播弄是非，很想把她的話頭拉開去。

「是的，十九年了！——可是，沈太太，我得先關照你，那家十四號裏的雌老虎，也不是路道，要留神防備她！」

從她那態度上猜想起來，這幾位大約都是她的仇人。

「承你關照，非常感激！只是我和她們都毫不認識，也沒有來往，一定不會發生甚麼糾紛的！」妻閒閒地回答她，根本不知道那賤貨和雌老虎的面長面短。

「二十六號的樓太太，人倒很圓通，可惜抽上了鴉片，日日夜夜守着一盞孤燈，一點有限的家產，全給她送進了那

枝湘妃竹烟槍裏。近來，聽說要把她的女兒押到芙蓉花書寓裏去，真坍台！——沈太太，這是一個祕密的消消息，請你不要隨便告訴人！」

「一樁樁，一件件，我在旁邊聽着，不覺對她肅然起敬，她真是這條衙堂裏的一位掌故家，可惜這些掌故太平凡了，並且也無關於我們的生活，因此，我不願妻的寶貴光陰，多耽擱下去。」

「噯，你還沒有把樓上的書籍理好罷！再不動手，今天要來不及了！」

「噯，沈太太還有事？我不能就誤你好，我走了，我們改天再談罷！」這

個逐客令，總算十分靈驗地把她攆跑了。

可是，自此以後，她便天天做了我家的座上客，她所搬來搬去的，也離不了那些張家長，李家短。

有一天，她在閒談中，提出了我家的女傭問題。她說：「我真不懂，你們對於娘姨，爲甚麼要出這樣大的工錢？這條衙堂裏，最高價是那家黃公館，他們老爺是做官的，也不過出到十塊錢一個月，你們怎麼出到十五塊？沈太太，這事於我是沒有關係的，但是，後衙堂的牛太太、馬太太、朱太太，都在說閒話了，他們說，都是被你們抬高了工價，所有全個衙堂的娘姨，都做不長啦！」

她啾啾的，映着她的長睫毛，停頓了一會，「所以，沈太太，我勸你：出了錢，何苦要得罪人，我想，你還是把工價減低一些吧，也好平平眾人的氣！」

「我姓姜，住在前街五十二號！」她

「我姓姜，住在前街五十二號！」她

「我姓姜，住在前街五十二號！」她

「噢，姜太太，請你原諒，我不想這樣做！」沒有涵養功夫的妻，臉色現得很不好看，「我用我的娘姨，干別人甚麼事！姜太太，你如果碰到她們，請你帶個信：最好大家各歸各的，別管別家的事！」

姜太太很失望地走了；這一去，大約有兩三天沒有到我家來。

就在這個星期日，我和妻從外面回來，剛穿過第三條街，便看見那位姜太太，站在一家後門口的和一位中年婦人，談得很起勁：

「這家人家，真害人，你想工價加得這樣大，叫我們怎樣用人？以前，我家的老娘姨，差不多做了十多年，現在，一個月換一個，不是都被他們連累了嗎？——所以，我已經和牛太太、馬太太商量過了，我們應該大家聯合起來，設法把他們趕出這條街，才會出我心頭之氣！」

她說得太起勁，我們走過她面前，也沒有瞧見，我說：「她真是一個交際家，這幾條街裏，她幾乎沒有一家不熟悉的。」

「哼，你聽不見，她要設法趕掉我們呢！」妻冷笑着，「前幾天，她對我說，牛太太、馬太太，都在怨恨我們，原來這都是她的宣傳！這種女人，吃了飯，太閒空了！」

「理她呢，隨她去播弄就是了！」我和妻一逕轉到我們住的那條街裏。我們吃過了晚飯，很舒適地坐在沙發着喝，裏茶，瞎聊天，忽然街裏起了

一片喧嘩聲，聽那尖銳的噪音，無疑地幾個女人在爭吵着。

「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出去瞧瞧，好不好？」我這樣提議。

「好，吃過飯，去散散步也好！」妻表示同意。

我們從後門出去，跟着那喧嘩聲，轉到了前面的街裏。

同街的鄰居們，已經在那裏圍成一個大圈子，要是不留神，一定會疑心有糊塗在那裏出把戲。我們上前幾步，向那圈子裏望去，却是那兩位牛太太和馬太太，正在表演牛馬相鬥。

「你不能隨便亂窺人，你說我賣白粉，你可是親眼看見的？今天，你非給我拿出憑據來不可！」牛太太說着一口流利的國語，我們當她在那裏演話劇。

「你，你不必誣賴人，我幾時說過你這些話？——哼，你自己那張臭嘴，不去想一想，你怎麼說我的？你說我家留着小白臉，你去問問清楚：他到底是誰？難道一個年青的男子，就不能到他姊姊家裏來住幾天嗎？哼，哼，今天趁左鄰右舍在這裏，你得給我一句話。」

她們愈鬧愈激烈了，雙方如數家珍一般，罵出許多許多對方的隱事，使那些旁聽者，快樂得喝起彩來。

我覺得這僵局永遠這樣堅持下去，雖然給旁觀者增加一些笑料，永遠不會有結局的；倒不如暫時做個魯仲連，給她們調解一下吧！我打定了主意，便挨進了那個人圈子。

「牛太太，馬太太！我聽你們各人說的，各有理由，誰也不能斷定那個是個非。可是，我倒要請問你們一聲；你們的話，到底是那裏聽來的。」

「我自然有來歷，不過，請原諒，我不能把牠公佈出來！」牛太太這樣說。

「我也不會憑空捏造的，要我賣原告，却辦不到！」馬太太這樣說。

「你們別上人家的當；說出來，只要尋根詰柢地追上去，一定可以水落石出的！」旁觀的一位老先生發表他的意見。

「說就說，那是五十二號裏的姜太太告訴我的！」馬太太比較直爽，先說出來。

「噢，真奇怪，我也是由姜太太傳過來的！」牛太太有些恍然大悟的樣子。

「找姜太太去！」

「找姜太太去！」

「喏，姜太太就在這裏！」是十四號的那個雌老虎，把姜太太指了出來。

「我沒有說，我不管！」姜太太臉兒紅紅地，正預備逃走。

牛馬二位太太，連忙趕過去，抓住了姜太太，一個從左邊，一個從右邊，伸出了手掌，一同看準了那張雪花膏塗得白皚皚的臉上，劈拍劈拍地打去：

「誰和你說的？你這樣的造謠！」又是劈劈拍拍的一陣。

姜太太掩着臉，逃走了，逃得很快。第二天，她就搬了家。從此，我們這街裏，便平平凡凡地過下去，平凡得似乎太少一些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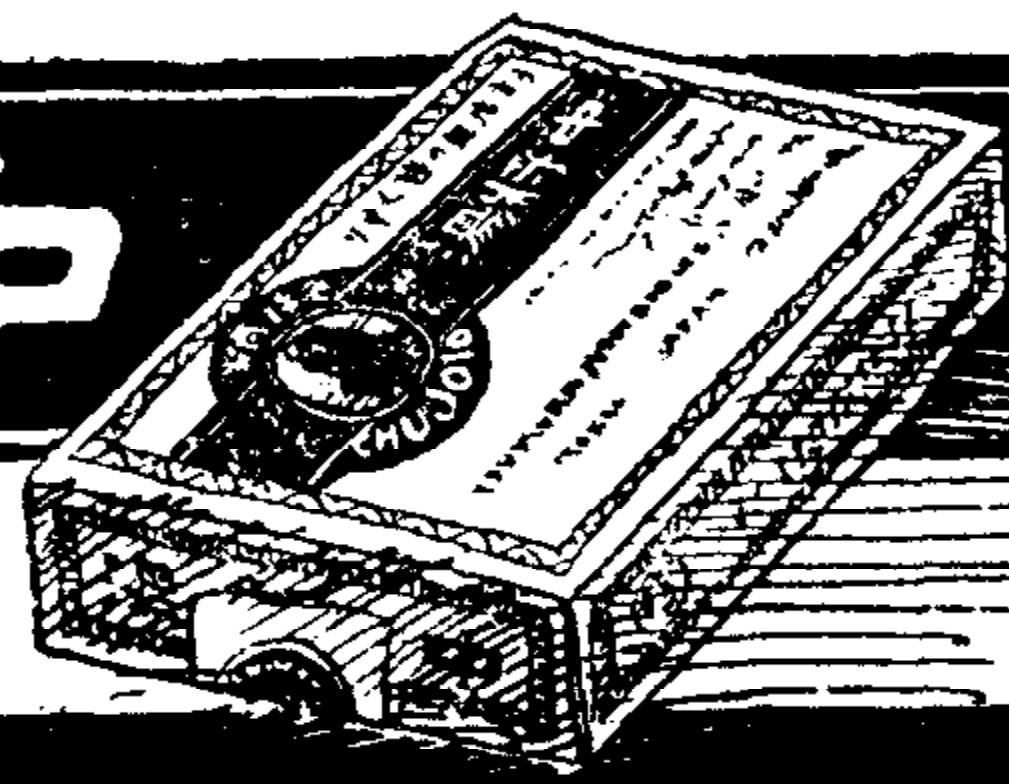
婦科靈藥

- 子宮病
- 浮腫
- 四肢麻痺
- 下腹疼痛
- 希斯利亞
- 孕後作嘔
- 月經不調
- 經逆頭痛
- 產前產後
- 喘氣
- 月經前後

主治效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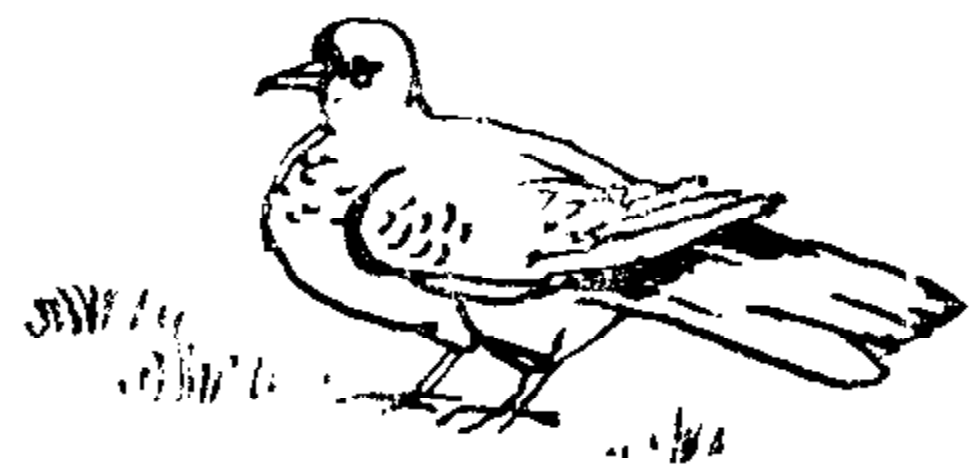
中將湯



英·Eleanor Farjeon 作

鴿姐

文朗譯



鬼，我一生都沒碰見過。

但在我的忠實的愛人離開我的這一天，我起身得很早，應他的邀約，我在教堂的走廊旁邊遇着了牠，因為牠有一個幻想——和我站在祭壇上，吐出永恆的誓言；就好像結婚的時候，我倆必須要遵守的。我們非常願意結婚，可是我們的母親不高興聽它，雖然我的年紀離二十祇差四歲，而牠也不過祇差兩歲。因此牠就想到用這密約來代替正式的婚禮了；同時我又說，「假使愛情本身不能比結婚穩定，羅白，那麼這種愛究竟有什麼用處呢？」

「不錯，鴿姐，」他說，「結婚祇不過延長像生命一般的長久，可是愛卻能延長到死後。」

我認爲這句話對極了，並且很有詩意。羅白真是一個詩人，他爲「聖梵倫汀」曾經寫過一些美麗的詩句給我，還有當我的紅雀死的時候。

是的，如我所說，很早很早我們就在教堂的走廊裏碰頭了，在任何人起身之前。然而倒楣得很，教堂的門是鎖上了。這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打擊，我們又不能喚醒教堂的執事（他是管鑰匙的，因爲他就是我的叔父而且是反對羅白頂厲害的人，由於羅白年齡的關係，這真是他人力所不及的事，祇有靠時間來救治。

爲了這一種失望的心情，我祇好忍住我的眼淚，羅白也現着嚴肅的樣子，但是男子漢不好意思哭。

「我們怎樣辦呢？」我問，完全要依

賴他的力量和聰明。

「我們決定在旁的十字架旁邊宣誓，」他回答，憂思地，同時朝有碑石的墓地瞟了一眼。

可是瞧着這，我發抖了。「啊，不！不要找那些個！」

「那麼你來跟我站在伊里納的十字架前，」他說。這稍微使我滿意一些。恰巧在這村莊的外面有一個伊里納女后的十字架，她的棺材就停在那兒，我忘了是在幾百年前。那是一位丈夫對一位忠實的妻子的貢獻，與我們的目的非常適合的。最快的一條路是朝「新娘弄」走，我們經過墓地從側門口出來的時候，太陽剛剛升起。到了那兒，我們兩人一同望着天上，同時我說：「別哭，羅白！」他：「鴿姐，你不要落淚！」

到底我們兩人都沒有哭。太陽明亮的射進弄裏，在那兒羅白和我來不及看旁的，可是我們兩人都聽見有哭聲。我覺得這是一個預兆，不知羅白是否覺得，然而我沒說什麼；我們從這條「新娘弄」走到十字路，伊里納的十字架立在有草的小土墩上。我們在那裏發了我們的誓，我們還能找到什麼話比羅白自己的話更好的？

「結婚祇不過延長像生命一般的長久，可是愛卻能延長到死後。」

我們每人重覆的說了這些話，然後我又加上了我自個兒的一個允諾。

「羅白，」我說，「我準定每天黎明

的時候跑到這兒來守候你，直等你回到我的身邊；現在我們在這兒分別，將來

文

友

唉，天啊，天啊！
我的愛人離開了我，
他們殺死他在海角，
殺了他也就殺了我。

I

當羅白格林，我忠實的愛，去參加戰爭的時候，在我們的麥特拜村莊裏祇有一個鬼。如今却有兩個了。

我要告訴你。鴿姐是我的名字，我十六歲的時節別人都說我是麥特拜村裏最美麗的姑娘，雖然我不那麼講。可是無論怎樣，羅白格林，我忠實的愛，會這麼想的；然而無疑的從來不會有一個得着情人的女子能不這麼說，要不僅是羅白格林承認我美，也還有別個；雖說我心裏祇有羅白一人。不過在我們兩人訂約剛到短短的三個月，他就跑去參加戰爭了。

我說得稍微太遠了一點。我應當先將

追隨新娘子的少年鬼講給你聽。我們不能告訴你在麥特拜這種傳奇發生多麼早；總之我們全曉得他一向是在那兒。許多人都曾見過他，照他們說，可是沒有人說他的服裝樣式表示一致的意思——有人說他穿着一件睡衣，有人說他穿着一件縐領衣服，另外又有人說是一件滾透的襯衫——因此他生前究竟怎樣不能斷定。可是大家都說：他們曾經聽見他在破曉的時候靠近小弄盡端的教堂墓地的旁邊哭泣，那條小弄便是麥特拜的姑娘跑去結婚所經過的地方；到了太陽起來射到他靠大門的那兒，他便跪在門邊接着就消逝了。由於這個年輕的專門尾隨在女人後面的鬼是一個屬於日裏的鬼，或許這就難以誓證他的細情的原因。——黑夜把它們全扔開了，可是在白天裏看起來，一件鬼穿的縐領衣服或者一件滾透襯衫實際上也許就是一樣。我自己是從來也不會見過這種跟隨女人的

還是在這兒重逢。」

「我真心的鴿姐！」他說，並且溫和的吻我，那時我承認我是蒙在淚水裏；但他很快的說，「笑一笑，鴿姐，笑啊！我們將來遇見的時候你要笑，讓我離開你的時候你也笑。」

於是我勉強笑着，直等他看不見。這是很爲難的，不過你能做到也是很奇怪的。

戰爭延長了整整兩年，慢慢兒，兵士們都開始回來了。在第一年的時候，我從羅白，我忠實的愛人那兒得着了三封信，這對我是一種極大的慰安。頭一封信裏除了別的事情，他說，「我時常念着我真心的鴿姐，在伊里納的十字架旁微笑，當我末次見着她。我已經動手在爲你寫一首短歌，或者說，這首歌詞是用你的口氣寫的。」——開頭是這樣：

唉，天啊，天啊！

我的愛人離開了我。

假若他死了，我決不

嫁給別人做老婆。

那天我立在陽光裏微笑，

目送我的愛人作戰去了。

可是我不能再寫下去。我很高興拿你在的邊沿下有紅玫瑰的白帽子，還有我常見的你那有白縐邊的紅單衫寫進去，倘若我能好好兒處理一下，我想有漂亮的句子產生的。」

在第二封信裏他說，「我不能把那首詩歌寫下去，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要完成它。」

第三封信開頭說，「我真心的，微笑

着的鴿姐，你仍舊每天早晨跑到十字架那兒去麼？」他沒提那首詩歌。

當然，我告訴他我是這麼做，不管下雨或者天晴，起風，落霞或降雪，而且村莊裏所有的人全知道這回事，有時候一兩個出外的人甚至於跑來注視我，少年男女來煩擾我，雖然不是不客氣，但我的母親却喊我「傻瓜」。——這封信他始終不會回答。

戰爭轉爲和平，許多男子回到了家鄉，可是自然不是所有的人，而且消息長久才會傳來，因此起先就有些令人煩燥，即使跟着來的是欣喜而非悲傷。不過非常奇怪夾在煩惱裏的究竟能有多少希望呢。每日清早，當我去坐在十字架旁，我總是相信就在那天我可以看見羅白，我忠實的愛人，從戰場回來。而且每天當我離開那兒，不管我的心有多麼重，我總覺得還有明天可以再等。

這樣一年又

過去了。

在這一年還

沒過去之前，

很早他們就

來和我談。有

時是和善的，

有時又是咒罵

勸我別太固執，有些男孩兒們爲了他們自己的打算來求婚，就是我那挺好的朋友，瑪莉也極認真的向我說。

「鴿姐，」她說，「戰爭已經結束有一年了，我們所認識的男子也都重行回到了故鄉，一年前就連羅白的母親都沒有得着他的消息。鴿姐，你不能一生都在那十字架旁邊繼續等他。」

「啊，瑪莉！」我說，「我答應我要那麼做的。」

「你和羅白彼此戀愛了有多久？」她說，「不到三個月。——你現在年紀多麼大？祇不過十九。你還可以過另外的六十年的九陰啊！」

「那也許是一個很長的婚姻，」我說，「可是對於愛情却不算怎樣長遠。哦，瑪莉！」我對她說，「你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愛情。」

「我明白，鴿姐，」她說。

「你指的是誰呢？」我問。

但她不開口了。

「那麼，瑪莉，」我說，「你能勸我不到十字架那兒去麼？」

她低下了頭，不答話就跑開了。

嗣後我的母親到他的母親那裏去，他的母親又跑到我這兒來。

「鴿姐，」她說，「你是一個老實的女孩，像你這般漂亮的姑娘是不需要這樣的。我承認我虧待了你，當你年輕的時候，因爲有像你這般的容顏是很可以抓得一二位有錢的公子的。可是我現在要說，假使羅白回來的話，我定規用我的祝福把他交給你。但他不回，鴿姐，我願意拿我的祝福在你同別人到教堂去的那一天交給你。」

「我要等着同羅白到那兒去，」我說

於是，過了一會兒，他們靜靜的離開了我。

在戰爭終了之後一年，我還是照常到十字架那兒去。是一個可愛的春天的早晨，百靈鳥都飛起來了，圍在伊里納的十字架四周的草兒也都發青了，這是容易得着希望的時候；果然，當我坐在那兒，一個兵士跛呀跛的從空道上走來，這一點兒也不使我驚訝。我跳起身向他看，用我整個的心微笑着。可是這不是羅白，我忠實的愛人。

他是一位比較着老的人，大約三十歲的光景，由於戰爭使他傷得厲害，就好像他成了跛子一樣。他非常遲緩的走到



（作遠鄭） 『尾收的歌首是那』

十字架旁，站在我的面前，上下的朝我端詳。我等着他講話，是講話在他似乎很困難。

「……你就這樣在這兒，小姐，」最後他說。

「是的，」我說。

「你是……鴿姐？」

我又說，「是的。」

「我帶了一個訊給你，」他說。

「告訴我，」我說。

「寫在這兒，」他說。

「啊，是一封信嗎？」我說。

「不，」他說，「……那是一首歌的收尾。」

接着他遞給了我一張舊紙，髒極了，

在上面寫着這樣四行：

唉，天啊，天啊！

我的愛人離開了我。

他們殺死他在海角，

殺了他也就殺了我。

這字寫得很糟，可是這是我那羅白的筆跡。

我便在陽光裏向這跛腳的兵士露出了

微笑。

在墓地裏我的碑上，他們刻了這幾個

字。

鴿姐

她為愛而死。

II

我下葬之後，早晨還是照常的起得很早。在我短期的病中我有好幾次不會到

伊里納的十字架前望日出；這是沒辦法的事。但此後我一次機會都沒失去；啊，是的，就祇有一次——不過從某一點講來，我並沒有；可是將來或許會那麼的。

自從我遇見那位跛腳的兵士離現在僅一星期，倘使有任何一個早晨能比那一天可愛，這一天便是。我有的是時候，所以我繞一個大圈子走過格利布田野和村莊。格利布草原長滿了花朵，打花叢裏散步是件愜意的事。不，我不是說在花中間走，是說在花上面走。它們經過你的腳，一會兒你的腳和花兒就變成了一個東西。有一些香味從菊花同櫻草裏留在你的腳下，假若你的步伐是輕快的，那麼也有些你的欣慰遺藏在花上了。在矮林裏我發現有一株紫羅蘭，躺在那兒使我從頭到腳都被花所佔住。對其餘所有的東西我也有同樣的感覺。樹木，竹籬，以及房屋全都能成爲你的一部分，實在的話，不管你到什麼地方，總有一分鐘你會同你所經過的東西相溶和；再沒有什麼趕得上一隻鳥兒飛過你的心房所生的愉快。

對人們也是同樣的情形。你可以比你活着的時候更接近他們。夾在學童的中間跑是一件有趣的事，當他們從學校裏出來。我和我的朋友在一塊兒散步，他們一點也覺察不到，每天我還要和我的母親同坐在一把椅子上。假使一個人是憂愁的，你可以從她的心上帶走一片陰影，當你從她身旁經過，如果你是快樂的，你可以把你輕鬆的心靈留在那兒。

在房屋裏，也是一樣，祇要是東西生長的地方，你便會覺得生命將無論什麼都留在那兒。我總規知道當快活或痛苦積滿在這般放下石頭和舉起橡木的人手裏的時候，那些日後住在這宅第的人的生命會變成怎樣。我也總規知道什麼地方有男人在市場裏吵架，什麼地方有愛人在樹林裏相會。可是常時我走到外面，我會逢着我不能了解的東西——它比快樂還來得甜蜜，它是被遺留在一棵樹下或是在一朵花裏的。倘使說這祇是一個幻夢，然而看來比從萬物所發出的任何東西都要好些。無論何時，我一發現了它的靈魂便會加倍的快活，但究竟是誰留在那兒的，我猜想不到。

做了一個日鬼我很高興，因爲祇有守候在十字架旁那短短的時間裏，我可以被人看見，然而不是被每一個人看見；過了那個時間，一天我就很自由了，而且完全不現形，這一來，我就可以走我所愛走的地方且不致於驚動別人。夜鬼便沒有這麼幸運了，因爲，照我所說的，黑夜揭破了他們，再說被人害怕確是一件傷心的事。此外，我不懂爲什麼原因，大多數的夜鬼都有憂鬱。我一點也沒有。我唯一的責任就是每天早晨在十字架旁坐待半小時，微笑着，當陽光昇起的時候。這全然是爲了我的愛人羅白。多謝他，我做了一個笑鬼。我們沒有一個能逃掉一絲責任，而我的責任又不曾減輕。早上，有時一輛貨車經過，天晴的時節，倘若我朝西邊的道路望過去，我總會望見瑪莉趕着牛兒打草地上

走過去。許多鬼不想旁的祇想躲避，但不情願；我爲什麼要那樣呢？當我活着的時節，我從來也不曾有過像這樣快樂的日子。我明白假使我是死了而羅白却還活着，我應該常到那十字架前直等他回來，然後我才能靜靜的在我的墳土裏安息。可是現在這事不會發生了，因爲羅白已死，我就祇有逐日在十字架前出現了。我每天在太陽出來的時候，便唸那兵士交給我的一首短歌。我沒什麼事做，唸了重覆又重覆：

唉，天啊，天啊！

我的愛人離開了我。

他們殺死他在海角，

殺了他也就殺了我。

這是事實。但我從來沒有停止笑容，照我所說過的。許多村人都說他們看見我，有一兩個確實是看見過。瑪莉有一回也聽見了我的聲音。我發現她有一天早晨站在十字架旁，當我走到那兒。她瞧着路前面，不會瞥見我，於是我坐在她背後，等太陽起來我便唸着詞。她轉過身來對我看，面色變成灰白，一句話也不說。因此我就坐着向她笑，直等我消逝的時候。

我所唯一感到的就是孤獨。你許會想不致於這樣以爲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變成一棵樺樹，一頭小羊，一堆麥，或是鬧街，或是某老人的溫暖的烟囪角落的一部分。不錯，是這樣的。但我還想同一個人擦擦天。

在七月裏一天早晨，我去得稍遲了一點。我不能想我是怎麼會睡得那樣久，

可是當我立在我的碑石旁邊梳理頭髮的時候，我看看天色覺得我再沒有功夫朝格利布同村莊走，原來在那兒我走很高興經過我那些正在睡着的朋友的房間。因此我拼命的跑到這小小的側門口——它是開在「新娘弄」上，這一條路我死後一直沒有走過。當我匆忙的走向那弄口，我瞧見那位年輕的追蹤婦人的鬼趕緊跑過來。這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我此時已把他忘記。

關於他的服裝別人都說錯了。他穿的是一件綠色的短衣，他的面孔是挺漂亮的，祇有二十歲。

他見我走來，便揮手喊着：

「鴿姐，是爲愛而犧牲的鴿姐？」

「是的，先生，」我說，「可是我有點急事……請別就誤我。」

「唉，鴿姐，你還是一個年紀青青的鬼！」他說，「我怎能阻止你呢？走吧，孩子，走吧——可是到七點鐘的時候你在柳林裏和我碰頭。」

友

於是我們彼此分別——但是，啊，天呀，我給他弄昏了！我從來沒有過那種感覺。因爲當你同一個固體的東西混雜在一塊兒那是兩樣的；你好像變成了那東西的一部分，而非那東西變成了你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你同一個像你自個兒一樣的鬼混在一起，你就說不出誰是誰。一刻兒我差不多完全失去了知覺。我不明白我到了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我是誰。或許我的原形已從荒地上溜跑了。當我走過那兒，我實在拿不穩我有多少成分扔在後頭，他又有多少成分被我帶

走。那天早晨我總算準時而趕到了十字架旁，可是那半個鐘頭過得多麼慢啊。之後，我回到墓地裏注視時鐘。到底還祇差十五分鐘就要到七點了。因而我想我該要到柳林裏去守候了，我照這麼做，我一到那兒瞧見那少年鬼也來了；我們倆都趕上了時候。

我們一同坐在柳林裏，彼此相視着。

「美麗的鴿姐，」他說，「這三個月來我不會看見你，自從他們把你放進了你有綠草的墳土裏，我一次也沒有見過你。但我早就聽到關於你的事，而且我時常在田野裏和叢林裏找你的踪跡。」

「我可曾留下踪跡呢，先生？」我問。

「祇要是你所走過的地方……」他回答。

「你也留下了嗎？」

「我也留下了，祇要是我所走過的地方。哦，鴿姐，你以爲怎樣？肉體能留下它的痕跡，靈魂却不能？啊，鴿姐，在靈魂之葉裏有一種靈魂，那就是死去了的鬼魂。」

我把這話思慮了一會兒，接着一個念頭激動了我。「先生，請讓開一點。」我說。

他讓開了，我便立刻坐在他原來所坐的那個地方。在柳林裏，它的鮮枝曾經擺在他的心裏，我認清了這可愛的踪跡，它曾在我發現它的地方受到迷惑與愉快。

「你沒有留下鬼魂的踪影，」我說，「伸出我的手來給他，笑着。他把他的手

放在我的手上，我說不出哪是哪一個。

「鴿姐，」他說，「這三個月來，祇要是在春景最美的地方我總能找到你留下的笑，並且我整天的想法來找你。因爲日鬼是少有的，我該有五百年淒清的歲月。我知道你的工作就是在黎明的時候到伊里納的十字架旁微笑；可是不幸就在這同一個時候我必需要到「新娘弄」的側門口哭泣，一等事情做完就匆忙的趕到十字架跟前，然而你總是離開了那兒。鴿姐，讓我們以後彼此不要再分開啊。」

我對他說我們不會的，而且答應每天七點鐘我們在柳林裏碰頭。這給了我們倆極大的快樂。

這樣十年又過去了，我們如我們所想像的一樣的高興。爲的是——假若單獨一個人能享受這世界的美，那麼兩個人在一道豈不是更能多享受一點嗎？況且這種快樂不是屬於活人的，活人多怕將來的死亡，我們的快樂是毫無止境，心裏也不擔憂。

我應當告訴你，鬼很少問問題。過去的事，關心得這樣少，眼前的事，關心得這麼多；祇有我們日常的瑣事對我們的餘生操幾分鐘的心，當那些事一做完，我們便不再注意自家的事，也不對別人的往事發生驚奇了。我們的工作時間是相同，各人所做的事情永遠不會被另一人看見，我說過，我們也不好奇的發問。

到底在我們倆第一次遇見之後隔了幾年，有一個禮拜天我們同到教堂裏去，

因爲這就是我死的一天，我盼望和我的母親同坐在一把椅子上。做完了禮拜，教堂空了，我們在裏面遊蕩了一會，看看這，看看那，後來在一座古墳旁邊，喀羅塞德與他的夫人是葬在那兒的，這位年青的鬼停住了脚步，非常和善的樣子望着這差不多看不見面孔的形體。忽然他笑起來。

「鴿姐，」他說，「且躺在這夫人的肖像上面。」

我便依他的話做，用我的身體蓋上了這石像，當他站在我才上的時候，我起了異樣的感覺。他用我最喜歡的容貌朝下對我望。

「不錯，」他說，「你比她美得多。」

「哦，你認識她？」我問。

「我是爲愛爲她而死的，」他說，「我是他父親家裏的隨員，秘密的我們相愛着，我的愛是我的熱情，但她的愛却是她的娛樂。後來這位武士從東方回來向她求婚，於是她答應了；她約我作最後一次的晤會，當她躺在我手膀裏用輕巧的話告訴我，一切都完了。我哭起來，認爲這也許是一個女人的愛的終結，但並非她的不忠實的終結。我便離開了她。並且就在她結婚的那天，我坐在這側門口哭泣，這個側門她必定會經過的。在太陽昇起的當兒我發誓要在那個地點出現，直等到有一個女人是忠實的；我就這樣自殺了，後來她和這位武士在那兒找到了我。鴿姐，我們的苦痛不會使我們變成傻子嗎？我們是爲愛而死的

友 文

，同時也應當爲愛而生啊。」他對着我笑，我們倆便一同走出了教堂。當我們經過墓地，他停立在我的墳邊，讀着碑文。

「你也是爲愛而死的，」少年鬼說，「鴿姐，你是對誰不忠實呢？」

啊，你可了解一片陰影是怎樣跨過一座有陽光的田野？你會不會想到有這樣的一片陰影能落在如我這般的笑鬼身上？然而它落下來了。突然之間我怕對這少年鬼講過去的事；我不敢告訴他我對我的愛——羅白——是忠實的，他是死在戰爭裏的。後來，你瞧——我低下了頭。

我的少年鬼對我笑了，照往常一樣的說，「哦，鴿姐，你還是一個年青的鬼！這樣年青，你還會覺得害羞；我這麼大年紀連痛苦都不會再感覺到。笑一笑，鴿姐，笑一笑！」

可是，如果你能相信我的話：聽他講到這兒，我的眼淚從臉上流下來了。他驚視着我，因爲在以前他從來沒有見我哭過。猛然的他又高興的笑了，跑近我跟前，立在我身上抱住了我，這一來我又分不出他是他，我是我。分不出我的眼淚與他的笑，但在那奇怪的紛亂之中，我聽出了他的聲音、愉快、甜蜜，却有點惱意：

「美麗的鴿姐！會笑的鴿姐！不忠實的鴿姐！」他，我那少年鬼說。

當我聽見他稱我「不忠實」，我也笑了，從他身邊跑開，他便追來。這是一

個偉大的遊戲、追逐、溜逃、俘虜不會變俘虜，除非我情願——到了我願意時候，我便站着完全不動。以後我們又常玩這個遊戲。他又常常請我講我的故事，又問我在伊里納的十字架旁幹些什麼，對於愛有什麼罪判定要我這樣微笑——他逗着我，使我垂下了頭便以爲樂。但從此我就沒再哭過；我爲什麼要哭呢，看來我已決定永遠不要把我的事情告訴他？

第十年又過去了，一個春天的早晨我跑到伊里納的十字架前，坐在那兒望着路上。剛在太陽快要升起，路上來了一位跛腿的士兵，年紀大約三十，就像十年前所發生的事一般。但這一次確是我的愛人羅白打從戰場裏回到了家鄉。

III

他一瞧見我便喊起來了，「鴿姐！鴿姐！忠實的鴿姐！」跛到了十字架旁，他伸出了他顫抖的手，手好像有點怕碰我。

「鴿姐，在這兒找着了你了！」他說。『我的鴿姐，你一根頭髮也沒有變樣——你可比以前更美了，實在的！瞧，這是粉紅色的衣衫，白色的軟帽，就像往日一樣。瞧啊，你還在笑！在我和你分別的地方又看見了你，仍舊笑着！』他把頭埋在他的雙手裏。『啊，我的愛，對我說一句話，』他哽咽着。『但我不能說話了。』他克制自己，忠誠的望着我。

「鴿姐，我使你受驚了，」他說。『我看，瞧啊，絕對信任是我自己，摸摸我的手，鴿姐，我實在不是鬼。』「因爲我這麼長久沒回來——不過也許你得着了我在戰場寫的字條，當時我真以爲我是會死的，我便拜託我的受傷的同志帶給你，倘若他比我幸運些。你收到了那張字條嗎，鴿姐？」我點頭。

「我的小親親！這也許會傷你的心吧。」我忠實的愛人羅白說。

「不錯，羅白。」這是我第一句對他說的話。『並沒有你所想像的悲傷。』

「哦，太殘忍了——但是，鴿姐，我還記得我們的誓言嗎？「結婚祇不過延長一定替你彌補。啊，你別這麼奇怪的朝長像生命一般的長久，可是愛却能延長



FAR

(作遠鄭)

……人的憐可，是可

到死後。」親愛的，假使你記得的話，我不需要再問你，你死後沒有遵守信用嗎？唉，鴿姐，倘若有一個女人是忠實的，那就是你！」

在他說這些話的時候，陰影落在我的身上，這是我五年前所感到的影陰。忽然間我似乎覺得不能再笑。而且，從羅白的頭上看過去（他跪在草地上依在我的腳邊，可憐的人，想吻我的腳尖），我發現了那少年鬼眼裏帶着憂愁站在那兒。

「唉！」我叫起來，「什麼把你帶到這兒來的，在你應該跑去哭的時候？」

「鴿姐，」少年鬼說，「當我今日早晨走過「新娘弄」，我覺得我用不着哭；我靠在側門口，流不出眼淚來；我不能了解它；我跑來找你——我怎樣來找你呢！瞧，你的愛人躺在你的腳邊，讚美你是所有女人當中唯一忠實的女人。唉，鴿姐，你是怎樣的誘騙了我！上天保佑我，我怕我要昏倒！」

友 文

他轉身跑開了，哦，假若一個鬼的心會碎裂，那麼我的心就要碎裂了。

但是羅白並沒有聽見他，祇聽見了我的問話——愛為我把耳目交給他，別人是辦不到的，而且除了我，對於別的鬼，他看不見也聽不見——羅白，用尊敬的目光來回答我的話。

「除你之外，還有什麼把我帶到這兒來？」他說。「至於講到哭……我不打算再哭了。鴿姐，你瞧，死亡與我們不相干；我決計保守誓言每日清早同你在十字架旁邊，直到我死。即使說我碰不

着你，我總能看得見你和你說話，那樣半小時的愛的容貌和語言會每天幫助我。笑吧，鴿姐，笑一笑，因為愛一直延長到死後！」

但我笑不出，即是為他，我也不感興趣。

「親愛的羅白，」我溫和的說，「那是一場虛夢。你可會忘記十三年前我們在這兒分離的時節，我對自己的保證？我曾經發誓每日黎明守候在十字架旁，直等你重行回來。你的死亡都不能毀掉我的誓言——可是，親愛的，你既是回來了，我就不要再守候了。天保佑我！」我嘆息着，「我怕——我怕我要昏倒。」

「鴿姐！你不要離開我——你要再來啊！」

「羅白，這不是我的權力所能及的，」我說。「在幾分鐘之內，我這最後的守候就要完了，我一定要走。」

「一點希望都沒有嗎？」羅白叫着，「我回來就失去了你，回來有什麼用呢？啊，鴿姐，真無法可想麼？」

我想了又想；後來，在西道的盡端，我望見瑪莉趕牛經過。羅白的背向着她，她走過去，他並沒見着她。突然我想到了也許有希望了。

「親愛的羅白，」我說，「我的時間是逼近了，請允許我最後一件事。」

「鴿姐，隨便什麼事，你說。」

「今天你不要出現在這村莊裏——不到明天不要讓別人知道你是回到了家鄉。天亮的時候你再回到這十字架跟前來。」

「

「你會來嗎？」他問。

「我想法能來。」我說——接着我就不見了。

第二天，我高興能照常起身。我知道我還有這麼一個機會。我把我的頭髮梳得挺漂亮，弄好我衣服上的縐邊，並且拿玫瑰花插在帽邊的底下最能表現它美的地方。於是，我充滿了希望，很快的，不是到伊里納的十字架前，都是到了瑪莉的寢室。

她還在睡覺。我發現她的神氣是多麼的疲乏與憂傷，看來不止三十歲。哦，天！我坐在她的鏡旁，拉好圍繞我耳邊的小髮環，又緊緊我的腰帶。我便將她弄醒。她不明白她是為什麼會醒的，為什麼會起身的。她穿好了衣服，不是穿她往日的印花布，却是穿的白細麻紗。她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停腳在小路旁邊的花壇上來採六朵美麗的紫羅蘭和一片含露的葉子，在那兒每一個春天樹葉都是碧青的。她不知道為什麼，當她走到西道的盡尾，不一直跨過牧場，却轉灣來到了伊里納的十字架前。但是她知道——她知道等在那兒的是誰。她像我一樣的知道得清楚。

「羅白！」她喊，像一隻白羊一般的跑過去。

他很快的抬頭看，但我鑽進在瑪莉身上還要快些，瑪莉是我頂好的朋友，她立在那兒，以我最美麗最和愛的樣子對

他看。

「瑪莉！」他口吃的——「我……想……想是鴿姐。」

她的眼裏盡是淚水，他說，「我們的鴿姐早已死了。」

他跑到她跟前，執着她的手。啊，當時我就用我所有的愛，通過瑪莉的淚水，對我忠實的愛人羅白看。倘若她明白這一回事，她決不情願這樣看。突然羅白抱住了她，吻着她。他怎能不那麼做？

我不等着再瞧下去——這便是我所講到的那一天，當我離棄了我未做的工作。我拼命的跑到「新娘弄」，啊，天呀！我的少年鬼依在側門邊，哭傷了他的心。

我跑到的時節他剛停。

「鴿姐！」他叫着，「你為什麼要這樣笑？告訴我，我為什麼會在這兒而不躺在我的墳墓裏？你又為什麼？」

「哦，好先生，」我說，「我的愛人羅白對我虛偽，叫我怎能躺在我的墳墓裏？我對他虛偽，又怎能叫你躺在你的墳墓裏？」

我聽見他說，「美麗的鴿姐，微笑的鴿姐！不忠實的鴿姐！」接着追逐的遊戲又開始。

瑪莉和羅白有六個孩子同一座小小的農場。這是一個快樂的生活。有時他們在早晨跑來和我擦天當我守伺的時候，在那裏我沒事直等太陽升起。

我們都有自己的職務，可是沒有誰能像我這樣的輕鬆。這一來我就可以自由的上柳林去了。

這是一個快樂的生活。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綜合性刊物，以推動大陸文化為主旨，舉凡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實業、軍事、文藝等稿件，均所歡迎。
- 一、來稿篇幅不限，惟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一、投寄之稿，刊載與否，概不預覆，亦不退還；但來稿在五千元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登載時可以退還。
- 一、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即以却酬論。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三十元至八十元。
- 一、本刊絕對公開。來稿請寄至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希勿寄私人。



▲日本新聞界重鎮每日新聞社長奧村先生及山田專務董事一行，特由日乘機，專誠赴京謁謁國府。汪主席並聆詢新中國戰時動向及新中國國民對日本國民，日本國民對新中國國民，雙方間互相期待之重大課題，當由主席親自一一剖析詳予解釋，此實為日本輿論界對新中國建設之期殷。

▲史丹林城之被蘇聯奪回，德國究竟將蹈上次歐戰的覆轍，而難逃失敗的命運嗎？這是我們亟欲知道並極關心的一件國際問題。鄭先生的「從兵法上看到的德蘇戰爭」一文，依據兵法上的原則，從政治戰方面，思想戰方面，經濟戰方面，對德蘇戰爭加以深刻的觀察，由此可知一城一池的得失，決不可貿然判斷戰爭的勝敗，並可知蘇聯「可勝」的機會，必然會在最近的將來展開。

▲文友創刊以來，謬蒙各界援助備受獎掖，實深感愧，今更迭後各方予以指示函覆，日輒百數起，此忝為同仁等所引以為榮，復又荷贈以鴻文巨作以光篇幅，近因篇幅所限，一時不及早速刊出，此衷敬盼各界予以鑒察。

▲袁履登氏是上海聞人之一，也是一位社會事業家。茲蒙袁氏憑他一生經歷，撰成「回憶錄」巨文，增光篇幅，本刊感激萬分；且相信諸君讀了此文，可使儒天知所自立，青年人有所警策了。

▲創造社是新文化運動中一個著名的集團；但牠怎樣產生，成長，轉變，世人不知者當不在少數。茲經史頓先生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可使讀者興趣盎然。

▲「女人常常是麻煩的」。不止男人這樣想，就是女人本身，有時也免不了與起這樣的感覺。呂先生針對着不同個性的女人，以她們作為典型，描繪出時代思想不同與

環境不同的女性，而撰成「太太羣」。其寫作的出發點就是富於諷刺的，至於文字的犀利，趣味的雋永，我都不願在此多所嘖舌，希望讀者仔細玩味。不過使我們認為遺憾的，就是呂先生堅持不肯署名，但話又說回來，由於「呂悠然」三字，讀者當不難想到事變前曾主持「小朋友」的那位呂先生吧！

▲本期漫畫原定二頁，後因稿擠，乃改為一頁，致有佳作多頓（無時間性者）祇得在第三期發表，事非得已，希作者鑒諒，以後並盼繼續源源賜稿是幸。又本期小說插圖作者鄭遠先生，及漫畫作者洪欽先生，均係事變前老作家，欄筆已久，此次允為本刊作畫，實覺非常欣幸。

文友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冊定價 二元五角 郵費在內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 C 字一〇九一號
宣傳部登記在申請中

編輯及 鄭 吾 山
印刷發行人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五號
發賣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
及各 大書局

本刊價目（郵費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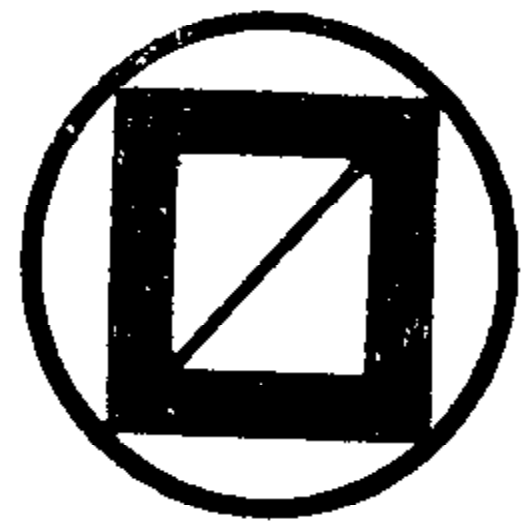
每月（二冊）	五元
三個月（六冊）	十四元
半年（十二冊）	二十七元
全年（二十四冊）	五十二元



末士開香煙

德昌煙工廠 總代理
三河興業株式會社





增幸洋行本店

上海福州路三十三號

電話 { 一六〇五九 番
一 二 七 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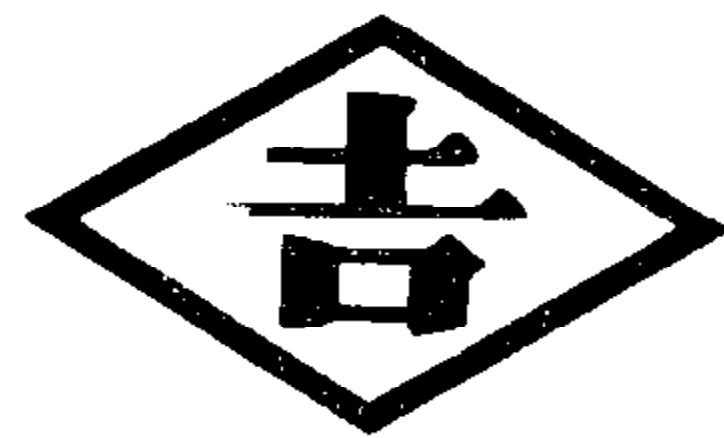
日支
合辦

中日實業銀行

上海北四川路六九三號
電話代表四〇一二八番

敦厚兩國之交

日華互助之愛



吉田號

上海廣東路一五七號

代表電話

一八七三五番

中華煙草株式會社

資本金叁仟八佰七拾萬圓也 (拂込濟)

社長 船津辰一郎
副社長 矢部潤二

本社 上海黃浦灘路一號 善隣大樓
電話代表一五二二七番
出張所 漢口、南京、東京、